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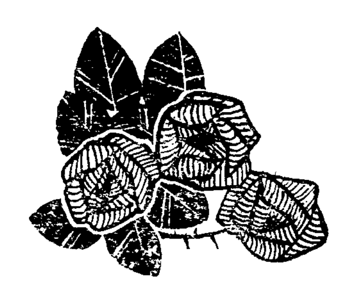
东北相声选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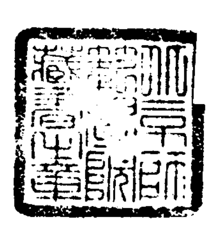
东北相声选

（1949—1979）

辽宁、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哈尔滨

装帧：曹铭勋　陈　忠

东北相声选

辽宁、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 7 10/16 · 字数160,000

1980年 7 月第 1 版　　1980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520

统一书号：8093 · 616　　　　定价：0.58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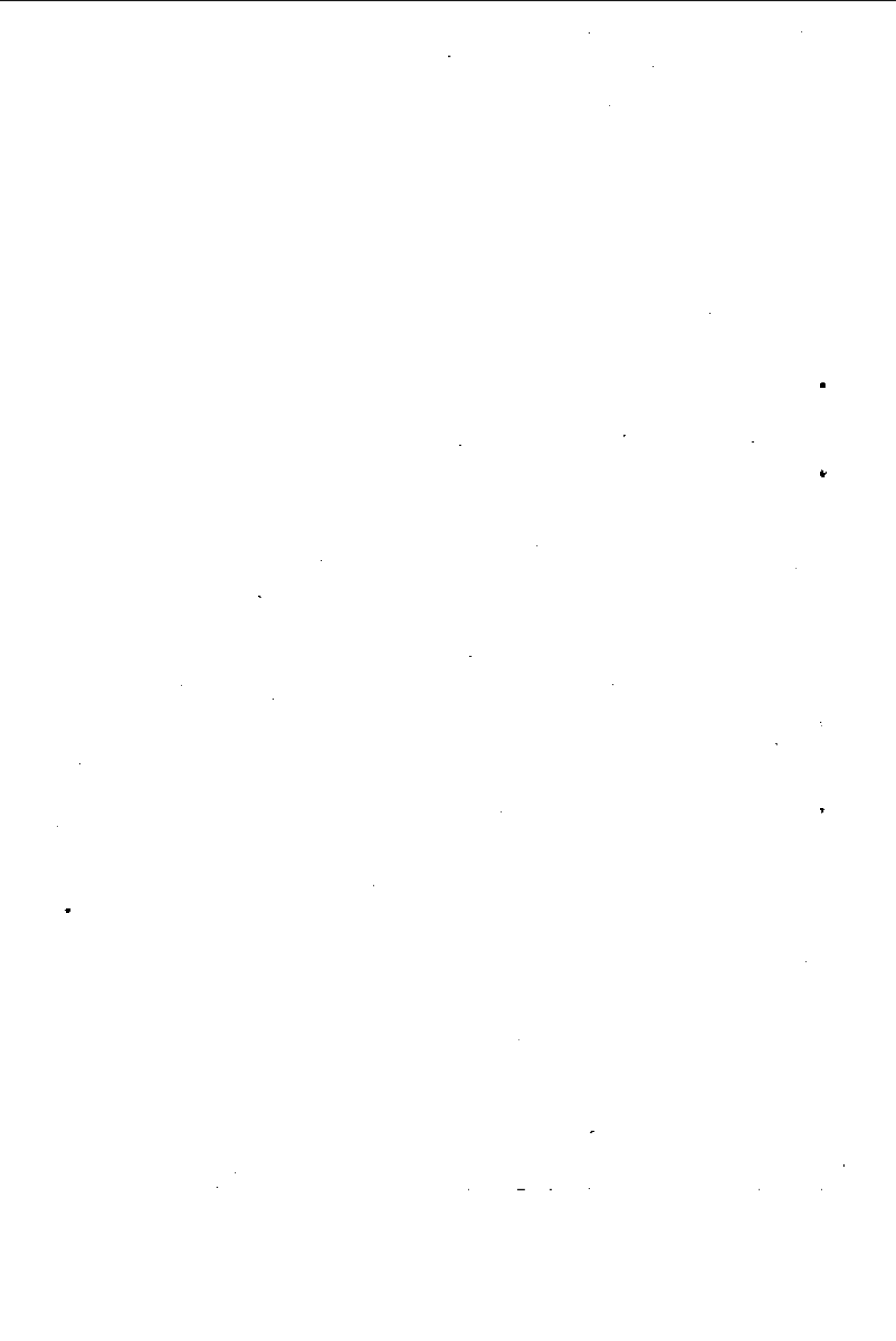
辽宁省作品

吉林省作品

黑龙江省作品

辽宁省作品





特 殊 生 活

（对口相声）

杨振华　王志涛

甲　我最喜欢听收音机。

乙　收音机家家有，谁都喜欢听。

甲　可前几年我就不爱听。

乙　为什么哪？

甲　叫江青搞的那“一花独放”，全弄成一个味儿了。

乙　可不么。

甲　那天我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有什么新节目。

乙　听听吧。

甲　（手式，扭开收音机，学声响）“啪！”……“儿溜”……

乙　拨台哪。

甲　（唱）

“怒火三千丈……”（拨台声：“儿溜”）

“披星戴月……”（拨台声：“儿溜”）

“几天来和日寇……”（拨台声：“儿溜”）

“青纱帐……”（“儿溜”）

（喊）“没有事哟……”（关闭）“啪！”

乙　有新节目吗？

甲　（喊）没有新节目哟……

乙　好么，都受传染了。为什么那么多好节目不播，单播他

们搞的那个？

甲 这就是江青散布“文艺黑线专政”的结果，说什么十七年没有一出好戏，没有一个好节目，只有他们培植的样板戏，才弥补了这个空白。

乙 那样板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肯定的，敬爱的周总理热情支持的，是广大工农兵创作的。哪是他们培植的！

甲 样板戏是好戏，就是叫“四人帮”一手垄断了。

乙 妄图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资本。

甲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又搞了个“样板戏学习班”，安插了他们的爪牙和打手。

乙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

甲 不瞒您说，我就在那个“学习班”……

乙 学习来着？

甲 关着来着。

乙 怎么关着来着？

甲 在那个“学习班”里，不让回家，不许出院儿，上厕所去都得请假。我到学习班半年，一出戏没演过，除了到食堂摘菜，就是跟车拉炉灰。那天下大雪，我对雪景喊了一嗓子：“好大雪……”

乙 这是《逼上梁山》的一句台词。

甲 说我复辟。我作了一个动作，说我复旧。大小会分析我二十一次。我胃口不好，那天买了七分钱山里红，批我一个星期……

乙 好么，一分钱批一天。

甲 没法提了！一提这个我心里就难过……

乙 别难过，慢慢说！（也难过起来）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得劲儿！

甲　（唱）

“想起了……”

乙　他还唱上了。

甲　（唱）

“‘四人帮’条条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乙　看这意思，你真在“样板戏学习班”呆过。

甲　那回排《红灯记》，大伙都同意我演李玉和。

乙　那你就演吧！

甲　有不同意的。

乙　谁？

甲　我们那位撇团长。

乙　哪个撇团长？

甲　就是那个自称“响当当造反派”，老那么撇齿拉嘴的。

乙　噢，有那么一个。他那嘴老不在原来位置上搁着。他说什么了？

甲　他说：“谁演李玉和？你演李玉和呀？你可别逗了！样板戏样板戏，首先是样。你看电影那李玉和，又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你有疙瘩肉嘛？”

乙　全国就他一个人有疙瘩肉，别人就甭演李玉和了！

甲　（学撇团长）“让他演鸠山……演鸠山也不行，他那么老高，李玉和也造不过他；要不你演……跳车人……哎，不行，你一百八十多斤，他也背不动你；要不你演磨刀人；缝鞋匠……哎呀，你也没演的了……那也得给你弄碗粥喝呀！”

乙　演什么了？

甲　他不说给我碗粥喝么，我就演粥棚里喝粥那个了。

乙　你演这个没问题，坐那喝粥，没词儿，没动作，准成。
甲　准成？砸了！撇团长说我给搅和了。
乙　砸了？你作错动作了？
甲　喝粥有什么动作？
乙　说错台词了？
甲　就一句话，我能说错嘛？
乙　那你怎么给搅和了？
甲　大伙也说我没搅和，撇团长不乐意了："我说你搅和了，你就搅和了！你当大家作作你喝粥的那个动作，看搅和没有！"
乙　你就当大家作作。
甲　我说这有什么哪，这戏不就这样么，李玉和上场唱几句：
（唱）
"盼只盼柏山的同志早来到……"
我坐那喝粥。（学撇团长）"你们看看他搅和没？"
乙　搅和什么了？
甲　"搅和那粥没！"
乙　这不是吹毛求疵嘛？
甲　"对待样板戏要严肃不苟，一丝认真……"
乙　行了行了，那叫认真不苟……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甲　"人家在那唱，你跟着穷搅什么？就冲这点就得批！"
乙　就这么点小事就批。
甲　"不是批，是评……不对，批评太轻，批准……评剧……对了，我批准把你调评剧那边去了！"
乙　嚯！让唱京剧的演员唱评剧。
甲　"唱什么唱？他连粥都喝不好，还唱？叫他打灯光，搁那两千度的灯泡子烤着他！"

乙　这不是变相的整人嘛！

甲　到评剧可把我乐坏了！

乙　你有精神病呵？两千度灯泡烤你，你还乐！

甲　我乐的是可离开了那位撇团长了！

乙　对，到评剧情况就变了。

甲　是变了。

乙　变好了。

甲　变坏了！

乙　怎么变坏了？

甲　都是"四人帮"搞的样板戏学习班，这评剧比那京剧还厉害，那大铁门的栏杆就这么粗，那围墙就这么高。

乙　噹，赶上监狱了！

甲　哎，你可别瞎说呀！

乙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

甲　这要叫撇团长知道了，可不得了。

乙　怎么哪？

甲　有个评剧演员叫小淑云的，你知道吗？

乙　那是老演员，唱的好。

甲　她就说了一句"样板戏学习班象监狱"，批了她仨月不让回家。

乙　真够厉害的！

甲　仨月不让回家，家里人想啊！那天小淑云她妈带着小淑云的孩子来看她，一进收发室，正碰上撇齿拉嘴！

乙　撇团长不是京剧的么，他上评剧干么来了？

甲　撇团长升了，升局长了！撇团长一看小淑云她妈，就满心不顺气，把嘴一撇："你找谁？"

乙　我找小淑云。

甲　“他是干什么的？”

乙　唱评剧的。

甲　“进来几年了？”

乙　三年了。

甲　“有前科么——她以前坐过科吗？”

乙　科班出身。

甲　“什么犯（饭）？”

乙　大米饭，炒鸡蛋。怎么净监狱的调儿？

甲　“送饭的，搁那吧，她排戏呢。”

乙　什么戏？

甲　《一条扁担》。

乙　什么意思？

甲　是说一个老红军女战士，经过爬雪山、过草地，保留下来一根扁担，她儿子接过扁担继续革命。

乙　这戏好哇，传统教育。

甲　小淑云就扮演那位红军女战士。

乙　那唱的好哇。

甲　我唱给你听听。

乙　我听听。

甲　（唱）

你别看我年老志不老，
为革命敢把重担挑，
哪怕那烈日炎炎当头照，
哪怕那跋山涉水狂风暴雨满身浇！

乙　好！

甲　观众热烈鼓掌。

乙　都爱听。

甲　撤局长“蹭——”家伙站起来了，冲那个鼓掌的老头就过去了：“你可劲儿鼓掌干什么？”

乙　唱的好。

甲　“哪好？”

乙　有味儿。

甲　“什么味儿？”

乙　评剧味儿。

甲　“你这纯粹是捧臭脚！她这是复辟，你还说好，你纯粹是修正主义的观众！”

乙　这不是扣大帽子嘛！

甲　“你那票是哪来的？”

乙　买的。

甲　“小淑云给你买的！”

乙　我自己买的。

甲　“谁的钱？”

乙　我自己的钱。我告诉你，我就爱听这味儿，就冲这味儿，明儿个我还来！

甲　“什么，明儿个你还来？就冲你还来，今晚儿我就改了！”

乙　他说改就改？

甲　要不怎么叫文化专制，他们说了算。

乙　这就是他们搞的“帮文艺”！

甲　当天晚上把小淑云批了一通，连夜就改曲子，半夜三点半把乐队擢弄起来，抄谱、配器、练乐、合腔，当天晚上进剧场演出。

乙　够紧张的。

甲　这回一改可就热闹了，乐队也充实了：大提、小提、孩贝斯，堂鼓、军鼓、定音鼓，钢琴、竖琴、手风琴，小

号、圆号加长号。

乙　嚯，这可够热闹的。

甲　这回一唱就这味儿了……

乙　您来来！

甲　（唱）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你别看我年老志不老，梆梆梆梆为革命为革命敢把重担挑，梆梆梆梆梆梆梆哪怕那烈日炎炎当头照，哪怕那跋山涉水，梆梆梆梆狂风暴雨满身浇！格里格弄格里格弄格里格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乙　嚯！

甲　怎么样？

乙　挺好哇，我要再听两句就抽了。这不糟蹋艺术嘛！

甲　有一位老大爷站起来就走，撇局长"蹭——"地站起来了，冲着老头就过去了："坐下——你呀！"

乙　谁呀？

甲　昨天鼓掌的那位老大爷。

乙　他真来了。

甲　"昨天你可劲鼓掌，今儿个你扭头就走，什么意思？"

乙　我不爱听。

甲　"怎么不爱听？"

乙　没味儿。

甲　"什么味儿？"

乙　评剧味儿。

甲　"那味儿哪去了？"

乙　谁知道叫你们整哪儿去了？

甲　观众全走光了，撇局长急了："我们这次演出失败了。"

乙　就是叫你们给改坏了。

甲　"不，我们首长说的对，十七年来文艺舞台群魔乱舞。"

乙　这纯粹是对广大文艺战士的污蔑！

甲　"小淑云就是其中的一个，没改造好的，没生活的……"

乙　又上这找毛病来了。

甲　"那句是什么来的？"

乙　烈日炎炎当头照。

甲　"对，烈日炎炎当头照。那是什么感情？这个生活你有么？明天你体验体验！"

乙　怎么体验？

甲　"明天晌午你别睡觉了，在院里晒俩钟头。"

乙　有那么体验的么？告诉你，演员应该体验生活，但是你这种体验生活，纯粹是折腾演员，迫害演员。

甲　局长指示，就得执行。第二天吃完午饭，小淑云就到院里挨晒去了。

乙　不去不行么？

甲　那撇局长在收发室看着。

乙　赶上监狱看守了。

甲　那天也该着，晌晴白日，连一片云彩丝儿都没有；怎么那么巧，那天正好是三伏，三十一度还没有风。

乙　全赶一块儿了。

甲　小淑云晒的满脑袋汗，手绢儿一拧嗤嗤地，眼前一黑——抓住那铁门的栏杆了。影影绰绰就看见一个小孩儿过来了。

乙　谁呀？

甲　她的儿子小英子。

乙　他来干么？

甲　孩子老也看不见妈，想啊！天天到门口转悠，经常看不到。今天一看妈在这儿，老远就喊妈，扎撒着小手就过来了。小淑云伸手要够还没够着，这工夫撤局长说话了："那小孩儿别跟着搅和，她体验生活呢！"

乙　给轰走了。

甲　小淑云又急又气，想骂又不敢骂，她唱起来了。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

"扶铁栏望娇儿声声把娘唤，
近在咫尺啊难团圆，
儿啊！儿啊！快回家转，
孩儿叫娘娘更心酸哪，
哎哎哟哟我那难得见的儿哎，哎，
哎哟我那难得见的儿啊"！

乙　（难过地）你别唱了，我受不了这个。

甲　你难受，撤局长可乐了："怎么样，通过体验生活，唱起来就有感情了嘛！"

乙　这叫有感情啊！

甲　"既然有收获，那你明儿个接着晒吧！"

乙　好嘛，还接着晒呀，第二天不更热了吗？

甲　第二天阴天。

乙　可救命了。

甲　小淑云一看剧本——要了命了。

乙　怎么了？

甲　下边"是跋山涉水"。

乙　这比那烈日炎炎还厉害，这怎么体验？

甲　撤局长有指示，跋山到东陵，涉水到浑河。爬东陵一百

单八蹬，上来下去，下去上来，脚脖子也蹉了，腿也磕青了，眼睛也肿了，心跳一百零六下。

乙 心律过速。

甲 涉水更要命了。到浑河一看，她也不敢下。

乙 怎么哪？

甲 她不会水呀！

乙 都赶一块儿去了。

甲 赶回到“学习班”一看，小淑云捧着台词在那哭呢！

乙 怎么了？

甲 后边那句是：“狂风暴雨满身浇”。哭着哭着，她又笑了：“我还得感谢那作者，他若是写赴汤蹈火——我是非死不可了！”

乙 可不！

甲 有的人提出了，撇局长这是借体验生活对演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迫害演员。

乙 对，就是迫害演员。

甲 撇局长一听火了：“什么叫迫害演员？告诉你说，有些人想回来，我们还不要呢！我们旗手江青说过‘十年磨一戏’，咱们这才几天，差远了！样板戏学习班不但要磨戏，还要磨人。小淑云，你别以为你改造得差不多了，还得好好改造。你说晒这两天你有什么收获？”

乙 小淑云怎么说的？

甲 “阿……我有收，没获，我……有获……没收。”

乙 你这祸就不小了！

甲 “通过这几天的试验演出，我看这个老红军就是个老教唆犯，这样的人就得揪出来整下去！”

乙 这是你们散布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妄图打倒一大批

文艺界领导干部！

甲 “这方面我有经验，我要不把那老的整下去，我能当局长吗？”

乙 对了，他就是这么干的。

甲 “这个戏要改，改成抓走资派的戏。”

乙 想让文艺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甲 最后这戏改成这模样了：把老红军围在中间，旁边有一个造反派，问她：“走资派还在走，你走没走？”小淑云一听，这个气呀：“你们散布‘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文艺界的演员和干部害苦了，我还成了走资派了，你们才是真正的走资派！你且住口！”

乙 干嘛呀？

甲 她唱上了！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

“我怒火熊熊心头起，
叫一声撇局长你听个仔细：
你们一手垄断了样板戏，
疯狂的推行修正主义。
说什么文艺黑线专了政，
说什么样板戏是你们搞的，
那样板戏本是毛主席亲自培育，
你们贪天之功归已有，不要脸皮！
把学习班搞的象监狱，
我说了那么一句话，你就把我批！
一连三个月，不让我回家去，
排戏你折腾我脱了一层皮。

三伏天晒的我汗淋如雨，
跋山累的我气喘嘘嘘，
过河险些把命丧，
狂风吹，暴雨浇，我差点命归西。
你比那地主还要狠，
跟法西斯差不离，
你撇齿拉嘴、怒目横眉、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乙 好！

假 大 空

（对口相声）

杨 昶 陈佩元

甲 您是×××同志。

乙 是我呀！

甲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名驰宇宙。×××同志…

乙 怎么啦？

甲 满怀珠玑，胸藏锦绣，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乙 嗯，有玩艺儿。

甲 ×××同志，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字，与山河并在，同日月争辉，名标青史，永垂不朽！

乙 上台没一分钟，把我给说死了。

甲 这是拣您爱听的说嘛！

乙 拣我爱听的说，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么多句，没有一句

是我爱听的。你让观众评评，你哪句话是真的？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登峰造极？全是假话。

甲 嗯，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乙 早就不爱听。

甲 罢了，×××同志。

乙 怎么啦？

甲 就冲这条儿，您还能进步。

乙 怎么回事？

甲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

乙 好，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

甲 那得分什么时候。

乙 什么时候？

甲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你就不行嘛！

乙 那会儿怎么啦？

甲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乙 好说假话。

甲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

乙 是啊！

甲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乙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谁呀？

甲 远的不说，我们胡同哪儿就住着一位。

乙 叫什么名字？

甲 叫假大空。

乙 假大空？

甲 假大空。这个人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就他那假话说的，什么也不掺。

乙　怎么回事？

甲　那是真假！就他那大话说的，胆小的你都不敢听。

乙　怎么呢？

甲　真大！就他那空话说的，你使雷达都找不着——真空！他那废话说的，收破烂儿的都不要——真废！

乙　这假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甲　哎呀，职务可不小，是主管粮油蛋菜的主任。

乙　叫这样的人管粮油蛋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甲　那你算说对了。你瞧见我了没有？

乙　您怎么了？

甲　我就是假大空的受害者。瞧我这体格，我这身子骨儿，这都是假大空主管粮油蛋菜所造成的恶果。

乙　太瘦了，这么多年还没缓过来哪！

甲　一半年缓不过来啦。

乙　怎么啦？

甲　伤了元气喽！

乙　假大空就这么搞，没人向上级反映吗？

甲　要没人反映，上级领导能派白局长来检查他的工作吗？

乙　上级还真派人来啦！

甲　假大空一听上级派人来了，把他乐坏了。

乙　乐什么？

甲　他以为这正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乙　还想往上爬呢！

甲　马上召开了一个粮油蛋菜的书记会议。

乙　干什么呀？

甲　布置工作。

乙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

甲　假大空这派头足了，我来给你学学。假大空，假大空那架子挺大，里边全是空的。

乙　哎，你这是什么毛病？

甲　这是披大衣怕掉了，璥璥。

乙　披着大衣哪。

甲　“大家都来了！”（学抽烟）

乙　烟掏出来了。

甲　（学喝茶）

乙　茶水端起来了。

甲　（吹茶叶）

乙　没沏开呢！

甲　“同志们：祖国大地红烂漫，红心壮志冲霄汉。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蛋菜会议。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要谈四个问题。”

乙　头一个是什么问题？

甲　“是粮的问题。粮的问题，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乙　什么好消息？

甲　“今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要有个战斗口号。”

乙　什么口号？

甲　“我们的粮食要亩产一万斤。”

乙　多少？一亩地产一万斤哪，这也太多了。

甲　你要抽疯怎么的？一万斤就把你吓成这模样。

乙　这还少是怎么的？

甲　“我来问你，种地靠什么？”

乙　你说靠什么？

甲　“你不懂。”

乙　我是不懂。

甲　“种地靠胆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产万斤粮，就得有个万斤胆。”你有万斤胆吗？

乙　我没有。

甲　你有多大胆？

乙　我这胆连半斤都没有。

甲　所以呀，你就没有多大出息喽！

乙　行了，我就到这儿吧。

甲　“老万！”

乙　老万，谁呀？

甲　要说，寸劲儿！正好有个书记姓万。

乙　巧啦！

甲　“老万，你敢不敢当这个万斤胆呀？”

乙　他怎么说？

甲　老万一听，吓得直哆嗦，站在哪儿：“我可不成，谢谢您提拔我，我当不了这万斤胆。不瞒您说，去年您搞的那亩产双吨哪，差点没把我折腾死。”

乙　是呀！

甲　“到后来我是挨家挨户地去搜粮，东拼西凑也不够四千斤哪！弄得孩子哭，老婆叫，社员们都说：‘这亩产双吨，还不如闹场地震哪！’”

乙　把老百姓坑坏喽！

甲　“我当场批斗了几个藏粮不交分子。”

乙　这么做符合政策吗？

甲　“有的不服，我们还抓起几个来。”

乙　还抓人。

甲　“这下儿全老实啦！”

乙　那还不老实。

甲　“你猜怎么着，到后来社员都背着小口袋，一溜小跑上大队交粮。有个老太太才可乐呢！”

乙　怎么啦？

甲　“把那鸡饲料都端来啦！”

乙　你看看，群众叫你们给害苦了。

甲　假大空一听，乐啦。“好，我就是要树你这样的典型。”

乙　还要树样板。

甲　老万一听，“别价，别树我，我树不起来，人家社员背后都骂我，他们都拿我吓唬小孩子。有个妇女悠孩子让我听见了。‘噢，宝贝，别哭了，别闹了，麻胡子来了。’那小孩还哭，‘噢，别哭喽，老万来啦！’那小孩当时就不哭了……”

乙　这老万比那麻胡子还厉害。

甲　假大空乐了。“好，我们就是要把万人恨变成万斤胆，今年要大胆提个口号。”

乙　什么口号？

甲　“你就这么提：宁可扒皮抽筋，也要亩产万斤。”

乙　纯粹是大话。

甲　“你就这么提，我保你万斤到手。”

乙　你怎么个保法？

甲　“我们还要采取措施。”

乙　什么措施？

甲　“我们每人节约一斤粮。”

乙　每人节约一斤粮？

甲　“每户节约一斤粮。”

乙　每户节约一斤粮。

甲 “不，要这么着，每人冬天节约一斤粮。”
乙 为什么冬天节约呢？
甲 “没道理能说服人吗！”
乙 什么道理？
甲 “这是根据热胀冷缩的道理。”
乙 这叫热胀冷缩呀？
甲 “嗳！一个道理。”
乙 哼！
甲 “下面我来谈谈油的问题。”
乙 吃油的事。
甲 “油的问题，我要着重地说明一点。我听说大家对油有意见。”
乙 是有些意见。
甲 “我们不要把眼睛光盯在几两油上，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老百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要身在西下洼，看到亚非拉；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乙 全是废话。
甲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乙 鸡蛋的问题。
甲 “鸡蛋的问题，我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乙 又什么好消息？
甲 “蛋的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喽！”
乙 怎么解决的？
甲 “我们研究一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古今中外的鸡，它都是一天下一个蛋。”

乙 那是呀！

甲 “你说这么大一个鸡，一天往外边蹦一个蛋，这玩艺多急人哪！”

乙 那你想怎么办哪？

甲 “你们就不能研究一种‘催蛋剂’，把这药给鸡注射下去，那鸡蛋在鸡肚子里，噌、噌、噌，一个接一个地往起长，有多快呀！”

乙 嗬，就跟那汆丸子似的，噌、噌，一个跟着一个下呀，谁能研究这事儿！

甲 “你们研究不出来呀，这任务交给张铁生完成。”

乙 张铁生还能研究鸡蛋，他是学兽医的。

甲 “兽医对呀，鸡不也是兽吗！”

乙 有这么研究的吗？

甲 “下面我再谈谈菜的问题。”

乙 菜的问题。

甲 刚说到这儿，秘书拿过来一摞子电报。

乙 什么内容？

甲 其它地方要支援我们一些肉蛋菜。

乙 这是好事。

甲 假大空一看火儿了。

乙 怎么火儿了。

甲 “噌”一下子站起来了。

乙 啊？

甲 “大家来看看，这是对我们的支援吗？这不是支援，这是讽刺我们，这是讥笑我们。我们绝不依靠外援，我们绝不伸手向别人乞讨过日子。”

乙 怎么这么认识呢！

甲 “我说了就算，由打现在开始，一根儿肉丝儿、一片蛋皮儿、一个韭菜叶儿也不许他们运进来。”

乙 这么做合适吗？

甲 “有的地方嘛，还要支援我们一些面包。”

乙 这更好了。

甲 “更可气了。我就不信，他们的面包比我们的窝头好吃。”

乙 当然是面包好吃。

甲 “嘿，你在哪儿嘀咕什么呢？你说实话，面包好吃，窝头好吃？”

乙 说实话，说实话当然是面包好吃。面包那玩艺儿暄乎乎的，窝头不怎么样，反正我是不爱吃窝头哇。面包好吃！

甲 “叛徒，无产阶级的叛徒。”

乙 面包好吃就成叛徒啦！

甲 “你不要忘记，你的爸爸，你的爷爷都是吃窝头长大的，忘记了窝头就是忘记了祖宗。”

乙 有这么联系的吗？

甲 “我跟你就不一样。”

乙 你呢？

甲 “我宁肯要社会主义的窝头，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面包。”

乙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知道面包好吃。

甲 是啊，难怪你爱吃面包，因为你就象个面包。

乙 象话嘛。

甲 “你不要口口不离面包，那窝头也不赖。”

乙 窝头也不赖？

甲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了。”

乙 你这窝头怎么做的？

甲　“我天天吃窝头，我这窝头这么做的。”

乙　怎么个做法？

甲　“我是用精粉、大米面，栗子面、江米面，放点牛奶、香油、白糖、青丝、玫瑰、小枣、花生仁，咬一口那才香呢！”

乙　这叫什么做法啊！

甲　“这叫粗粮细做嘛。好啦，粮油蛋菜会议就开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乙　我有意见，我提。我对粮油蛋菜会议有意见，我说两句。

甲　“你先等会儿，我还有几句没说完，你等我说完了再提。”

乙　那成，你说完我再提，我有意见。

甲　“各级领导班子，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有人胆敢赤膊上阵，阻挡历史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啊，你有什么意见，提吧！”

乙　没有意见，没有。

甲　“提嘛，大胆提嘛！你刚才不是有意见吗？”

乙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没有意见。

甲　你的意见哪儿去啦？

乙　我的意见全吓回去了。提意见就踏上亿万只脚，象我这体格，甭说亿万只脚，踏上一只，我非瘪了不可。没意见了。

甲　“好嘛，你这弯子转得挺快。大家回去作准备，迎接白

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乙　白局长来了他怎么办？

甲　假大空真不含糊，第二天早七点就来到机关了。“赶紧打扫卫生，院里院外扫干净，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多写点大标语贴出去。”

乙　都写什么啦？

甲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远点贴，远点贴！”贴得真够远的。

乙　贴哪儿去了？

甲　有的都贴瓦房店去啦。

乙　嗬！干嘛贴这么远啊？

甲　白局长原籍是瓦房店人。

乙　哟，他可真会拍呀！

甲　白局长一下车，全体职工夹道欢迎，热烈鼓掌，假大空紧忙活。开始就听这边儿，“劈里啪啦……”

乙　干什么呀？

甲　放鞭炮。再瞧那边儿“嗖，噌……”

乙　那是什么？

甲　转碟。这边儿“噌、噌、噌……”

乙　这是什么？

甲　魔术弹。

乙　什么都有。

甲　假大空也不闲着，“哧……”

乙　他放的是什么？

甲　钻天猴儿。

乙　什么都有啊！

甲　“奏乐！”

乙　还有乐队。

甲　要说假大空有两下子，也不知道打哪儿雇来一拨儿吹喇叭的。这吹喇叭的刚下车，还不知怎么回事哪，就听那边喊奏乐，这边抄起喇叭就吹。

乙　吹什么调呀？

甲　（学东北大秧歌调）

乙　大秧歌。

甲　假大空还带头扭。（学扭）

乙　瞧这份儿热闹。

甲　白局长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停止。”假大空非常沉着，整整衣襟，很严肃地：“热烈欢迎白局长来我处检查指导工作，欢迎大会现在开始。”

乙　还有欢迎会。

甲　假大空致欢迎词。

乙　怎么说的？还有稿啊！

甲　“长白山里战鼓响，海兰江畔红旗扬，千条江河归大海……啊，不是这稿，这是昨天开会的稿。”

乙　什么稿都有呀！

甲　“长江流水波浪翻，东风劲吹红旗展，山在欢呼海在笑，一轮红日当头照，百花盛开一片春，万紫千红气象新。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乙　嗳，嗳，您那是白局长？

甲　这是白求恩。

乙　嗐！

甲　“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辞辛苦来检查工作，这是对我们

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事实证明，只要路线对了头，啥事你都不用愁。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物可以有物……”

乙 都是空话。

甲 也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话，叫假大空听见了。

乙 说什么？

甲 “哎呀！我还没有棉猴儿呢！”

乙 这回看他怎么说？

甲 “啊……是啊，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棉猴儿可以有棉猴儿。”

乙 纯粹胡说。

甲 “报告白局长，我们的口号是：举旗抓纲看路线，坚决亩产到一万，只要路线对了头，宁肯月月少吃油，粮油蛋菜全自给，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乙 假大空决心还不小。

甲 白局长说：“假大空，我问问你，你说亩产一万斤，你有那么大的把握吗？”

乙 他怎么说？

甲 “报告白局长，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有困难，迎着困难上；困难如弹簧，你软它就强，困难是杆秤，你软它就硬；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我们。我们是刀山敢冲，火海敢闯，刀山敢冲，火海敢闯……”（作动作）

乙 我说你不嫌累呀！

甲 白局长一看，这叫什么玩艺儿。“假大空，你先歇会儿。”

乙 怎么回事？

甲 打开皮包，拿出一摞子信。

乙 什么信？

甲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大部分是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你还在这儿唱喜歌呢！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乙 揭发得好。

甲 假大空一听傻了。“哎呀，今天我算遇到茬子了”脑瓜儿够快的，马上来个看风使舵。

乙 又变了。

甲 “白局长，我太感谢您了，是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把我从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拉了出来。我一定把您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我一定要知过必改，幡然悔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革命跨上跃进马，山花烂熳撑竿跳……”

乙 撑竿跳？这叫什么词儿呀？

甲 “白局长，不瞒您说，我过去就一直这么干的。”

乙 老资格了。

甲 “我是步步高升，从来没有人说我说假话。今天您到这儿，一眼就给瞧出来了，看来您的水平比他们高多了。”

乙 又捧上了。

甲 “白局长，我向您表红心。”

乙 怎么表示的？

甲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我的缺点错误，我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我一定要高举红旗学大寨，认真看书，努力学习，搞好计划生育，除四害，讲卫生，节约粮

食，不随地吐痰，搞好家庭团结，一日夫妻百日恩。”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时　　间

（对口相声）

田连元

甲　这段相声题名叫时间。

乙　对了。

甲　知道什么叫时间吗？

乙　时间……就是钟点呗！几时几刻……

甲　不全面。

乙　怎么叫全面哪？

甲　时间，就是太阳东升又西落，地球冷了又暖和，小伙子变成老大爷，大姑娘变成老婆婆。

乙　你这解释的也太麻烦了。

甲　知道时间多少钱一个钟头吗？

乙　没听说过，时间还有价钱？上街买两毛钱钟点来，有这事吗？

甲　有，早就规定好了。

乙　多少钱一个钟头？

甲　四千块。

乙　什么时候定的价钱？

甲　早在唐朝就定了。

乙 唐朝就定了价了？我怎么没听说呀？

甲 你知道的太少了？有句唐诗说得好："春宵一刻值千金"，一刻值一千元，一个小时有四刻不是四千块吗？

乙 噢，这么算的，一个钟头四千块，价钱不低呀。

甲 不低？后来又涨了。

乙 时间还带涨价的？涨多少钱啦？

甲 "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按钟头卖了，一寸一寸地卖。

乙 一寸一寸的……那玩意怎么量啊？

甲 你没看那树影吗？往前挪一寸大的地方就值一寸金子，一立方寸金子价值人民币九百多元，两三分钟就能挪一寸，一个钟头就得两万来元呀。

乙 涨的真不少，太贵啦！

甲 太贵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掉了有处找，光阴丢了无处寻"！你还贵贱买不着哪。

乙 噢！这成了无价宝啦.

甲 当然啦！就是无价宝。古今中外，记载着多少珍惜光阴的名句，爱惜时间的佳篇。尤其是在今天，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胜利进军的今天，更出现了无数个驾驶时间的英雄，超越时间的勇士……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你知道吗？

乙 知道。

甲 他把自己一生的时间都用在数学上了，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废寝忘食地年年算，月月算，天天算，有时间就算，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就要伸手去摘下那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乙 值得我们学习。

甲　还有一位和陈景润同志一样，废寝忘食地年年算，月月算，天天算，有时间就算的人你知道吗？

乙　不知道，谁呀？

甲　这都不知道，知识太贫乏。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乙　真不知道，谁啊？

甲　嘿嘿，我！

乙　哟，真没看透你也是搞数学的，你攻克了什么数学尖端哪？

甲　陈景润同志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创立了《陈氏定理》，我研究成了《波乌科俄定理》。

乙　这《波乌科俄定理》都什么内容？

甲　说出来恐怕你也不明白，其中主要是一百则成三破二，够五十则翻一番，全数五十四的话，其中必有俩王四个二。

乙　……打扑克啊！

甲　啊！我不说啦嘛！"波乌科俄定理"——扑克定理。

乙　咳！你把时间都用这上啦。

甲　我经常从事这项研究工作。

乙　老研究这个你们领导不批评你呀。

甲　不批评，还表扬呢。

乙　还表扬？！怎么表扬？

甲　以后谁再打扑克耽误生产，开他的批判会。

乙　有这么表扬的吗？

甲　就因为我爱打扑克领导给我找了个新师傅。

乙　帮你打扑克？

甲　管着我。这师傅是我们矿山十三号铲一条龙小分队的汽车司机，人称矿山铁人。

乙　我知道了，严师傅。那是著名的劳动模范，报纸上见过

他的事迹，说他一年完成了一年半的生产任务，是牵着时间前进的人。好啊！

甲　哪好？

乙　哪都好。

甲　我看就他这姓好。

乙　姓好？

甲　啊！姓严，把我管的没那么严的啦。迟到一分钟也不行，早退一会儿他也管，我觉着怎么那么不得劲儿，没有过去松快儿啦呢。

乙　严师出高徒啊，严格一点有好处。

甲　是啊，我师傅严格地掌握时间利用时间，我也学会了利用时间。

乙　噢，你也会利用时间了。

甲　会啦，有一次我正在矿山上干活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来的？

乙　谁？

甲　你准猜不着，你猜。

乙　准猜不着还让我猜，你就说吧！

甲　是她。

乙　她是谁呀？

甲　……就是人家新给我介绍的，刚见过一次面的，长得象电影演员似的，第一次约我去看电影的，我又不能推辞的那位女朋友。

乙　瞧这麻烦劲儿，就说你对象得了呗。

甲　对，就是她。

乙　人长得怎么样？

甲　好啊！跟我同行也是开车的，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

睛，一笑俩酒窝儿，牙长的又齐又白。

乙 嘿！观察得很细致呀。

甲 她在电话里问我上几班儿，有没有时间看电影？

乙 你正上班哪，没有时间。

甲 我说："有，电影院门口见。"我放下电话就去找我师傅。

乙 能给你假吗？你师傅时间观念很强。

甲 是啊！我会争争时间。见了我师傅我说："师傅，刚才接了个电话……我妈有病住院啦，让我下午快回去。"

乙 说瞎话呀。

甲 我师傅说："快去看看吧！抓紧时间，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去吧！"就这样我请下假来，匆忙赶到电影院，一看表，迟到了十分钟。

乙 头次约会就迟到了。

甲 我向她表示："十分抱歉，这主要是我师傅管得太严，那老头儿，真少见，时间就象他兜里的人民币一样，一分钱都舍不得花，请个假可费劲啦！十分抱歉……"

乙 倒挺客气的。

甲 她问我矿山忙不忙？

乙 你怎么说？

甲 我说："不忙，有的是时间，有事你就来电话吧！"

乙 好嘛。

甲 我看完电影回到矿山一看哪，我心里觉得更抱歉啦。

乙 我说你怎么老抱歉哪？

甲 你不知道啊，我一看我师傅一个人开着两台车拉矿石哪，把我那台车也开起来啦！

乙 一个人怎么开两台车呀？

甲　一台车在电铲跟前装满矿石之后开走了，当他倒完矿石回来的时候，把空车开到电铲前，跳下空车又蹬上那个装满矿石的车开走了。就这样累得他气喘嘘嘘，花白的鬓发上挂着黄豆粒大的汗珠子……看到这里我心里这难受啊！

乙　你应该感到惭愧呀！

甲　我师傅看我回来了，问："你母亲得的什么病啊？"

乙　你怎么说呀？

甲　我说："……心里难受，觉着不是滋味儿。"

乙　那是你的病。

甲　我师傅一听，说："心里难受是胃病吧？"我说："对，是胃病。"

乙　顺杆爬呀！

甲　我师傅说："胃有什么感觉？"我说："胃，有点迷糊。"

乙　胃怎么能迷糊呀？

甲　我师傅说："住上院了吗？"

乙　你怎么说？

甲　我说住上啦。我师傅说："等下了班去看看她。"我说："你别去了，她又出来啦！"

乙　全是瞎胡扯。

甲　事过两天，又来电话了。

乙　谁呀？

甲　她。

乙　又约你去看电影。

甲　不，她在电话里和我说："我们的事放一放吧，我们之间还很缺乏了解……"我刚要解释，她把电话放了。

乙　你什么地方使她不满意啦？

甲　就是啊，我也想这个问题呀！一定是因为第一次约会迟到了十分钟，我深深感到：搞对象也要树立牢固的时间观念，十分钟就决定成败呀！

乙　这是由衷的感慨呀！那你怎么样啦？

甲　她提出这个问题，我也没在乎。

乙　一点没在乎？

甲　反正也在乎了一点儿。情绪上受点影响，不过谁也看不出来。

乙　你师傅也没看出来？

甲　没有，他没看出来，给问出来了。

乙　怎么哪？

甲　那天，我们一条龙小分队定完了跃进规划之后，我师傅找我谈话，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乙　什么故事？

甲　十分钟的故事。

乙　啊！怎么个十分钟的故事啊？

甲　他说："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和敌人共同抢占一个高地，敌人在前面往上爬，我们从后面往上爬，由于我们勇敢坚强，不畏劳苦，抢先十分钟占据了山顶，于是我们就打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乙　你从这故事里受到了什么启发和教育？

甲　我心想时间是重要的，早到十分钟就打败了敌人，我看电影要早到十分，对象就成了。

乙　还没忘这茬呢？

甲　我师傅说："我们今后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得像当年争山头一样，争分夺秒，向四个现代化的高峰努力攀登。你多大啦？"

乙 二十八啦。
甲 这说明你已经活了二十八年啦。
乙 废话，可不活了二十八年了嘛。
甲 你还准备再活几年？
乙 我想多活几年，有这么问的嘛？
甲 这说明你愿意活着，很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不要忘了，你的生命是用时间来计算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在过去的时间里你是怎样度过的？
乙 我……这怎么说呢？
甲 你是像蜜蜂一样一刻不停地辛勤劳动为大家造福呢？你还是像耗子一样白天歇着到了半夜就出来把别人的东西都划拉到你窝里去啦？
乙 我象……哎，这词儿够损的，我……我什么都不象。
甲 我问您，在历史的时间表上要记载你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所做的贡献的时候，您将怎么填写呢？
乙 我……没什么填的，没什么贡献。
甲 那就只好给您填上，您一生的时间曾经消耗过粮食，积累过粪肥？
乙 咳！这是什么话呀。
甲 每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观念，有人把自己的时间献给了党和人民，有的人却把时间白白地消磨掉了，就说你吧，光打扑克浪费了多少时间？
乙 我没有呀。
甲 什么没有？你天天中午打扑克，打到上班还不动弹，还美其名曰学习“五十四号文件。”
乙 这就不对了。
甲 不对还不改吗？

乙 改。

甲 改就好嘛。

乙 我说你这是训谁呢？

甲 我师傅训我哪。

乙 怎么跟我没完哪？

甲 其实啊，我师傅对我态度倒很和蔼，向我讲述了青年人要珍惜时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更要赶超时间，最后他问我："听说你搞了个对象，人怎么样啊？"

乙 你怎么说？

甲 我一听提她气不打一处来，我说"不怎么样，长的眉毛黑乎乎的，眼睛逛里逛荡的，腮帮子上还有两个肉坑，一笑那牙白磁拉地贼'坷碜'。我半拉眼睛也没看上，黄了！"

乙 这一黄，优点全变成缺点啦。

甲 我师傅说："为什么黄的？"我说："就因为头一次约会我迟到了十分钟。"我师傅一听笑了，说："据我所知不是因为这个。"

乙 那因为什么呀？

甲 因为你头一次约会就撒了谎，说你妈住院啦！那位姑娘说，一个青年人把生产时间用于个人私事，决不是有出息的青年。

乙 你师傅怎么知道的？

甲 我师傅认识那个女的，这个秘密一揭开，我觉着刷地一下子脸红了，嗡地下子脑袋懵了，我说："师傅，那天我骗取了生产时间去办私事，让您一个人开两台车，我两个人去看一台电影。"

乙 这是什么话呀？

甲　不知怎么说好了，我师傅说，这不怪你呀！这都是“四人帮”的流毒在青年当中造成的恶果！

乙　应该狠批“四人帮”。

甲　打那以后，我在师傅的帮助教育下，认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改变了以往的作风，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战斗任务，我们提出争一时一刻，抢一分一秒，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把我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赶上去。

乙　好！

甲　我们说时间就是钢铁，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我们的记录表，有时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修车不下山。

乙　自己动手。

甲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吃饭不下车。

乙　在车上吃。

甲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睡觉不躺下。

乙　啊？噢，坐在车上睡。

甲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打呵欠不张嘴。

乙　啊？不张嘴怎么打？

甲　憋着。

乙　这时间真够紧的了。

甲　想到任务的重要，更觉得时间的不足，有时真想让太阳多停一会，让地球慢转一会儿。

乙　那可不可能。

甲　就这样我们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任务，我和师傅以学大庆先进人物的身份参加了全公司的学大庆会议，并让我在会上发言。

乙　我替您高兴。

甲　就在我要去开会的这天上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乙　谁呀？

甲　她。

乙　噢，又来啦，找你看电影。

甲　不，这回她要和我约定时间，见见面。

乙　可能是要进行和谈，那得去。

甲　不行啊，我得去开会。

乙　你请个假呗。

甲　怎么请？

乙　就说你妈住院了。

甲　那可不行，那样的事情再不会出现了。

乙　那你怎么办？

甲　我说："十分抱歉，因为我工作太忙，不能赴约。"

乙　这回彻底完了。

甲　就这样我毅然决然地走向会场。

乙　好嘛！您的发言一定很生动了？

甲　坏啦。

乙　什么坏啦？

甲　轮到我发言，我往台下一看，不好，第一排坐着一个人。

乙　谁？

甲　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位。

乙　噢，追这儿来了，那怕什么？

甲　怕什么？我想的多了，我又想，坐在第一排干什么？诚心给我添堵啊？我又想，如果我在上边发言，她在底下和人家说，台上这位先进人物曾经撒谎说他妈有病和她看过电影。你说这多有损我的形象啊。

乙　你想的倒挺多呀？！

甲　想的一多就出事了，发言稿念错了。

乙　什么地方念错了？

甲　最后我们表决心的时候有这么几句话："车不怕快转，人不怕流汗，我们骑上跃进马，把时间甩在后面。"

乙　这很好啊。

甲　我念错了。

乙　你怎么念的？

甲　我说："人不怕快转，车不怕流汗，跃进马骑上我们，把我们甩在后面！"

乙　满拧了。

甲　台下全笑了，我定了定神又重念了一遍。散会之后刚走，我师傅说："有人找你。"

乙　谁呀？

甲　她！

乙　噢！真找来啦。说什么啦？

甲　她说，听了我的发言很受鼓舞，尤其是我们一条龙小分队这种时间观念强的精神她很受启发，她表示在完成下半年的生产任务中，要超过我们。

乙　好，还说什么啦？

甲　还说，她要有时间的话，要到我们哪儿取经。

乙　好，还说什么啦？

甲　还说，她们回去要订一个向二〇〇〇年进军的时间表。

乙　好，还说什么啦？

甲　还说，还说了点小事儿。

乙　什么小事？

甲　她说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愿意和我继续处朋友。

乙 你怎么回答的？
甲 我根据她以往对我的态度和我现在的思想情况，干脆我毫不客气地告诉她——
乙 拉倒啦！
甲 我早就同意。
乙 她说什么？
甲 她说：“你不是说我眉毛黑乎乎的，眼睛逛里逛荡的，脸上俩肉坑，牙白磁拉的贼‘砢碜’吗？”
乙 这是谁告诉她的？
甲 我师傅。
乙 怎么把这个都告诉她啦？
甲 她说：“不光这个，你的一切行动我都知道，都是你师傅告诉我的。”
乙 噢，她和你师傅非常熟悉。
甲 太熟悉啦，她说：“我从小就认识你师傅。”
乙 噢？！
甲 “因为你师傅是我爸爸。”
乙 咳！这么回事啊！

好 梦 不 长

（对口相声）

杨振华 王大正 金炳昶

甲 我最近正在进行一项研究。

乙 噢！您在研究科学？
甲 谈不上什么科学，反正研究着看，也许这里边有科学。
乙 您研究的是什么尖端的？
甲 不是尖端的，是个齐头的。
乙 什么叫齐头的，这么说吧，您是研究分子、原子、粒子、还是中子？
甲 您说这些子，我都不研究。
乙 您研究什么子？
甲 裤衩子。
乙 嗐，裤衩子！
甲 我研究的不是普通的裤衩子，是大裤衩子。
乙 大小不都是裤衩子么？这有什么可研究的！
甲 我研究这大裤衩子是怎样爬上去的。
乙 越说越不象话，裤衩都是穿上去的，没听说爬上去的，裤衩子又不是人。
甲 是人，我说这人他有个外号叫大裤衩子。
乙 噢，我明白了，你说的是“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的党羽，外号叫大裤衩子，“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手把他提拔到市委、省委领导位置上，是不是他？
甲 对呀！你跟他认识！
乙 认……不认识！
甲 批判“四人帮”这么多日子，你对他的反动面目还没有认识？
乙 你要这么说，我认识他，那你认识他吗？
甲 我跟他从小住一个院，他们家解放前是开煎饼铺的，山东大煎饼，外带轧切面，还有雇工。
乙 还剥削人呢。

甲　他们家那煎饼幌都特殊，这么大个一块白布，上边不写字，贴一张高粱面煎饼。日本鬼子侵占沈阳的时候，他们家占便宜了，一个鬼子一看他们家这煎饼幌，以为是大个的日本国旗呢。嗐！给那张高粱面煎饼来个立正！

乙　好嘛！

甲　八路军要解放沈阳的时候，可把他们家吓坏了，大裤衩他爹急啦："（山东怯口）快收拾东西，我听说八路军要来了，八路军是专抓大奸商、大奸细，抓完大奸商、大奸细就抓大煎饼……"

乙　纯粹是造谣，抓大奸细不假，不抓大煎饼。

甲　"……把值钱的都带上，大裤衩子，你到院里把晾的衣服收起来。"大裤衩子真听话，不一会儿夹卷衣服回来了："爹，衣服收起来了，我把院里老杨家晾的床单也拿来啦。"

乙　连偷带摸！

甲　四八年，他们坐飞机跑到青岛，沈阳一解放，他又溜回来了，正赶上沈阳招收工人，大裤衩子也报名了，招工的问他：

"你什么工种？"

"我是煎饼……不！我是……电工。"

"……电工，几级？"

"我……那什么，我……我是内外、送、摊、刮、烙全行！"

乙　好嘛，把摊煎饼那套全说出来了。

甲　招工的听不懂他这口音，就听内、外送全行，以为内线电工、外线电工全行呢。

乙　这挨的上么。

甲　大裤衩子就这么混入了工人队伍，还当上个班长。

乙　那早晚得露馅。

甲　他不干活能露馅吗！

乙　他怎么不干活呢？

甲　他是班长，他分配别人干："老张，你干这个，老李，你干那个，小李，你去干那个……"

乙　你干嘛去？

甲　"我下去！"

乙　下什么去？

甲　下棋去！

乙　工作时间下棋？

甲　别说工作时间，经常一天不上班，在外边下棋。

乙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还把他捧为优秀的工人代表呢！

甲　他手底下有一拨小兄弟，什么大麻子、大胡子、高音喇叭、大棒子、大嘴丫子、大白菜帮子。

乙　瞧这帮人！

甲　这帮人那都是：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
馋懒奸滑，整天闹事儿，
连砸带抢，专门治气儿，
谁要敢管，当时就来劲儿。"服不？
不服晚上我抄你家去！"

乙　这不成土匪了么，谁见了不烦哪。

甲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看乐坏啦："哎呀，这才叫造反派呢，真砸真抢啊！快把他找来，让他当书记。"

乙　培植他们的亲信。

甲　大裤衩子一听让他当书记，差点没乐昏过去："哎呀，

让我当书记，我不行啊，我还不是党员呢！”“不是党员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批你，你过去写过申请没有？”“没写过，我寻思写那个干嘛，国民党来了还得登记……”

乙　这思想多反动啊！还能让这样人当书记？

甲　“你一张申请书没写过？那不好办哪！”

“别忙……我想想……申请书？写过，写过，一个月写好几张呢！”

乙　“要求入党申请书？”

甲　“困难补助申请书。”

乙　嗜，那有什么用。

甲　“可以嘛，把困难补助改成要求入党不就完了吗。不改也行，连困难补助带要求入党一块批！”

乙　这不是公开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吗！

甲　“尽量让它合法点，这个单位通过不了，拿那个单位通过去！”

乙　好嘛，“飞过海”入党的。

甲　不但入了党，还把他送到王洪文训练班去学习。

乙　还要训练训练，多学点反党的本事。

甲　在王洪文训练班里，他们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大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乙　真是反动透顶。

甲　大裤衩子一心投靠“四人帮”，他专会溜须拍马，成天吹捧王洪文“水平高”，把王洪文拍的，跟鱼罐头似的——连骨头节都酥了。

乙　好么，真能拍。

甲　没白拍，王洪文把他派到一个省去当工作队。

乙　那个省可倒霉了！

甲　大裤衩子下决心要把那个省搞乱。

乙　他们好乱中夺权。

甲　他说："叫那个省从机关、工厂、商店乱到大队、班组、车间，从托儿所乱到幼儿园！"

乙　托儿所怎么乱？

甲　他派人去挑拨："小三，小二在那边骂你呢，你还不去揍他！"

乙　这招多损。

甲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听乐坏了："大裤衩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赶快叫他回辽宁，让他当市委第一书记！"

乙　什么，让这么个人当第一书记？

甲　当上啦，你说可气不可气！让一个地痞、无赖当第一书记，没人了怎么的？不行，我找他去。

乙　你找他干嘛呀？

甲　我找他要床单去！

乙　你还没忘这茬呢。

甲　我不在乎一条床单，我主要想通过这床单揭露他，我寒碜寒碜他！

乙　你去了吗？

甲　去啦，在门口转悠三天愣没见着他。

乙　当第一书记不好见啦。

甲　我给他写大字报。

乙　对！

甲　门口没纸……哎，地下有个粉笔头，干脆，我画张画。

乙　怎么画的？

甲　我画一根绳，上边搭条床单，这边画一个大胖子，穿一条大裤衩子，偷那床单……怎么样？

乙　好，挺形象，好！

甲　好什么，还没画完呢，就叫人抓起来啦！

乙　怎么回事？

甲　我画的正带劲呢，打后边过来一个黑大个，抬腿就一脚："你干什么呢？"

"……画画呢。"

"什么画？"

"宣传画。"

"什么意思？"

"讲卫生。"

"那床单怎么回事儿？"

"床单要勤洗勤晒。"

"那大裤衩怎么回事？"

"那不是裤衩子，那是裙子。"

"你画的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怎么光脑袋瓜？"

"没画完呢，画完你再看。"

"……你真能对付，我要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舒服哇！"正这工夫，打南边来辆轿车，到门口停住啦，从车里下来一人，我一看，是大裤衩子。

乙　噢，他回来啦。

甲　黑大个赶紧过去啦："大哥！抓住一个画反动画的，这小子敢画咱哥们。"大裤衩子一抬头："我看看，画的什么玩艺儿？……噢，这他妈的画的是我呀！你别说，

画的还挺象呢。你画的呀？……你……是你呀……你不就是为了要床……院里说去。”

乙 好嘛！岔过去啦。

甲 到院里我一瞧，喘！好家伙，一座小独楼，楼上楼下，院里满是花草、树木，这边夜来香，那边紫罗兰——这比那煎饼铺可阔多啦，进了接待室他一屁股坐沙发上啦，我一看，你不让我，我就不敢坐了？我坐这边大沙发上，我先说话。

乙 你怎说的？

甲 我说：“我来主要是管您要床……”“别说了，我知道，你主要是管我要创作精神！”

乙 他可真能岔呀。

甲 “你那个相声我听了，那个学大庆的段子不行，没有‘三突出’，要学样板戏呀。我们还学样板戏呢，在训练班里我们还唱呢，那几句我们老唱：

‘临行喝妈一碗酒……’

‘我一连灌他三大碗……’

‘今日痛饮庆功酒……’”

乙 好么，他们这学习班光学喝酒啦！

甲 “光学喝酒象话么！还学怎么抓走资派。什么叫走资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什么叫民主派？老干部就是民主派，老干部也就是走资派。”

乙 这就是你们的反动政治纲领！

甲 “是刚领来的。走资派你看得出来，你看他走道那个姿势，走道的姿势都没有派，就是走资派。”

乙 你们这是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

甲 “别提老的了，告诉你，老的全不行啦，那些——

二五长征吃过糠的，
抗日战争扛过枪的，
解放战争负过伤的，
抗美援朝渡过江的，
他们全都不吃香哩！
老的全得打倒……”

乙　呸！你们把革命老干部都打倒了，谁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甲　“这你就甭担心啦，我们早就安排好了‘叫大麻子管工业，大麻子点子多呀，让高音喇叭管商业，叫大棒子管公安，大棒子能打，管公安行啊！让大嘴丫子管教育，大嘴丫子可能瞎白话啦，让大莱帮子管农业，他管农业行啊，由打他管农业以后，我们家里鸡、鸭、鱼、肉一天没缺过，管的好哇！”

乙　去你的吧！你们家不缺就管的好？你刚才说的这纯粹是篡党夺权的黑班子。

甲　“你就写这些新干部……”我一听这个气呀，说：“我不写，我就写你这大裤衩子！”

乙　你这么说他还不生气？

甲　“写我好哇，你不要以为一提大裤衩子那就是讽刺我，其实那是我的光荣！首长说了，穿大裤衩子是‘生活朴素’。我就是靠大裤衩子出名的，你们这个也叫我大裤衩子，那个也叫我大裤衩子，我大裤衩子不还当第一书记？你那个裤衩倒小，不还说相声呢嘛！这个大裤衩子，我要好好保存起来，这是造反的纪念品，不光这个，你看这个……”

乙　这是什么？

甲　“翡翠的灯架。造反那年，玉器厂那帮小子不让进，我那帮小兄弟一顿家伙全打跑了，把这个整来啦！”

乙　你那是打来的！

甲　“这个，玻璃珊瑚。造反那年我这帮小兄弟，柳罐斗、扎枪头，把玻璃厂砸了，把这个整来了，……”

乙　你这是砸来的！

甲　“这个，象牙扇子骨。造反那年攻进一座大楼，小柜里摆了这玩艺，就把它整来了。”

乙　你这是抢来的！

甲　“那回不顺当，出来的时候把裤衩子剐个口子。”

乙　活该，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打砸抢的罪证，人民的财产，决不许你们随便拿！

甲　“我们有根据，美洲那边不是有个加拿大嘛，咱们就来个大家拿！”

乙　你是第一书记还大家拿？

甲　“我是第一书记就不是大家拿啦，也不是加拿大了……”

乙　那是什么？

甲　“是拿大家啦！”

乙　他真能掂掇这几个字。告诉你，你想篡党夺权还往上爬，再拿大家呀，你永远办不到！

甲　他们的好梦不长，华主席、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乙　大裤衩子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甲　我们全市召开了批判大会。

乙　这个大会开得好。

甲　我在大会上也发言啦。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我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大裤衩子怎么样紧跟“四人帮”，怎么样搞乱中夺权，怎么样搞以帮代党，怎么样迫害革命老干部，怎么样搞打砸抢。散会后，我问他：“大裤衩子，你偷没偷我们家床单？”

乙　他承认了吗？

甲　承认了：“我是偷了你们家的床单。”

乙　不光床单，你把拿大家的东西都退回来！

甲　“别的东西都能退，那床单退不了啦。”

乙　怎么啦？

甲　“让我改大裤衩子啦。”

乙　嗐！

好　　连　　长

（对口相声）

庞秀山原作　朱光斗改编

甲　在连队当一名文艺骨干也不容易。你得要思想进步，又红又专；各项工作，一马当先；上台能演，下台能编。

乙　最好是能编能演。

甲　我就不行。光能编，不能演。

乙　能编也好哇！经常编嘛。

甲　业余活动嘛，就得抓空干。昨天还不错，材料应手，我一气儿编了七个。

乙　一天编七个！

甲　说是一天，其实就俩钟头。

乙　俩钟头编七个？你可真不简单！

甲　我可不行，这都是跟我们连长学的。

乙　你们连长也编哪？

甲　什么工作他不领头干哪！他编得比我快，昨天他一气儿编了二十四个。

乙　嗬！是够快的！你们编的全是小的吧？

甲　全是大的。

乙　都是长的？

甲　都是圆的。

乙　圆的？全都能演？

甲　全都能装。

乙　能装？你们编的全是节目？

甲　我们编的全是箩筐。

乙　箩筐呀！你快找凉快地方编去吧！

甲　编筐也是业余活动嘛！下午修操场等着用筐抬土哪，不编行吗？

乙　嗐！我是说编节目！

甲　你急什么呀！节目我也编哪。最近我就给我们连长编了一首歌曲："我们的连长好"。

乙　好！一语道破了主题思想。你能不能唱一唱，先让我欣赏欣赏？

甲　好哇，你听着：（唱《我们的连队好》）

我们的连长好，连长好，

英雄连长斗志高，

南征又北战，

为国立功劳，
我们连长好，连长好，
我们的连长……

乙 你先等等，这首歌我听着耳熟哇！

甲 这说明我这首歌曲写出了每个同志的心声，引起你的共鸣啦！

乙 我是说这首歌我好象听过。

甲 这说明我这首歌已经开始推广流传啦！

乙 这首歌曲我们连队好象天天在唱。

甲 这说明我这首歌曲已经脍炙人口啦！

乙 对啦！我也会唱。

甲 这说明我这首歌曲已经是妇孺皆知啦！

乙 你这叫怎么讲话哪！噢——我想起来啦！这首歌叫《我们的连队好》。

甲 这个……嗐！你糊涂哇！我们的连长好，我们的连队也好；我们的连长要不好，我们的连队能好吗？

乙 嘿！他在这儿等着哪！

甲 本来嘛！我们的连队好，全仗党支部集体领导，我们连长是党支部副书记，是连队主管干部之一；别看他是个军事干部，他做一切工作都从思想工作入手。我们连队年年获得先进连队称号，其中有我们连长一份功劳。所以说……

乙 你这儿作报告来啦？我没问你这个！我是说刚才那首歌曲是你写的呀？

甲 不是我写的，是你写的？

乙 我写不了！我经常在连里教歌，这首歌我熟悉，它是向彤作词，龙飞作曲；根本挨不着你的事呀！

甲　它……我今天怎么单碰上你啦！
乙　是呀！要碰上不知道的，就叫你给唬啦！
甲　干么唬哇？他们是原作，我是改编。
乙　“连队”变成“连长”，就改一个字，这叫改编哪？
甲　这……画龙点睛嘛！
乙　没听说过！
甲　说句心里话，我确确实实想给我们连长写首歌曲，让每个同志都来歌唱他，颂扬他，赞美他，学习他。
乙　你写呀？
甲　能写我不就写啦！
乙　这么说你是不能写？
甲　不能写我想它干嘛呀？
乙　还是能写。
甲　能写早写出来啦。
乙　你倒是能写不能写呀？
甲　嗐！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哇！
乙　那你不是白说吗！
甲　我们连长倒是有一首好歌词，我正打算给它谱曲哪。
乙　有了歌词，配曲就省事啦。
甲　也不容易呀。我们连长这首歌词是用他十五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写成的，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感情充沛，语言生动。我越考虑这个曲子越不好配。
乙　十五年写一首歌词，一定是太长啦。
甲　长倒不长。
乙　多少字？
甲　五个字。
乙　就五个字呀？

甲　对啦，你说这五个字的曲子怎么配呀？简谱1 2 3 4 5 6 7还比它多俩字哪！

乙　那你就别配啦！

甲　我们连长这首歌词太好啦，不配我觉得遗憾哪！

乙　五个字的歌词，那字也太少啦。

甲　别看字少，它可是一字千斤重，字字金光闪，它是我们连长管理教育部队的五字真经。这五个字交织在一起，就是一首充满革命激情，优美动听的交响诗。

乙　好！这五个字都是什么呀？

甲　爱、严、变、帮、好。

乙　我——全——糊——涂——了。

甲　你怎么糊涂啦？

乙　这五个字谁也不挨谁呀！你一个一个地说，爱是哪个爱？

甲　爱护的爱。

乙　严？

甲　严格的严。

乙　变？

甲　变化的变。

乙　帮？

甲　帮助的帮。

乙　好？

甲　好的好。

乙　这个字跟没解释一样。

甲　好还用解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好就是我好，你不好就是你不好。

乙　我不好哇？

甲　我是解释这个意思。

乙　你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你能不能具体地说一说？

甲　具体说就是：爱字出发，严字要求，变字看人，帮字入手，好字落实。这回你明白了吧？

乙　我呀？还糊涂。“爱字出发”是怎么回事？

甲　爱字出发是说我们连长他……他爱我。

乙　嘻嘻……得了吧！你们连长爱你呀？

甲　连长爱我怎么啦？连长爱我是阶级之爱，兄弟之爱，同志之爱，友爱之爱；这是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他强烈的爱兵观点所表现出来的最崇高的爱，最真挚的爱，最淳朴的爱，最深切的爱；他这样爱我，也这样爱每个同志。你爱有意见就有意见，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说你这不是爱管闲事吗？

乙　得！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甲　本来嘛！我们连长就是爱我。

乙　得啦，得啦！你哪点招人爱呀？

甲　我怎么啦？我哪点不招人爱呀？

乙　说出来我都怕你难为情。

甲　说吧！你敞开说！你把我的优点全说出来，我都不带脸红的！

乙　说优点哪？好！说说你的“优点”：训练不及格，集合净迟到，团结搞不好，上课爱睡觉，服役不安心，经常打报告，批评不接受，你是整天泡病号呀！

甲　你怎么把我的老底儿全抖落出来啦！

乙　就你这样的，连长能爱你吗？

甲　我们连长对待同志向来是一视同仁，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我仍然是从爱字出发。前年过端阳节，我有病住在卫生

营里，连长从外边野营回来，放下背包就来病房看我。

乙　那是对你的关心。

甲　关心和爱护是一回事！

乙　嘿！你倒会下台阶儿！

甲　连长坐在我床边上问寒问暖，叫我安心养病。医生叫我打针的工夫，他把我枕头底下放的脏衣服全拿去洗啦；我衬衣上掉了一个扣子，他把他衬衣上的扣子拽下来给我钉上啦。不信你看，我衬衣上的第三个扣子就是我们连长的！

乙　你就别脱衣服啦！

甲　连长的扣子紧紧贴着我的心窝，就好象他的心扣住了我的心。我……我……我可对连长说什么好哇！

乙　感情激动啦！

甲　我说："连长！……今天是我的生日！"

乙　这话挨得上吗？

甲　你不知道，这个事我对谁也没讲过，今天我把它告诉连长啦。

乙　过生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甲　说来话长——就在端阳节生我的那天，我爸爸叫国民党抓了壮丁，半路上跑回来，叫他们抓回去打死啦！在家的时候，每逢端阳节，我妈妈都要煮几个鸡蛋给我吃，叫我高高兴兴地过生日，免得勾引起她的伤心事。所以，现在我每逢端阳节，就特别想家，想我妈妈，还想……

乙　还想什么呀？

甲　还想吃鸡蛋。

乙　想吃，个人买去呀！

甲 甭买，连长给我带来啦！

乙 鸡蛋？

甲 苹果。

乙 那能顶鸡蛋吗？

甲 你别说，我一吃这苹果，觉得它比鸡蛋还好。

乙 怎么？

甲 它甜。

乙 废话！苹果可不甜嘛！

甲 我是说我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连长爱我那种滋味儿，比苹果还甜蜜——这就是我们连长的"爱字出发"。

乙 "严字要求"哪？

甲 连长对我们事事都严格地要求，处处都严格地管理，从难从严地训练部队，有了缺点，他能严肃地提出批评。

乙 他那么爱你，怎么还批评你呀？

甲 当时我也纳闷儿呀！有回演习班进攻，因为我手榴弹没扔好，连长在队前点我的名。

乙 准是你扔得不远。

甲 不是。

乙 那为什么批评你呀？

甲 我没拉弦就扔出去啦！

乙 嗐！那不成了甩棒棰啦！

甲 我就是拉了弦，那手榴弹也响不了。

乙 手榴弹受潮？

甲 里边没药。

乙 没药哇？

甲 教练弹！

乙 那是没药！

甲　手榴弹是假的，演习也是假的，你说何必那么认真哪！连长批评我缺乏实战观念，没有树立训练为了打仗的思想。当时非叫我重来一遍。

乙　这完全应该。

甲　重来就重来吧。这回我使足了劲，来了个五十米跃进，等接近敌人前沿的时候，我掏出手榴弹，做了个拉弦的动作就扔出去啦！

乙　连长满意啦。

甲　不行，还得重来。

乙　你不是拉弦了吗？

甲　弦是拉啦，我回臂的时候使劲过猛，把手榴弹甩到后头去啦！

乙　往回扔呀？

甲　是呀！这多亏是教练弹。

乙　要是真手榴弹哪？

甲　我们班的机枪射手非躺下不可！

乙　你说多危险！

甲　连长给我做了两次示范，我才把这个动作做准确。后来我才明白，连长对我严，正是对我爱，没有真正的严，就没有真正的爱。这就叫"严字要求"。

乙　"变字看人"又是怎么回事？

甲　连长相信每个同志都能变成好战士。只要从阶级感情出发，以耐心说服的方法达到严格管理的目的，后进的可以变成先进，先进的会变得更先进。

乙　那不一定。我看你就变不了。

甲　我怎么啦？

乙　你的缺点太多啦！

甲　我们连长就不象你这么认识，他说我的优点很多，能变成一个好战士。
乙　连长是怎么说的？
甲　连长说我从小在家受苦，给地主放过猪，出身好，成分好，思想意识好。这是不是优点？
乙　可你现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缺点更严重！
甲　连长说我是独生子，本来可以免服兵役；可我再三请求政府批准我入伍，离开妈妈，来到部队。这是不是优点？
乙　可你来到部队之后，又不安心服役，今天打报告要求调动工作，明天写申请要求复员。这缺点更严重！
甲　连长说我刚来连队的时候，训练成绩很好，步枪第一练习打过优秀。这是不是优点？
乙　可你刚刚有点成绩就停滞不前，后来干脆要打“退堂鼓”。这缺点更严重！
甲　连长说我对待组织忠诚老实，有问题肯向班长谈。这是不是优点？
乙　可你光暴露问题，不解决问题，有决心，没行动。这缺点更严重！
甲　连长说我上次有病，没去出操，在家把全班的床单洗得干干净净。这是不是优点？
乙　可你能洗床单，不去参加训练，逃避艰苦，惧怕困难。这缺点——
合　更严重！
甲　你给我写“判决书”哪！
乙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甲　我们连长说“好铁不炼不成钢”，说我生活在革命大熔

炉里，一定能变好。

乙 你怎么能变好哇？

甲 这就要从“帮”字入手。

乙 连长怎么帮助你的？

甲 为了解决我安心服役的问题，他找我谈过好几次话。

乙 第一次谈话？

甲 我一言不发。

乙 第二次谈话？

甲 我没言语。

乙 第三次谈话？

甲 我没说话。

乙 第四次谈话，你没张嘴；第五次谈话，你装哑巴！你呀，靠边儿稍息吧！

甲 可是第九次谈话的效果就很好。

乙 你承认缺点啦？

甲 我一天没吃饭。

乙 得！更厉害啦！

甲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白天连长跟我谈的话，越想越睡不着，半夜里爬起来我就跑啦！

乙 跑啦？越来越严重！

甲 我跑到连部找连长去啦！

乙 吓我一跳。

甲 连长刚查铺回来。我说：“连长，我找你谈个事，这个事……你都明白了吧？”

乙 我明白什么啦？

甲 我说：“过去我要求调动工作，申请复员，都不是根本问题；我主要是不想当步兵，想当技术兵，学点技术

……因为我妈妈特别疼我，我也爱我妈妈，我从小就一个妈妈，而且她岁数比我大……”

乙　这用你说吗？

甲　过于激动，话都不跟嘴啦！“九次谈话，对我教育很大，现在我才知道应该为谁当兵，应该当一个什么样的兵。我从小是个苦孩子……班里的同志跟我谈话，我跟人家顶过嘴……星期天上街我超过两回假……我写了份入团申请书没好意思交给副指导员……挖菜地我弄坏了一把铁锹……还有……还有……那什么，你处分我吧！”

乙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甲　说着说着我那眼泪就掉下来啦。

乙　这回是真动感情啦。

甲　连长说：“你谈得很好，应该表扬你。可你哭什么呀，是不是又想吃鸡蛋啦？”

乙　没有鸡蛋，苹果也行啊。

甲　去你的吧！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连长说：“这回没给你准备鸡蛋，也没给你买苹果，我衷心地祝贺你丢掉了‘包袱’，轻装前进！”

乙　连长干么祝贺你哪？

甲　哎哟！你要不提我还忘啦！明天是我的生日！

乙　你嚷什么呀！你的生日你们连长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呀？

甲　我们连长有本“百家姓”，什么事他都知道。

乙　《百家姓》也不管这些事呀！

甲　这么说，你对“百家姓”没有研究。

乙　我能一字不差地从头背到尾。

甲　那么请问，我姓什么？

乙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姓。

甲　你可太聪明啦！再问你，我是哪里人？什么家庭出身？本人什么成分？解放前我家靠什么维持生活？解放后我家日子过得怎么样？现在我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我在家念过几年书？哪个学校毕的业？现在我的文化程度多高？我有哪些优缺点？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爱好？我扔手榴弹扔多少米？射击打多少环？劳卫制达到几级？我平常爱看什么书？睡觉发不发囈怔？

乙　我没法知道！《百家姓》上还有这个？

甲　连长的"百家姓"上就有。

乙　《百家姓》上要这些干嘛？

甲　针对每个同志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方法，对你进行帮助。这叫"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不象你，哪把壶漏提哪把壶。

乙　我呀？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个毛病。以后我得向你们连长学习，把他的《百家姓》借来好好看看。

甲　恐怕他不借给你。

乙　为什么？

甲　全在肚里装着哪！

乙　活"百家姓"呀？好。哎，象你刚说的那些事，你们连长怎么知道的呀？

甲　你忘啦，上次我过生日，连长给我吃苹果，吃完以后，我就全告诉他啦！

乙　好嘛！拿苹果换来的。

甲　呆着你的吧！这是连长用他那颗热爱战士的心，换得了我对革命诚实的心。另外，他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连长和全连同志的帮助之下，现在我已经加入共青团啦！

乙　好哇！

甲　“好字落实”嘛！

乙　这就叫“好字落实”？

甲　对啦，好字是连长检验他一切工作的标准，是爱、严、变、帮四个字的最终目的。现在我已经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连长要我继续努力，好上加好！

乙　我问你，现在你真的愿意当步兵啦？

甲　只要是干革命，叫我当什么兵我都干。

乙　问题解决得彻底。

甲　不过就有一种兵至死我也不当。

乙　什么兵？

甲　逃兵。

乙　那……是不能当！

占　便　宜

（对口相声）

冯景顺

甲　这回给大家说段相声。

乙　您认识我吗？

甲　不认识！

乙　您连我都不认识？

甲　对了，是真不认识。

乙　您真不认识我？

甲　哎！

乙　可我可认识我。

甲　多新鲜哪！您自己还能不认识自己？

乙　您不认识我，到我们厂子，大家可都认识我。

甲　是啊，到您家，大人小孩更都认识您啦！

乙　您到我们厂子打听打听，提起我来，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星期里黑板报一连把我的名字登过七次，全厂里我是典型，咱也不是说大话，在那些人当中咱是头一名！

甲　先进生产者？

乙　废品大王！

甲　废品大王啊！不用说，登那七次板报准是批评。

乙　不是批评。

甲　是表扬？

乙　是批判！

甲　批……批判？这比批评还厉害呀！

乙　这个词比批评好听点。

甲　没听说！为什么批判您呢？

乙　说我机床保养的不好。

甲　想必是您保养的不好。

乙　没有的话！我对保养东西方面是特别好。

甲　怎么个好法，您说说。

乙　早晨上班提前二十分钟就到了，开始擦，中午吃完饭接着擦，擦完前边擦后边，擦完上头擦下头……

甲　真行！

乙　下班后别人都走了，我还是擦，叫我把它擦的溜光崭亮，都能照进人去！

甲　这是您那台机床？

乙　不！是我那台自行车。

甲　是您那台自行车呀！那您那台机床呢？

乙　锈也有半分厚啦！

甲　那您就该擦呀！

乙　可我有空吗？

甲　擦自行车有时间，擦机床就没空，真该批判您！

乙　批判我就改吧。

甲　您还能改呀！

乙　说改就改。就因为我要擦机器，又把我批判了一回。

甲　那又为了什么？

乙　机器的锈太厚啦，要擦就得多领点油，油多就得用一个大桶，我找了半天没找着，后来在院子里找到了一个桶，我就拿去领油去啦，到了油库开完票，把油桶放在地沟里，往桶里放油，这油流得太慢，左右是等，我就趁这个工夫和看油库的老头在旁边唠起来了，过了半天，回头一看——

甲　桶满了？

乙　没满呢！

甲　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满？

乙　是呀！我也纳闷，等我仔细一看，这个油桶啊……

甲　漏的！

乙　不漏。

甲　有眼儿？

乙　没有。

甲　那怎么回事？

乙　没有底！

甲　没有底那多少油也装不满哪！

乙　我一看地沟里半下油啦。

甲　那怎么办哪？

乙　事情也真巧，看油库的老头要解手去，叫我给看一会儿，这真是吉人天相，油库里有好桶，我就偷偷地拿了一个。

甲　你应该告诉人家一声。

乙　那多麻烦哪，还得开票，我就连油带泥装上半桶，等老头回来，我早就拿到现场去啦。

甲　埋汰油不能往现场拿。

乙　为什么？

甲　不净的油不能浇机床。

乙　那谁不知道！我有别的用。

甲　有什么用？

乙　洗手哇！

甲　拿油洗手多浪费啊！

乙　这不能怨我，厂子里发的肥皂不够使。

甲　人家都够使，你怎么不够使，发给你的肥皂你都干什么用了？

乙　肥皂的用处到我手就多了，洗脸、洗脚、洗澡、洗衣服、洗袜子、洗裤子……

甲　那就不对了！发给你的肥皂是给你工作完了以后洗手用的，你要是洗脚、洗脸、洗衣服、洗袜子、洗裤子……得自己花钱买。

乙　那多浪费呀！

甲　为你自己节约，浪费国家财产，批判你十回八回也不多！

乙　您甭说了，第三回批判就更气人啦！

甲　又因为什么？

乙　那一天我是二班，午后四点钟接班，半夜十二点下班回家睡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

甲　八九个钟头够睡了。

乙　还有好几个钟头接班呢，在家呆不住。

甲　那您想干什么去呢？

乙　到现场看看。

甲　看什么？

乙　看看今天干什么活，有没有油水。

甲　您怎么总想这个事！

乙　多咱我也忘不了！我穿上花袜套、白鞋。

甲　爱漂亮？

乙　白衬衫，料子裤子，裤线溜直。

甲　讲究！

乙　戴上表，又梳梳我的分头。

甲　干净俐索！

乙　也该着惹气。

甲　又怎么的啦？

乙　刚一进厂房门，门口有一个油桶，没有加小心把我料子裤子给油了一块，你说，我心里这个难受哇，三十多元哪，这条裤子！

甲　您就应该把桶挪开。

乙　我可真火啦！

甲　火啦？

乙　我上去"当"就一脚！

甲　把桶踢开啦？

乙　我趴下啦？

甲　您怎么趴下啦？

乙　地上尽是油，一滑我就倒下啦。

甲　快起来吧。

乙　起不来啦！

甲　你腿摔坏了？

乙　没有。

甲　那怎么起不来呢？

乙　桶还在我脚上套着哪！

甲　桶怎么套到脚上去啦？

乙　踢坏了就套上了呗！我起来这么一看，妥！我这白上衣成了花的啦，鞋成油壶啦！

甲　好嘛！

乙　一赌气我就回家啦，到家又跟我爱人打了一架，闹的家里外头不安生。

甲　这全是您自己找的！

乙　等都收拾完以后，一看表三点半了，该接班了，怎么难受也得上班呀！

甲　工作嘛！

乙　上班刚干头一个活就废了，真是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别扭！

甲　怎么废的？

乙　我一边干活心里一边核计我的料子裤子。

甲　还没忘哪！

乙　那还有个忘，我越核计心里越别扭，手一使劲，活也掉啦，刀也打了！拣起来一看，得，废啦！

甲　废了怎么办？

乙　要叫检查员知道一定给打废，还得扣我工时。

甲　那你怎么办呢？

乙　修理修理！

甲　废品还能修理？

乙　能！要不怎么说咱的技术高呢！我又把活卡上，不到二十分钟——

甲　修好啦？

乙　修没啦！

甲　怎么修没啦？

乙　把它变成铁沫啦，这回叫检查员连影都看不着，省得给打废。

甲　您把它车碎了，那么好的一块料不白白地浪费了吗？

乙　这样作有好处。

甲　还有好处？

乙　第一，检查员不能给我打废，第二，铁屑子下来厂子里能卖好几十元一吨，我这叫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

甲　就您这么结合呀！那么好的一块料要不废比铁屑子贵好几倍！

乙　贵好几倍？

甲　是呀，国家财产受损失啦。

乙　我不在乎这个。

甲　您不在乎？那是国家财产啊！

乙　要照您这么说那是批判的对啦？

甲　批判的对！

乙　可我这回歇公伤为什么还批判呢？

甲　因为什么？

乙　歇公伤！

甲　发生安全事故啦？

乙　我在家劈木头把眼睛崩啦！

甲　在家崩的，为什么歇公伤？

乙　嘿！要不说你不会找窍门呢，我就说干活叫铁屑子崩的。

甲　欺骗上级，人家信吗？

乙　得用脑筋想办法。

甲　你想的什么办法？

乙　眼睛崩了，我爱人说："你明天别上班了。"我说："不上班是私伤，按劳保待遇，才开百分之七十的工资，歇了三天五天，得少开两三元钱。我还是得上班，到那就说铁屑子崩的，来个工伤，百分之百的开支。"我爱人又说了。

甲　说什么？

乙　说："你上班眼睛通红的，人家看着啦，你再说铁屑子崩的，谁信哪？"

甲　是呀！

乙　我一核计，有了！叫我爱人到我二大爷哪儿，把他那副墨镜借来，戴上墨镜上班，谁也看不出我眼睛红。

甲　看您这法儿想的多绝！

乙　眼镜借来啦。第二天我就戴着眼镜上班啦，谁也没看出来，到点开车干活，我正要去报公伤，一核计，不行！

甲　怎么不行？

乙　戴着眼镜干活，说铁屑子把眼睛崩了，谁信哪！

甲　那你就别报啦！

乙　不报？少开两元钱你给呀！

甲　那怎么办？

乙　我一想，有啦，我左眼睛坏啦，我把左边的镜片砸碎，就说铁屑把眼镜打坏了，又把眼睛崩啦，他不就信了吗？

甲　心眼儿全用到这上啦。

乙　我一看别人都干活呢，拿了个扳子往眼镜上一打，然后戴上坏眼镜就往卫生所跑，到那就给我三天公伤假，这回我可就……

甲　占便宜啦！

乙　吃了亏啦！

甲　您多开两元多，怎么还吃亏了呢？

乙　我是多开两元多，可我又倒搭上四元多。

甲　您怎么又倒搭上四元多？

乙　给我二大爷赔了个眼镜花了六元哪！

照　　像

（对口相声）

张小松　裴国安　原作

朱光斗　于连仲　改编

甲　我们部队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好人好事大量涌现，先进人物层出不穷。

乙　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哪！

甲　我们班长就是个雷锋式的好战士。

乙　你们班长是……？

甲　怎么？我们班长你都不认识？

乙　不认识。

甲　我还认识我们班长哪！

乙　废话！我还认识我们班长哪！

甲　我是说我和我们班长最熟悉，从小就在一块儿。

乙　噢，是同乡！

甲　对！小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洗澡，一块儿摸鱼，一块儿割草，一块儿放驴，一块儿念书，一块儿复习，一块儿上树，一块儿调皮！

乙　一对儿淘气包儿！

甲　用我父亲的话说，我们是"抹泥"之交的好朋友。

乙　不对！那叫"莫逆"之交。

甲　不，抹泥！

乙　怎么个抹泥呀？

甲　一下河洗澡，他就往我身上抹泥！

乙　还是淘气呀！

甲　初中一毕业，他应征入伍，我继续读书。他比我多当了三年兵，我比他多念了三年高中。这回又把我们俩分到一块儿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乙　应该高兴！

甲　刚下班的时候，连长不知道我们认识，还介绍哪，连长说："二班长，这是分给你们班的新战友×××同志！"我一看，嘿！这不是"抹泥"的朋友吗！

乙　你就别提这个茬儿啦！

甲　当时我内心高兴，可表面尽量控制自己，要让全班看

看，咱虽然是个新兵，可有军人的气质。啪！给全班同志敬了个礼！

乙　很懂礼节！

甲　接着又给班长敬了个礼："你好，二虎子！"

乙　二虎子呀？！不能叫小名。

甲　这么叫显得亲热，我不计较这个。

乙　应该叫班长！

甲　对！叫班长！班长一看是我，抢过背包、挎包，给我安置好了床位，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本书来，一本是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为人民服务》，一本是《雷锋日记》。

乙　这是让你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甲　当时我挺不好意思的。旁边有个东北战士说话啦："我说你倒是拿着呀！是来新兵，班长全给。我刚参军的时候，班长也给过我，那不，我那两本书在那疙瘩搁着哩吗！"

乙　嘿！东北味儿真足哇！他是谁呀？

甲　班长说他叫张大龙。

乙　噢！

甲　我把书接过来，心情很激动，我说："班长，刚见面你就送给我最珍贵的礼品。好！以后我请客！"

乙　请客？

甲　请我们班长照张像。

乙　合影留念

甲　班长不同意，说怕费钱。

乙　对，应该节约。

甲　什么节约？你说照张像片才用多少钱？

乙　我还真不知道。

甲　你又不知道，干嘛说费钱哪！

乙　那你说用多少钱哪？

甲　看你照多大的啦！

乙　一寸的？

甲　六毛四。

乙　二寸的？

甲　八毛六。

乙　三寸的？

甲　一块一。

乙　四寸的？

甲　一块六。

乙　五寸的？

甲　两块二。

乙　一尺的？

甲　三块四。

乙　两丈的？

甲　你这儿买炕席哪！

乙　我看你背得挺熟。

甲　再熟，也没有两丈的呀！我说："班长，咱们来个四寸美术上色，连一个月的津贴都用不了，我请客！"

乙　班长说什么呀？

甲　班长说："咱们向雷锋同志学习，要从一点一滴做起。雷锋同志平时连瓶汽水都舍不得喝，表现出艰苦奋斗的高贵品质。人民给我们的津贴费，我们可不能胡花呀！"

乙　班长说得对呀！

甲　对！听班长的，这像片——干脆！

乙　不照啦！

甲　照！

乙　还照哇？

甲　本着节约的原则，小照。

乙　怎么小照哇？

甲　怎么省钱怎么照：全身儿改半身儿的，彩色改黑白的，四寸改二寸的。

乙　对，越省钱越好。

甲　好是好，就是挤点儿。

乙　挤点儿？

甲　你想啊，二寸那么大点儿的地方，挤俩人，那还不挤成葡萄干儿啦！

乙　嗐！再小也照得上。

甲　好说歹说，班长总算答应啦。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班长说跟我一块儿进城照像，我躺在床上连觉都睡不着。

乙　太高兴啦！

甲　因为我当兵走的时候，我妈就再三地说，让我到部队后穿上新军装，照张像片给家里寄去。可是在新兵连的时候，总抽不出时间来。这次下到班里，班长又是我们老乡，这要照张像片给我妈寄去，她该有多高兴啊！她一定拿上照片儿到街坊四邻去夸奖去："哟，他大婶子，你瞅瞅，你瞅这像片儿！"

乙　怎么这味儿呀？

甲　我妈不是唐山人吗！

乙　我把这茬给忘啦！

甲　"来，你瞅瞅，这就是我们那个大小子和斜对门儿那虎头照的。他俩在一块儿，准嘎咕不了，我是忒放心哪！虎头当了三年兵就寄回三张立功喜报来。你说，我们那

个大小子，要当个两三年兵，那立功喜报儿还不得成打地往家捎哇！”

乙　能捎那么多吗？！

甲　“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大小子忒灵，虎头楞儿巴唧的都闹了个三等功，我们那个大小子要好好干，还不得闹个七等八等的！”

乙　嗐！有那么多等吗？！

甲　部队的事，老太太哪能知道那么多呀，反正就希望自己的儿子进步。

乙　这是老人家的心情嘛！

甲　我躺在床上正想着哪，外边下起雨来啦。当时我好象睡着还没睡着，就见班里进来一个人。

乙　谁呀？

甲　我仔细一看，是班长。

乙　他干什么去啦？

甲　后来才知道，他给哨兵送雨衣去啦！

乙　真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啊！

甲　当时我还埋怨他哪，我说：“班长，瞧你，浑身上下全湿透了，真要把你冻坏了，不仅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明天那像片也照不成啦！”

乙　净惦着照像哪！

甲　“班长，快把湿衣服脱下来，上炕暖和暖和吧！”

乙　对！赶紧再睡一会儿吧！

甲　班长说：“别睡啦，都五点半啦！”

乙　该起床啦！

甲　“今天是星期天，连里改善生活，咱俩帮厨去吧。”

乙　班长想得真周到。

甲　我说："班长，帮厨……咱们还要照像去哪，都来不及啦！"

乙　来得及！

甲　什么来得及？帮完厨他还要擦枪哪！

乙　来得及！

甲　擦完枪，他还要锄菜地哪！

乙　来得及！

甲　锄完菜地，还要到储蓄所取钱哪！

乙　来得及。

甲　我们储蓄所太远。

乙　远也来得及。

甲　太远了。

乙　在哪儿？

甲　广东！

乙　来得……来不及了。怎么在广东存钱哪？

甲　就在我们营房门口广场的东边儿。

乙　这么个广东啊？！来得及！

甲　你怎么就不动脑子哪？办事应该分轻重缓急。现在应该全力以赴，积极、彻底、全面、胜利地完成照像任务！

乙　照像也成了任务啦？

甲　我们班长过去不这样，现在可好，说干就得干，要干就得干好。

乙　这好啊！

甲　好是好哇！都八点半啦，才干完！刚出营房又碰见小猪儿啦，你说怎么办吧？

乙　哪个小朱？

甲　小猪儿！就是小眯缝眼儿，小噘鼓嘴儿，一身黑毛儿，小尾巴……小猪崽儿。

乙　嗐！瞧这费劲儿的。那怕什么呀？

甲　走不了啦。小猪淋了一宿，连冻带饿，站哪儿直打晃儿，班长抱起来，要给生产队送去。我说："班长，你……都来不及了。你搁哪儿，照完像，再送去吧！"

乙　那就冻死了。

甲　冻不死，我这有阿斯匹林，先叫它在这儿发汗。

乙　让猪发汗哪！

甲　……要不带他照像去？

乙　这倒是个办法，你们俩人照像，中间放个小猪儿，这像片给你妈寄去，你妈一定……嗐！那也不好看哪！

甲　班长抱着猪在头里跑，我在后边跟着，刚走不远，碰见饲养员啦。

乙　人家那是找猪哪！

甲　把猪交给他，人家非常感谢，当时我挺不好意思的。

乙　是呀，依着你，那猪正发汗哪！

甲　你说这个干嘛呀？！把猪交给人家，我们进城照像。

乙　快走吧！

甲　走到半道儿一看，过不去了。前边围着一群人，有扛木头的，有扛秫秸的。

乙　怎么回事？

甲　昨晚上不是下大桥嘛，那雨塌了。

乙　什么？

甲　不，下大车……下大人……那个……你明白了吧？

乙　你说的什么呀！

甲　桥塌了，车过不去了！班长一看，把衣服一脱，跳进河里，帮着修开桥了。

乙　真是见困难就上。

甲　我一看班长下河，我赶紧背土。

乙　你怎么不下河呀？

甲　我不能下河，我一下河……他又往我身上抹泥呀？！

乙　还没忘抹泥哪！

甲　干了两三个小时才把桥修好，老乡们高高兴兴赶着车过了桥。有个老乡拉着我的手，这份道谢呀："解放军同志呀，太感谢你们啦！你们这种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呀。同志呀，上车吧，带你们两步儿！"我说："老大爷，别客气，这不是解放军应该做的事嘛！军民一家，何必客气哪！来！班长上车！"

乙　真上啊？！

甲　刚上去，我又下来了。

乙　怎么？

甲　我们往东边去，车往西边走。

乙　越走越远啦？！

甲　等我们走到城里，都下午一点半啦。

乙　快照像吧！

甲　是呀，班长找到地方，掏出钱就往里跑。

乙　班长要请你？

甲　我说："班长，咱们都说好了，我请你。同志，开个票儿，来个二寸的……什么？不照像？怪了，照像馆怎么不照像？……哟！是不照像。"

乙　怎么？

甲　邮局！

乙　跑邮局照像去啦？！

甲　后来我才知道，张大龙的母亲病了，来信需要钱，班长偷着寄去了十块钱。这事太感动我了："班长，你对战

友真是春天般的温暖，你给张大龙同志寄了十块钱，我也寄。”

乙　你也寄十块?

甲　我寄一毛。

乙　一毛哇?!

甲　班长寄十块，我拿一毛钱汇费。

乙　正好啦!

甲　邮完钱，到照像馆一看，像片还是照不成。

乙　为什么?

甲　人太多了，只好站队等着。

乙　星期天人就是多。

甲　好容易轮到我们啦。

乙　开票吧!

甲　哎呀!有个小孩儿由椅子上掉下来了，可能把胳臂摔错环儿啦，孩子坐在地上这个哭呀。班长一看，抱起小孩又跑了。

乙　干吗去?

甲　送医院。我说："班长!你干吗去?送小孩儿上医院?你可真行。一路上你管了多少事?你送小孩儿上医院，这像片我也不照了，你走你的，我也走!”

乙　你干嘛去?

甲　我给小孩儿挂号去。

乙　吓我一跳。

甲　别害怕，到医院功夫不大，就把小孩儿治好了。

乙　可像片照不成啦。

甲　你还别说，真照成了。回到连队，我把刚才的事情向我们连长做了汇报。可巧有两个记者，正在我们连队采

访，非要给我和我们班长照张像片，并且说照好以后，每人寄给我们一张。

乙 那好哇！

甲 不，我不照！

乙 怎么？

甲 我说："记者同志，要照，你给我们班长照，我不行，我刚跟我们班长学，还没学好哪。无论如何不能给我照；你就是照也别洗；就是洗也别寄；就是寄也别寄给我。"

乙 寄给谁呀？

甲 你给我妈寄去得啦！

乙 他省事啦。

改　　名

（对口相声）

李　徽

甲 党中央、华主席，继承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太好啦！

乙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大搞形式主义，害死人哪！

甲 比如我吧，就因为我的姓名，"四人帮"批我两年。

乙 你叫什么名啊？

甲 别提了！

乙 什么名啊？

甲　唉！一提我这名，我就浑身发抖，脖子后冒冷汗，心脏都不敢跳一下。

乙　啊！我猜着了。

甲　猜着什么了？

乙　你叫“杀人犯”！

甲　你才叫杀人犯呢！你见谁家生小孩，两口子一核计，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得，叫杀人犯吧！有这事吗？

乙　那为什么一提你那名子，你就吓得那样？

甲　我姓胡，叫胡荣华。

乙　胡荣华，这名子很平常啊。

甲　就因为我这名，人家不让了。

乙　谁不让了？

甲　就那……红坚定。

乙　红尖腚？还猴屁股呢！

甲　这个人本来不姓红，姓白，原名白梦秋。那天，白梦秋跟自个骂起来了。

乙　怎么跟自个骂起来了？

甲　“白梦秋，什么王八蛋名！真他妈祖坟上插烟卷——”

乙　怎么讲？

甲　“缺德带冒烟啊！祖坟上插锥子——”

乙　怎么讲？

甲　“缺德带冒尖啊！祖坟上插棒槌——”

乙　怎么讲？

甲　“缺德还不拐弯啊！”

乙　他祖宗把他怎么了？

甲　“干嘛非得姓白，姓红多好！我妈更是混鸡子，老不死的！”

乙　打爹骂娘的手啊！

甲　“给我起名梦秋，秋天有啥好梦的！”

乙　那你想梦什么呀？

甲　“梦官、梦财、梦妻！”

乙　还梦八呢！

甲　“妻子的妻，作梦娶媳妇，好事！”

乙　你作梦去吧！

甲　“为了突击提干，我得改个最能标榜自己革命的名子。俺们旗手江青，改名峻岭，那名多气派！”

乙　还气派呢，大嘴叉子，没头发，光秃撸！

甲　“还有吴限忠，嘿，那名改的也不赖，就冲那名，也能弄个县长当当。”

乙　凭名就能当官啊？

甲　“能！新生事物嘛！干脆，我来个彻底革命，姓也改了，姓红，造走资派反最坚定，‘红坚定’！”

乙　噢？叫“红坚定”就革命了？猴屁股去吧！这名我听着都别扭。

甲　哎！你别说，叫“红坚定”还真就当上官儿了。

乙　什么官呀？

甲　他成立个“红坚定”战斗团自封团长。

乙　噢！官迷呀！

甲　那天把我叫去了。

乙　干啥呀？

甲　“胡荣华，限你三天把名改了！”

乙　胡荣华这名怎么了？

甲　“想荣华富贵，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

乙　噢！沾边就赖呀！起这名的时候，你才下生啊！

甲　哪儿啊，我还没下生呢，我妈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老人家说："咱家祖祖辈辈都受穷，盼望这孩子能过上个好日子，就叫荣华吧。"

乙　盼望过好日子，老人家想法很好啊。

甲　"红坚定"说了："新社会了，还想荣华富贵，这是对现实不满！"

乙　挨得上吗？这名是你妈起的，跟你没关系！

甲　"你妈起的？老子反动儿混蛋！你为什么不改过来！"就为这名子，定我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停止了我的工作，对我进行了批判。我说：妈呀，你怎么给你儿子起这么个倒霉的名啊！

乙　你呀，还真得感谢你妈。叫胡荣华才给你定个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你妈当初要给你起名叫胡修学，他非给你定个修正主义分子，打成反革命不可！

甲　我一看，逼得没招了，改名吧。

乙　噢！真改了？

甲　不改不行啊。我整整想了一天一宿，想了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咳！不说我资产阶级吗？改革命一点的名就行了吧？

乙　改的什么名？

甲　革命！姓胡，名革命。胡革命。

乙　这回行了。

甲　"红坚定"不让了。

乙　革命也不让啊！

甲　"胡革命？革命有胡革的吗？"

乙　这可完了，姓胡的不兴叫革命，那叫什么也不行了。什么向阳啊，立新呀，为民那，啥好词也不能跟胡字连一块

呀！

甲 就是啊，这可要命了！

乙 别着急，你起个没有政治内容的。叫胡山、胡水。

甲 “红坚定”说了，那叫不突出政治！

乙 唉呀，这可难了。

甲 “你得刀尖朝里，自己插自己！”

乙 啊！

甲 “自我革命吗！这样吧……你就叫胡反胡吧！”

乙 胡反胡，这叫什么名啊！

甲 我一咬牙，改就改吧。不就是个代号吗！

乙 这回完事了。

甲 没有。“红坚定”说：“你儿子叫什么？”“胡继业。”“啊，你荣华富贵，你儿子还继业，不行！也得改！”

乙 那就改呗。

甲 还没等起名呢，我儿子哭了。

乙 怎么了？

甲 “爸爸，我不姓胡了！”

乙 怎么要改姓呢？

甲 “人家说了，胡传奎，胡汉三，胡彪都姓胡。姓胡的没好人！”

乙 这都是“四人帮”那帮文艺的流毒和影响，凡是坏人都得姓胡姓刁姓白，正面人物就不许姓这个姓。

甲 干脆，我儿子用她妈妈的姓，姓王，叫王红。

乙 王红，这好象小丫头名。

甲 什么丫头小子的，俺们胡同口那老王头五十八岁了，不也被逼改名叫王红吗？这名最时髦。

乙 好嘛！

甲　星期六，我到幼儿园去接我儿子，一进院，我就喊："小红，爸爸来了。"一下子跑过来十多个，围着我嚷："爸爸，我要吃糖。"

乙　都是你儿子？

甲　哪儿啊，都叫小红，一听我叫这名，就都过来了。

乙　这重名的也太多了。

甲　起个漂亮的名子，内容好，又好听，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四人帮"在这上边大作文章，制造混乱，野心毕露！

乙　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

甲　不光是人改名，什么都得改名。哪个星期天，王红给我一张电影票。

乙　噢！你儿子？

甲　哪啊，俺胡同口那老王头。拿过电影票我先到热闹街上转了一会儿，转眼就晌午了。

乙　在街上吃点午饭吧。

甲　我找了两个多点，也没找到饭馆。

乙　热闹街上饭馆不少啊，见着挂幌的你就进呗。

甲　挂幌？那是四旧，早破了！连牌匾都砸了。大街两旁，厨窗里全一个样，红海洋，你就分不出里边是干什么的。

乙　那你就进去看看。

甲　我推开一个门，进去一看……

乙　饭馆？

甲　药房！

乙　没病进药房干什么！

甲　又推开一个门……

乙　卖什么的？

甲　修鞋铺！

乙　这别扭劲儿！

甲　又推开一个门，哎！这里边卖吃的。

乙　什么食品？

甲　鸡饲料！

乙　鸡食啊！你再别乱闯了。

甲　又看见一个门，站在外边我干着急不敢进去。等了半天，从里边出来个老太太。

乙　快打听打听吧。

甲　那老太太一边走路，一边磨叨："这叫什么汤，粘糊糊，勾了芡似的，还冰凉！嗯，啧啧！"

乙　八成是馄饨馆，服务质量太差了。

甲　管他好吃赖吃，能填饱肚子就行！我推门就进去了。

乙　汤做得怎么样？

甲　"妈呀"一声，我又跑出来了。

乙　怎么了？

甲　澡堂子。

乙　澡堂子你跑什么呀？

甲　女部！

乙　你瞧瞧！

甲　我一看表，电影快开演了。

乙　得，饿一顿。

甲　我乘上公共汽车，坐了一站又一站，什么反修街、反帝街、灭资街、兴无街、红卫街、卫红街……

乙　唤，这地名都差不多啊？

甲　新改的。我下车一打听，错了。

乙　怎么错了？

甲　应该在红卫街下车，我在卫红街下车了。

乙　哎！那赶快返回吧！

甲　等我赶到剧场，电影开演了。

乙　快进去吧。

甲　我把票给把门的看了一下，就往里走。"你站住！"

乙　啊！这要有心脏病，非吓个好歹的。

甲　"你这是假票！"

乙　假票？

甲　我说："我这不是甲票，是乙票。"

乙　咳！人家说你那票不是真的。

甲　不是真的？这是上边发给王红的，下任务都得来看，每人还收去三角钱哪。

乙　下任务看电影，不用问，样板戏！

甲　我早就看的不爱看了。不管真票假票，我不看了！

乙　那走吧！

甲　"走？往哪走！"把门的一把揪住我："你说样板戏不好，不爱看？你这是反动！"

乙　又麻烦了。

甲　"你哪单位的？"

乙　审问上了。

甲　"我是服务队的。"

乙　什么服务队啊？

甲　工农兵革命文艺服务队。

乙　你不是在曲艺团吗？

甲　新改的名，曲艺团取缔了，叫工农兵革命文艺服务队。

乙　这罗嗦劲儿！你干什么工作的？

甲　服务员。

乙 好嘛，曲艺队还有服务员。唉，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甲 演员不是人民的服务员嘛，新改的名，叫服务员。

乙 好嘛！

甲 那把门的又问了："你叫什么名子？""我叫……"唉，我叫什么名来着？

乙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乱改名，连自己都记不住了！你叫胡反胡！

甲 啊，对了，我叫胡反胡！那把门的说了："什么？夫凡夫？"

乙 这位豁牙子，说话漏风。

甲 "夫凡夫？你准是个'混血儿'，若不然准有海外关系！"

乙 这都谁跟谁啊！

甲 "夫凡夫，外国人都叫什么夫，你一定有海外关系！八成你是个外国特务！"

乙 狗戴嚼子——胡勒呀！

甲 他拿起电话："喂，你是……工农兵……革命……文艺服务队吗？你们那有个叫……夫凡夫的……服务员吗？没有啊，太好了！哈哈！这回我可立大功了，抓个冒牌特务！"

乙 电话挂错了吧？

甲 我急了，一把抓过电话："你是谁呀？老张啊，我是胡反胡啊！怎么，你不认识我啦？"

乙 不认识？你们单位有几千人哪？

甲 就几十个啊。"老张啊，我是胡荣华啊！""是你呀，你看我忘了，你改名了。你挺好啊？"

乙 还挺好呢！一个单位的老同志，都不认识了！

甲 旁边那位把门的一下把我拽住了："你还隐姓埋名，你不

叫夫凡夫吗？怎么又叫夫英法啦！啊！你是英法特务！”

乙　挨得上吗？

甲　多亏老张在电话里一再证实最后罚我跳一个忠字舞，才让走。

乙　你不是患风湿症吗？胳膊腿不方便。

甲　不跳不让走啊！（学病人跳忠字舞）

乙　跳忠字舞就忠了？……真坑人哪……唉唉唉！别跳了！别跳了！受不了！得问问他，真票为什么硬说是假票？

甲　原来呀，我那张票是革命剧场的，在城南。

乙　那这儿呢？

甲　这儿也叫革命剧场，在城北。

乙　重名啊！那你快上城南吧！

甲　早散场了，天都快亮了！

乙　嘿！闹个通宵！

假　灶　王

（对口相声）

耿　瑛
[刘宝瑞]
里　果

乙　相声这种艺术就这么简单，一个人能说，俩人也能说，仨……

甲　哎，我说同志，别来开场白了，我问问你，你是这堡子的人么？

乙　啊，对，是本乡本土的人。
甲　那我打听你一个人，认识么？
乙　是本堡子的，我都认识。你打听谁呀？
甲　灶王爷。
乙　灶，灶王爷？
甲　啊，认识么？
乙　……不太熟悉。
甲　你们家没供过灶王爷么？
乙　解放前供过呀。
甲　那时候，你和灶王爷在一起谈过话么？
乙　有跟灶王爷谈话的么？
甲　灶王爷每月帮助你增加多少收入？
乙　收入啊！穷得叮当的，还得给他烧香、上供呢，光剩倒楣了！
甲　那你供他干什么？
乙　他……那时候人不都迷信嘛。解放后，连灶王龛带香炉碗全砸了。
甲　灶王爷上哪去了？
乙　……我哪知道啊！
甲　他没给你来信么？
乙　我说你得伤寒病，叫汗憋的是咋的？我早就说过，那是封建迷信的鬼把戏，有和灶王爷通信的么！
甲　对。那都是过去的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编造出来骗人的。他们宣传什么明有王法管辖，暗有鬼神巡查……
乙　这两句话怎么讲哪？
甲　就是说：谁要敢公开反抗官僚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那就是犯了王法，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乙　要是明着不讲，暗中骂呢？

甲　那暗有鬼神巡查呀，他们说离地三尺有神灵，你暗中说什么，鬼神都能知道，活着不治你，死后也饶不了你，叫你下十八层地狱。

乙　噢，拿鬼神吓唬人哪！

甲　谁说不是。他们就用这套办法，让人民做驯服的奴隶，利用鬼神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叫人民愚忠愚孝，不敢反抗压迫和剥削。

乙　是这么回事。

甲　那时候的文化艺术也都宣扬这些。

乙　是呀，封建文化。

甲　比方有一出戏，叫《丁香割肉》，看过没有？

乙　看过，是《二十四孝》的故事。

甲　对，老婆婆有病，想吃人肉，儿媳妇丁香就弄把刀子到厨房，"吭哧"一下子，大腿上的肉就下来半斤多。

乙　嚯，简直是玩命！我说她不疼吗？

甲　不疼？来，把你耳朵割下来试试。（欲割）

乙　（忙躲）受不了！

甲　身上的肉楞往下割，有不疼的么？

乙　那她干么还割呀？

甲　不割不行啊，有监视她的呀。

乙　谁？

甲　那不墙上有灶王爷嘛！

乙　灶王爷管这个呀！

甲　都是统治阶级愚弄人，说人都归天上的玉皇大帝管，灶王爷哪，是天上派下来的，到谁家是谁家的"一家之主"，专门记录人间善恶。你没看灶王像的两旁有俩小

童儿吗？一人捧着一个小罐儿，罐上写着字，一个写“善”，一个写“恶”。你做一件好事，写一个纸条儿，放在“善”罐里；你做一件坏事，写一个纸条儿，放在“恶”罐里。

乙　好嘛，善恶分明。

甲　有句成语“恶‘罐’满盈”你知道吗？就是从灶王爷那儿来的。

乙　恶贯满盈是小罐的“罐”呀？

甲　不是小罐的“罐”吗？

乙　不对，是一贯道的“贯”。

甲　所以一贯道就是从灶王爷哪儿发展的。

乙　这位可倒能顺杆爬。我告诉你，“一贯道”是被国民党利用的特务组织。

甲　反正都不是好玩艺儿。

乙　对，都为过去的统治阶级服务，蒙骗人民。

甲　丁香就是怕灶王爷把小纸条儿放在恶罐里，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给她汇报，才一狠心把肉割下来了。

乙　瞧这愚昧劲儿。

甲　后来我一琢磨，这里也有困难。

乙　怎么？

甲　假如真是到腊月二十三这天，家家灶王爷都带着俩小罐儿上天去汇报的话，那玉皇大帝非火儿不可。

乙　怎么？

甲　你想：天下那么多灶王爷，一个人俩小罐儿，都放到灵霄殿前，那还不得堆成山哪，玉皇一看：“啊！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弄这么些罐子来，诚心叫我开罐头公司是怎么的！”

乙　根本就没这事！

甲　在旧社会，差不多家家都供灶王爷。

乙　现在可没有供的了。

甲　有！

乙　解放这么多年，还有供那玩艺儿的？谁家？

甲　我们家。

乙　啊，你们家？

甲　前几年我们家还供来的，现在是不供了。就为供灶王爷这事，我和你大嫂在我妈跟前做了不少工作。

乙　噢，是老太太愿意供。

甲　我妈不但供灶王爷，而且还会念《灶王经》呢。每到初一、十五都上供。其实不是供灶王爷，上完供全归人吃了。

乙　不赔本。

甲　赔香钱就够窝囊的啦！你还别说，有一回我妈又把馒头摆上了，跪在地下，眼睛一闭，念《灶王经》。念完抬头一看，五个馒头剩仨了。

乙　哪去了？

甲　我妈一想，这个乐呀，这一定是灶王爷显灵，把馒头吃了。从此以后，心更诚了。

乙　我说这灶王爷能吃馒头吗？

甲　嘿——还真在灶王肚子里发现啦。

乙　灶王肚子？

甲　不是说灶坑门口是灶王的嘴嘛，那坑洞子不就是灶王肚子吗？

乙　这馒头怎么跑坑洞子里去了？

甲　它不是叫耗子叼去的吗！

乙　耗子成灶王爷啦！

甲　还有一回，我们小柱子病了，昏迷不醒。

乙　赶紧请医生瞧瞧吧。

甲　不，我妈找灶王爷。

乙　灶王爷还能治病？

甲　她愣说孩子的魂丢了，非逼我写个"拘魂码"不可，要请灶王爷给收魂。

乙　这不胡扯么！

甲　我说："妈，我哪会写拘魂码呀！"这一下子我妈可火儿了："我白供你念六年书了，连个拘魂码也不会写！"

乙　大学毕业他也写不了。

甲　老太太一气走了，求旁人写去了。

乙　嗬！还真有会写的？

甲　老太太走后，我爱人把大夫请家来了。赶忙打了一针。大夫走后，我妈回来了。一看孩子见好，可高兴了："这可真是心诚则灵啊，你看看，这拘魂码还没升呢，孩子就睁开眼睛了。"我爱人说："妈，方才大夫来了，给打了一针才见好的。妈，您别迷信了。"

乙　是呀。

甲　我妈说："大夫来了？哼，八成也是灶王爷给拘来的！"

乙　瞧这迷信劲儿！

甲　我说："妈，是小柱他妈到医务所请来的。"我妈说："不中，大夫能治实病，拘不了魂！赶快把拘魂码升了！"

乙　老太太真固执。

甲　我接过拘魂码一看，就乐了。

乙　乐什么？

甲　我说："妈，您这拘魂码是求谁写的？"我妈说："你马二叔。学着点儿，下回孩子掉魂，省得求人！"

乙　你瞧瞧。

甲　我说："妈呀，我说不灵，您还不信，你听听这拘魂码是怎么写的。"

乙　怎么写的？

甲　我给您念念：

"东街耿大妈，
迷信脑袋瓜，
有病不求医，
来写拘魂码。
百般不给写，
她说我拿把。
题诗破迷信，
换个新脑瓜！"

乙　好！

甲　这一下子我妈可火儿大了："好哇，马老二！敢拿灶王爷开玩笑，明儿个我就告诉灶王爷叫你脑袋疼！"

乙　上哪儿告去呀！

甲　那年到腊月二十九了，我说："妈，咱们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了，今年可别供灶王爷了，供那玩艺儿不但不灵，还让人家笑话。"

乙　对。

甲　我妈说："笑话？谁笑话呀？不供灶王爷那才有人笑话哪。叫人家说'过几年好日子了，连灶王爷都忘了！'"

乙　嗬，这管灶王爷什么事呀！

甲　是呀，我爱人也说："妈，过好日子，多亏共产党领导

的好，灶王爷任嘛也不是呀！”

乙 这是真话。

甲 我妈说："哟！你们这年轻人啊，咋这么没大没小的，连灶王爷都骂呀，灶王爷是'一家之主'，比我还大一辈呢！"

乙 嗐！

甲 "甭管怎么说，有我这口气在，灶王爷是非供不可！"我一听老太太火儿了。大过年的，不能惹老人生气，明知道是迷信，到供销社去买一张吧。

乙 买到了吗？

甲 我到供销社去一看，嘿！还真有灶王爷。

乙 供销社卖灶王爷？

甲 哪儿呀，人家把旧灶王爷裁开，全当包装纸了。我一想甭买了。买几张年画，用两张旧灶王爷一裹，回家把俩半张往一块一并不就成了嘛。

乙 好主意。

甲 好什么哪，糟了！

乙 怎么？

甲 这俩半张灶王爷一顺边儿，全是男的呀！

乙 怎回事儿？

甲 人家是把一摞灶王爷放到一块儿，一裁两半儿，这两张紧挨着，你想，能不是俩男的吗？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好办。我把一张灶王爷裱在另一张纸上，反正我妈眼神也不好，不一定看得出。裱完我就摆上了，我妈隔锅台一看，是不是裱的没看出来，可一个光杆灶王爷倒是看出来了。火了："哟，你怎么就买来一个灶王爷呀？灶王奶奶呢？"

乙　对呀，灶王奶奶哪去啦？

甲　我说：“妈，您还不知道哪，灶王奶奶跟灶王爷离婚了，今年就灶王爷一个人来了。”

乙　好，灶王爷离婚了。

甲　我妈一听：“哟！离婚啦？啧啧！灶王爷跟灶王奶奶，都老夫老妻的多半辈子了，可离的哪条婚呢，王母娘娘也不对，咋不好好劝劝呢！”

乙　这都扯哪去啦！

甲　要不说迷信嘛！我一想还是有问题呀，尽管是光杆灶王爷，可也是灶王爷呀，供上了，还是迷信，人家也还是要笑话呀！

乙　是啊。

甲　哎，有了：我妈不认识字，写一副对联弥补这个问题。写什么呢？

乙　灶王对儿好写，“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一家之主”。

甲　不，那是旧的。我这上联是：“根本没灶王”。

乙　下联呢？

甲　“唬弄我的娘”。

乙　好！横批呢？

甲　“破除迷信”。

乙　嘿，全改了。

甲　这一年算唬弄过去了。第二年我妈还要供灶王爷。我说：“妈，咱别供了。”我妈说：“不行！居家过日子，没个灶王爷，就象没有主心骨似的。”

乙　还得买去。

甲　买吧，不能惹老人家生气。我往供销社去，一边走，一

边琢磨，今年也不能有旧灶王爷了，买张什么呢？到供销社一看，好，有一张《农历图》，上边也印着“二十四节”，下边可没画灶王爷和灶王奶奶。

乙 画的什么？

甲 《猪八戒背媳妇》。左边画的是猪八戒，右边画的是孙悟空变的小媳妇儿。我买一张赶紧糊巴糊巴贴墙上了。

乙 老太太一看是猪八戒，还不得骂你呀！

甲 不要紧，我妈眼神不好，隔着锅台看不清楚。

乙 那她要看出来了，你怎么办呢？

甲 你猜对了，她还真看出来了。我妈说：“哟！今年这灶王爷，脸咋这么黑呀？”我一听，差点儿没笑出声来。我心里话：猪八戒它白得了吗？可我还得对付哇，我说：“灶王爷成天介烟熏火燎的能不黑吗？”我妈说：“可也是啊！”她看了看，又发现问题了，“嗯？灶王奶奶不是离婚了吗？那个挺漂亮的小媳妇儿是谁呀？”我说：“妈，这是灶王爷新搞的对象，名叫海棠花。”

乙 嗐，你是真能对付！

甲 老太太的迷信思想一时半刻难去掉，就得慢慢来。转过年夏天，我们村的苞米起了夜盗虫，先搁我们家房后那块自留地起的，一宿的工夫，一小片地的苞米就都剩个秆儿了，眼看着越蔓延片越大，生产队的地也都见影儿了，队里组织群众下地抓虫，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就我妈一个人不去。

乙 她看家。

甲 哪呀，她跪在地上给灶王爷磕头。

乙 那没用！

甲 还跟我说：“虫子是虫王爷撒的，越抓越多，虫王爷不

往回收多咱也不能光。”

乙 真是迷信！

甲 我说："那虫子就算归虫王爷管，你给灶王爷磕什么头啊？"

乙 是呀！

甲 我妈说："你咋这么糊涂啊，灶王爷跟虫王爷都是同事，能没点交情吗？"

乙 这都哪的事呀！

甲 "灶王爷是咱们一家之主，年年吃咱们灶糖，喝咱们的面汤，到这时候他还不给咱说句好话？他在虫王爷面前给咱们讲个情，虫王爷一高兴，把虫子就收回去了！"

乙 好嘛，这算迷了心窍啦！

甲 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听，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嘟囔："灶王爷呀，你在虫王爷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要能保佑我们这一方，早点把虫子全收回去，到秋后大丰收，我买个八斤的大猪头给你上供……"

乙 八十斤的大猪头也白搭。

甲 就是供个全猪也没用，那是唬弄自己。说也凑巧，我妈正在磕头的时候，就听天上呜——呜——呜——我妈以为是灶王爷显灵了，这头可就越磕越欢了。

乙 你也该去劝劝哪。

甲 听嘛！不一会儿，我爱人跑回来了，一进门就喊："妈，可好了，这回虫子全死光了！"我妈说："你看怎么样？还是灶王爷有灵吧，人家到虫王爷哪儿一说情，保险把虫子全收回去。"我爱人说："哪呀，是政府派飞机撒药灭虫来了，你方才没听飞机呜——呜直响吗？"

乙 老太太还以为灶王爷显灵呢。

甲　我妈听我爱人一说，半信半疑，赶紧跑到地里去看，果然一架大飞机，后边象拖着一把大扫帚似的在撒药。药落到虫子身上，不一会儿就掉地下去了，全死了。

乙　咱们的杀虫药是真灵！

甲　我爱人看我妈站在哪儿直愣神儿，嗯，做工作的机会来了。我爱人凑到跟前说："妈，可别信灶王爷啦，那啥也不当，你老瞧这杀虫药比灶王爷灵不灵！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咱们把虫子消灭了！"

乙　这回大娘该醒腔了吧？

甲　不，还没表示态度。我正要再补充儿句，就看我妈转身往家走，又找灶王爷去了。

乙　还信那玩艺儿？

甲　不，就看她老人家登上锅台，拿起香炉碗叭嚓一下摔了个粉碎，回手又去扯灶王爷。我说："妈，香炉碗摔就摔了吧，那个可别扯！"我妈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是咱们的靠山，灶王爷这玩艺儿顶啥用？净骗人！不扯留它干啥？"我说："妈，那本来就不是灶王爷，是猪八戒！"

乙　这回说了实话啦。

甲　我妈一细瞧可不是咋的，她假装生气说："你这孩子，竟能唬弄你妈。幸亏我明白过来了，若不介，明儿我买个大猪头给它供上就更糟了！"

乙　怎么哪？

甲　"猪八戒一看，把它孙子脑袋割下来了，还不得给我一耙子！"

乙　嚯！

下　象　棋

（相声小段）

杨振华　金炳昶

甲　下象棋本来是一项体育活动。

乙　它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甲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工作各方面都有好处。

乙　是一项有益的文化活动。

甲　我们有很多军事家政治家都研究象棋。

乙　为什么哪？

甲　提高你的思维逻辑能力。

乙　开动脑筋。

甲　下棋我们应该有个好的棋风。

乙　什么样才对哪？

甲　下棋的采长补短，在旁边看棋的，观棋不语。

乙　文明礼貌嘛。

甲　这是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乙　对了。

甲　有的就不这样了，只要棋子一摆上，那嘴就不闲着，他不是下棋哪，他跟你逗嘴，想法把你气糊涂喽，他好赢棋。

乙　还有这样的？

甲　有。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吃完晚饭要到外边下盘棋，一进胡同那嘴就不闲着："哎下盘棋去……哎哟，这么多人！劳驾！您给我让个地，叫我进去，闪闪！嗯、嗯、嗯！他挤进去啦！"

乙　这叫什么人！

甲　挤进来就开说："……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呀，马卧槽、车沉底、炮打迎头，哎……哟……一会就要玩完喽！"

乙　这叫什么样！

甲　"瞧那臭手，还摸那上呢，跳马！跳马塞上好有救，跳马！信我话跳马！跳——"

乙　跳哇！

甲　"先别跳啦！"

乙　怎么啦？

甲　"那还别着腿呢……"

乙　连别腿都不知道哇！

甲　下棋那位能愿意吗？"你歇会吧啊，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嘈嚷嚷什么呀，脑子都吵乱了，要玩你玩好不？"这位一听："我玩怎么的？我玩我比你强！你起来让给我，让给我，你个臭棋篓子！"

乙　有这么说话的嘛！

甲　下棋那位不起来，他楞给揪起来啦："你让给我，咱俩来……重摆……红先黑后我先来……嘿……"

乙　这不成心气人嘛！

甲　"当头炮、跳马、出车、攻卒！"啪！啪！啪！头几步一走顺手了，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啦，这嘴也不闲着啦！

乙　干嘛呀！

甲　哼哼流行歌曲。

乙　什么流行歌曲？

甲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这位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就哼哼杜秋唱那"啦啦啦"。

乙　杜秋之歌。

甲　他这一盘棋呀，能把《追捕》这电影都用上。

乙　他怎么唱的？

甲　（唱）"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啪！

乙　怎么啦？

甲　把对面那位车给踩住啦，把他乐的（唱）"车没啦……你的呀车没啦，车没啦、踩完你车还踩马……啦呀啦啦……嘿……"

乙　什么模样。

甲　对面那位汗"唰"地就下来啦：踩我死"车"，我这"车"还没处去啦，他那"马"打哪蹦过来的呢？我怎么没注意呢。

乙　那你干嘛来的？

甲　"我光听他那'啦啦啦'来着"。象那个你让人家思考，他不！他催人家："快走！快走！象棋不是相面！别老那么看，你看十分钟了，'不离'了，头年你还能走出来不？我回家睡一觉去啦！"

乙　至于嘛！

甲　让他这么一催，对面那位急了，让他连吃仨子。吃你吃吧，他吃子那模样可气！

乙　什么模样？

甲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车，嘿……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嘿——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嘿——”

乙 这是下棋呢吗？

甲 （学追捕）“我第一吃了你的车，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做为一个检查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乙 这哪儿跟哪儿呀！

甲 “因此我杜秋冬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当！”

乙 怎么啦？

甲 “将军！”“将”你就好好“将”啊，他嘴里还伴奏，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哪！

乙 那段？

甲 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将”……（学那段音乐）

乙 嘍！

甲 对面那位气的直捂耳朵：“这什么动静，电子音乐也不这味儿呀？我这脑子全乱了，今个非输棋不可！”这位糊里糊涂的把车拿起来啦，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乙 他怎么说的？

甲 “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哪！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乙 啊！

甲 对面这位一听，这什么规矩呀！还不让往两边看，我都没听说过，我不走车啦！他又把马拿起来了……

乙 跳马。

甲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他又说上了……

乙　又说什么呀？

甲　“跳吧！跳吧！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啦，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到是跳哇！”啪！

乙　哪来一枪？

甲　他一摔棋子，把对面那位吓一哆嗦：“这下有决心了吧，怎么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这功夫把对面那位气的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干张嘴说不出话来，全这模样啦！（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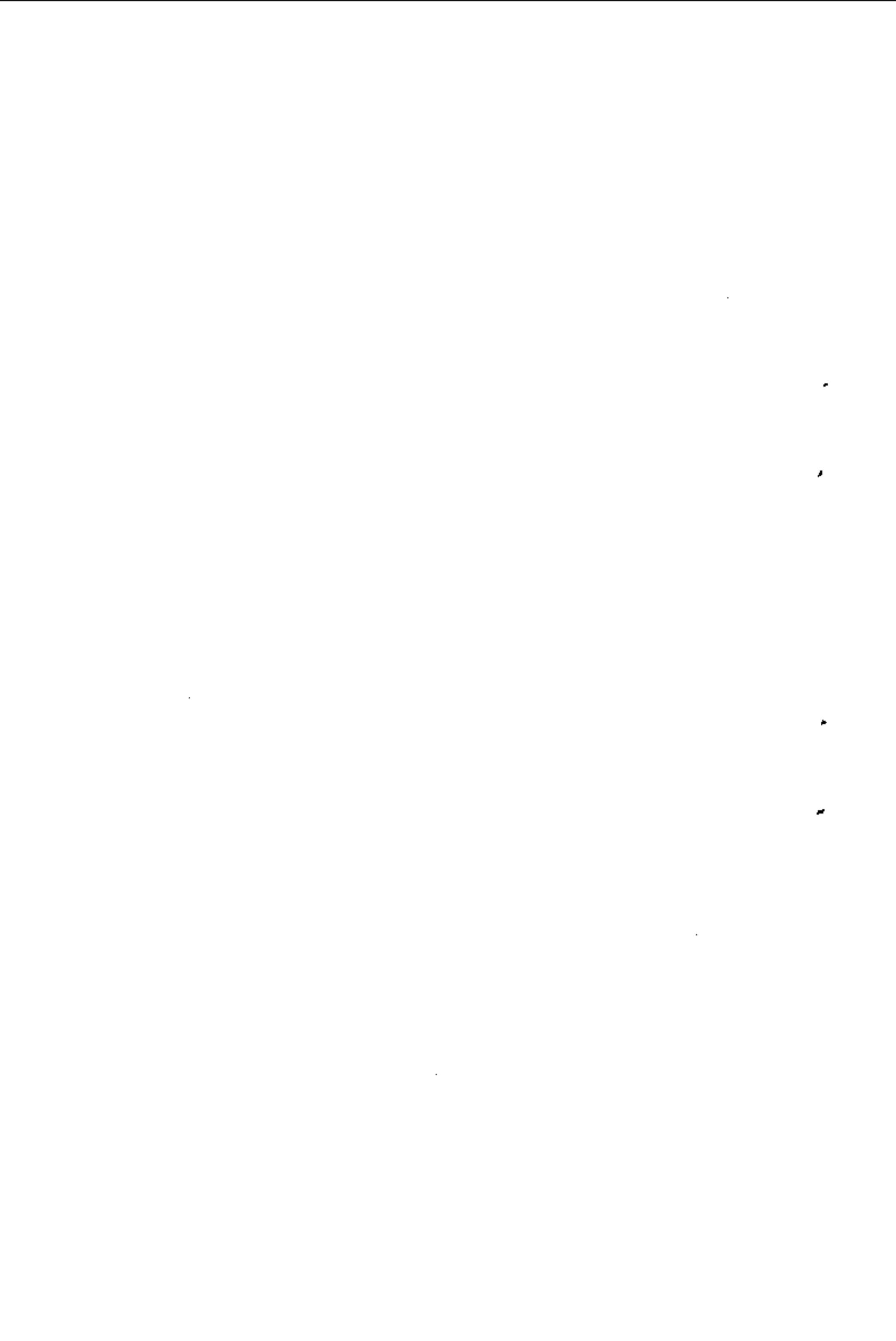
乙　这是气的！

甲　象那个你就先别说了，他还说：“哟！大哥！下棋玩嘛，你这是何苦的，你瞧你那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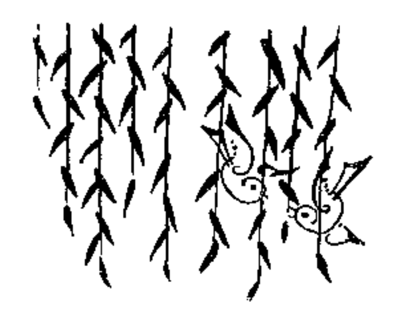
乙　怎么啦？

甲　跟横路敬二似的！

乙　还说哪！



吉林省作品





“保 密 干 部”

（对口相声）

孔令保

甲　看您的脸色，精神上似乎有些紧张。

乙　（不语）

甲　您这个表情，真叫我摸不透，大概是有什么负担？

乙　（不语）

甲　咦？怎么不说话呀，莫非说我遇见了个哑叭？

乙　思想负担过重，我现在不能说话！

甲　那么，您为什么要不说话呢？

乙　因为我调动工作了。

甲　您调到哪个单位去了？

乙　这……这……这不能说！因为这有关人事工作，要保密。

甲　您担任什么工作呢？

乙　这…这…这更要保密。

甲　那么您贵姓呢？

乙　这是绝密！更不能说！

甲　那么，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乙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还是保密！

甲　对啦，要是保密就决不能说！一不小心走了嘴，容易叫坏人钻空子。

乙　是呀，反革命分子无孔不入，就象我们工厂那么多的汽

油仓库要说出去，不是向敌人暴露目标了吗？因此，我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能讲！

甲 象你们工厂那么多的汽油仓库，一定得禁止烟火呀？

乙 那就甭说了。昨天新运进八百桶汽油，入库以后我赶忙下了个保密通知，告诉大家谁也不准把这八百桶汽油的数字说出去，并且要禁止烟火……

甲 不但数字保密，严禁烟火，就是汽油仓库这个地址也不能叫别人知道哇。

乙 那是当然啦！我们工厂的汽油仓库设在紧北面最后的一层院子里，除了我和仓库保管员之外，别人谁也不知道。

甲 非得有个托底人来照顾仓库不可，不然叫敌人钻了空子，放上一把火，那就更危险了。

乙 （扬扬得意的）我们的汽油仓库周围的大墙足有三丈多高，哪怕坏分子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他也进不去。除了从西北角上那个便门能够进去，别处是哪也没有门！（机警的）往下不能说了！因为这是保密！

甲 您真算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工厂的秘密一点也不敢泄露。象你们那么大个厂子，要把保密工作做好了，将来您非选上保密模范不可。

乙 您太夸奖了。做工作嘛，也就得积极肯干才行。我们厂子三层大楼上的设计室有多重要哇，一些重要图纸，都让我保管。嘴不严的人，根本就做不了这项重要工作啊！

甲 是呀，这么保密的东西可不能乱放，非锁起来不可！

乙 我们设计室都是铁卷柜，重要文件和图纸都锁起来。这个锁头有个秘密号码……（他东张西望，表示自己有警惕）

甲 您的警惕性可真高哇，谈话都这么加小心。

乙　这个锁头有三排号码，对不上“八八八”，干脆他就开不开！这个号码，我是“妻子不过，父子不传”哪！

甲　设计室是最保密不过了，门口应当挂上一个“闲人免进”的牌子，免得坏人混进去……

乙　这您就甭用操心了，自从挂上“闲人免进”这个牌子，我才敢离开那里，隔三岔五去检查一趟。在没挂这个牌子之前，我是寸步不离呀！

甲　只要挂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坏人就绝对钻不了空子。

乙　这还不算！每天工程师在下班以后，我还要把门锁上，这样，您说是不是就很安全了？

甲　只要您不把钥匙丢了，那就没冒儿！

乙　钥匙由我保管，在每天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到枕头底下，就是我亲爹，我也不能把放钥匙的地方告诉他！

甲　您真是“守口如瓶”！

乙　俗语说的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嘴要不严，干脆就做不了这个保密工作！

甲　象您这样“身负要职”的人，要不具备这些特点，简直就胜任不了这种工作！

乙　（东张西望的）我们工厂昨天又新装上一台火力发电机，全部发电能力可以供应十八个生产车间的用电（警惕的），这……这……往下不能说了，因为这又是保密！

甲　您真行！时时刻刻忘不了保密。象您这样保密干部，说起来大概全厂也找不出一个两个！

乙　我们全厂八个保密干部，他们都是些大咧咧的人，跟别人谈话随便就说出去了，因为这个，我真没少批评他们。

甲　这么大的工厂，才有八个保密干部？除了您之外，又都是大咧咧的人，这就得您多吃一些辛苦啦！

乙　这算不了什么！每天晚上一到后半夜，他们就偷着去睡觉，就剩我一个人看着。说实在的，也真觉着没趣儿，没法我就得坐到屋里看书……

甲　对啦，他们一睡觉，您就看书写字，到考试的时候，您非闹个第一不可。

乙　不，我喜欢看武侠小说。

甲　噢！您喜欢看武侠小说？

乙　不错！这样小说热闹的迷人，不困急眼我是一个劲儿的不撒手。

甲　看乏了您就睡一觉，养养精神，醒了再看。

乙　不！我是保密干部，决不能睡觉，困急了眼，也不过就是打个盹儿。

甲　就凭您这个劲头，睡觉比醒着都明白。

乙　这可不是自夸其德呀！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简直就做不了这行保密工作。

甲　哪天晚上有机会，我准备到你们厂子去参观参观，学一学您的保密经验。

乙　您这个人真算奇怪，怎么偏偏在晚上去参观呢？

甲　晚上参观不是肃静吗！

乙　不！这……这……这决不行！我们厂子保密，谢绝参观，就是平时进厂也得有介绍信。

甲　不！我不用这个！

乙　没正当手续，收发室压根儿就不叫你进去。

甲　唉，用不着那么罗嗦，我知道有个抄近的道儿……

乙　我们厂子除了西北那个小门，就没有抄近的道，这道关

口由我把守，我是铁面无私，不能叫你进去！

甲　我十二点以后去，那八个保密干部都睡觉去了，您在屋里看书，我随便进去还免得麻烦你们……

乙　呀！您这个参观的人可真怪，偏找我们空子去。告诉你吧，我们有保密制度，不經许可不能私自入厂到处乱走。

甲　不，我熟悉你们厂子的地理，进去参观你们的发电机，然后参观汽油库，随便做个试验……

乙　您打算试验什么？

甲　费上一根火柴，试一试那八百桶汽油的燃烧力……

乙　（惊讶的）呀！你这个人，大概可疑吧！怎么在半夜三更去试验我们的汽油？

甲　然后，我到您的宿舍去一趟。

乙　这时候多半是我打盹的时候，您是不怀好意吧？

甲　我悄悄掀起您的枕头，拿出钥匙来……

乙　哟！不通过我就拿钥匙，这种行为太值得怀疑！

甲　因为您正睡得香甜，或是正在作美梦，正在您高兴的时候，我悄悄的去拿钥匙，不是免得惊动您的美梦吗？

乙　大概不对吧？我看你这是黄鼠狼子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哪！可得加你一点小心！

甲　我拿出钥匙，就直奔三层大楼，到设计室再参观一番。

乙　啊呀！这可不行！我们设计室的门上，有个牌子写着“闲人免进”呀！

甲　不喘气的木头牌子起什么作用？我可以摘掉它！

乙　（惊讶的）这可了不得！随便摘去我们保密工作的牌子，您这是打算怎么着？

甲　我用您的钥匙，开开设计室的门，打开手电筒，找着铁

卷柜，对上八八八，拿出两卷图纸，回去作参考。

乙 （更惊讶的）呀！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连铁卷柜的锁头号码都叫你知道了！这一定是谁的嘴不严，泄露了秘密，我非到公安局报告不可！

甲 对，抓住这个泄露秘密的人追追根儿，非问出来这些事到底是谁咧咧出去的不可！

乙 这肯定是那些嘴不严的人咧咧出去的，不然就不会被你知道的这么详细啊！这可不同小事，一定得追根！

甲 对，追根的时候，您通知我一声，我去做个证人。

乙 那么说，您大概知道是谁说出去的吧？

甲 挺聪明的人，怎么来了糊涂劲了，我只要敢做证人，就一定知道这话是谁说出来的。

乙 （发急的问）快说吧！您到底听谁说的。

甲 我听嘴不严的那个人说的。

乙 这个人在哪儿？住在什么地方？他叫什么名字？

甲 他住在我的房前房后，站在我的身左身右，谈起话来信口开河，硬觉着自己唠嗑兜水不漏，人家都管他叫“唠不够”。

乙 这种人可真少见！

甲 并不少见！咱们俩之中，把我除去，还有一个！

乙 把你除去？（恍然大悟）您这纯粹是说我呀！

甲 是呀，你这个“保密干部”，一网兜子的话都漏了！

当　兵　一　年

（对口相声）

解放军某部业余演出队

〔甲乙同上

甲乙　哟！

乙　这不是三锁子吗？

甲　哎……什么三锁子，见面净叫小名，多难听，我早就改名啦。

乙　噢，改名啦？

甲　哎，这回好听啦。

乙　叫什么？

甲　三蹦子！

乙　吓！更难听啦。

甲　你嫌难听，我们村里的人谁不拿我当歌唱啊。

乙　噢，怎么唱的？

甲　三蹦子，样样强，耕地种地是内行，还有一个大优点——

乙　那是插秧？

甲　尿炕！

乙　吓，这么大个子还尿炕啊！

甲　你嚷嚷什么呀，还不是小时候的事吗。

乙　小时候的事你提它干什么，我问你现在。

甲　噢！你问我当兵的事儿？

乙　对啦！

甲　那得看看我的年记本。

乙　年记本？

甲　啊！

乙　听说过日记本，那有个年记本呀！

甲　我那本上记载了我当兵一年成长和生活的片断，所以命名为年记本。

乙　噢，这么个年记本呀，能不能给我看看呀？

甲　大能！

乙　什么叫大能啊？

甲　就是能的厉害。

乙　这话多别扭，拿来吧。

甲　你要看哪？

乙　啊。

甲　那好，每天这本我都不带，今天寸劲儿——

乙　带来啦？

甲　没带！

乙　嗨，没带叫什么寸劲儿呀，是你写的吧？

甲　当然啦。

乙　还记得吗？

甲　记得。

乙　这么办吧，你背给我看看。

甲　你要我背给你看看。

乙　啊。

甲　好吧（转身）你看吧。

乙　你背呀！

甲　这不给你“背”了吗。

乙　我怎么听不见？

甲　这不是“背”吗……

乙　吓！乱啦！我让你背内容，你给我脊梁背，我能看得懂吗？

甲　你倒是说清楚呀。

乙　好吧，你背吧！

甲　我参军的那天，万里无云，阳光灿烂，我骑着枣红大马，十字披红挂在胸前，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欢送，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党委书记再三嘱咐：“到部队要听党的话，好好的干，争当英雄战士，喜报寄回家园。”

乙　说的对。

甲　这时我妈来到跟前（扶乙的肩）孩子！

乙　哎……（醒悟）我呀？！

甲　到部队要听党的话，练好本领把敌杀，妈就盼你寄张喜报来嘛，的达的达的的达。

乙　大妈还会发电报哇。

⑩

甲　我妈兴奋的流下了眼泪。

乙　你倒说清楚了。

甲　（四处张望）

乙　你找谁呀？

甲　他呗，你说他怎么还不来呢？

乙　我哪知道哇。

甲　（向远处看）哎，他来啦。

乙　（随甲向远处看）噢，他是来啦。

甲　这时他手里拿个红皮儿日记本，走到我的跟前，给你（向乙）。

乙　（忸怩）我不要。

甲　拿着吧。

乙　我不要。

甲　拿着吧。

乙　好，我拿着（欲接）

甲　（抽手）谁给你呀。

乙　不你给我吗？

甲　这是他给我的。

乙　我以为给我的啦，他到底是谁呀？

甲　他那不就是和我一块上学、一块毕业、一块下乡、一块干活，我帮助他，他帮助我，我们俩好的简直没法说。

乙　那到底是谁呢？

甲　那不就是我们东院那个二混子吗？

乙　二混子！说了半天他是男的。

甲　谁说是女的啦。

乙　我以为是你未婚妻呢。那他跟你说些什么啦？

甲　他说："三蹦子。"

乙　吓，就别提这三蹦子啦。

甲　"到部队好好干，克服困难，苦练硬功，我真盼望你能当个坦克兵，学一套技术回来，驾驶拖拉机把地耕"。

乙　你说什么啦？

甲　我说，我一定去当坦克兵，又威风，又光荣……

乙　你这入伍动机不对头。

甲　什么不对头哇？（学炮声）"咣！"（向乙）

乙　干嘛你这！

甲　坦克上的大炮响啦。

乙　那你也别朝我开炮哇！

甲　呜——（大声）

乙　干嘛你一惊一炸的！

甲　火车拉笛啦。

乙 好么，火车。

甲 （唱）火车在飞奔，车轮……

乙 哎……行啦……你怎么唱上啦？

甲 我高兴啊。

乙 高兴也不能唱啊。

甲 一路上，铁路两旁的工厂林立，烟囱冒着黑烟，拖拉机在原野奔驰，茂密的庄稼一望无边。

乙 祖国真是可爱呀！

甲 （唱）这是美丽的祖国……

乙 行啦行啦。

甲 我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攥紧了拳头，瞪大眼睛，只听咔——哐啷！

乙 怎么啦？

甲 火车到站啦。我刚刚跳下火车，一群人围住了我，抢的抢，夺的夺，弄得我空手没有辙。

乙 怎么回事？

甲 同志们前来车站欢迎，对待我们特别热情，问了公社的生产情况，又问是不是拖拉机耕种。

乙 是啊，老同志离家时间久啦，都想听听家乡情况，你倒是说说呀。

甲 哎，同志，你们都是什么兵？

乙 吓，你问这个干嘛？

甲 我问他们是不是坦克兵，当完三年兵好回家 开 拖 拉 机呀！

乙 咳，你还没忘开拖拉机呀。

甲 我离开了车站，来到了军营，嗬，你看哪，一排排营房齐齐整整，一行行的树木，郁郁葱葱，你再看，操场上

人声沸腾，有的打球，有的跳绳，有的练本领（大声）好！

乙　你这是什么毛病！

甲　那边篮球投进篮啦。

乙　好么。

甲　别提我多么高兴，兴致勃勃地走进房中，啊？！枪架上都是步枪，甭问，这都是步兵。

乙　步兵更光荣。

甲　光荣什么呀，当不上坦克兵怎么回去教二混子开拖拉机呀。

乙　还没忘教二混子开拖拉机呀。

甲　熄灯后钻进被窝，我越想思想越不通，不行，我得找连长提意见，还是让我去当坦克兵。

乙　钻被窝里还念叨着当坦克兵。

甲　我正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迷迷糊糊懵懵懂懂……这时连长进来啦，我说我正要找你。

乙　什么事儿？

甲　我提个意见。

乙　什么意见？

甲　当这个步兵没出息，我想当个坦克兵。

乙　象话吗？一定得受批评。

甲　连长还表扬我了呢。

乙　连长还表扬你啦！

甲　开坦克嘛也不是坏事情，好，开坦克去吧。

乙　批准啦？！

甲　对，你就别提我多高兴啦，我来到104号坦克跟前，打开炮塔门儿，只听扑通一声！

乙　怎么啦？

甲　进坦克啦。

乙　好么。

甲　我一蹬马达，加大了油门。

乙　开啦。

甲　哪呀，一动不动，于是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用力一蹬，扑通一声。

乙　坦克开动啦？

甲　哪呀，我的头碰床头上啦。

乙　你不是开坦克了吗？

甲　哪呀，我作梦呐！

乙　噢，作梦啊！

甲　第二天一早，一声哨音起床了。

乙　你呢？

甲　呼……（学打鼾声）还睡的正香。

乙　瞧瞧。

甲　班长走到我身旁，叫了声××同志快起床。

乙　起来吧。

甲　班长，不行，我脑袋有点肚子疼。

乙　啊！有脑袋肚子疼的吗？

甲　不，我脑袋也疼，肚子也疼。

乙　可倒全科。

甲　同志们集合上了操场，这时候指导员进门走到我身旁。

乙　指导员来啦。

甲　“怎么，××同志，身体不舒服吗？”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我说我……我肚子……有坦克……

乙　啊？！肚子有坦克？

甲　不，我想开坦克。

乙　好么。

甲　指导员，咱们这是不是坦克陆战队呀！

乙　啊？！坦克还有陆战队呀。

甲　“怎么你很爱坦克吗？”

“不是爱，就是有点喜欢。”

乙　这还不是一样啊。

甲　“没有步兵能打仗吗？”

乙　“不能。”

甲　“坦克能拼刺刀吗？”

乙　“不能！”

甲　“坦克能没有步兵单个打仗吗？”

乙　“不能。”

甲　不能，你为什么偏要当坦克兵呢？

乙　这……可说呢？

甲　你为什么不愿意当步兵呢？

乙　这——我呀？！

甲　谁呀？

乙　是你。

甲　是我！……那没关系。

乙　啊，是你就没关系。

甲　我现在已经改正了这种错误认识啦。

乙　怎么改正的？

甲　指导员跟我谈话之后，使我懂得了不管干什么都是革命分工，不能拈轻怕重。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传统教育大会，会场的气氛真不平常，指导员讲了连队的光荣传统，

连长讲了很多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墙上一面面鲜艳的锦旗色彩夺目，灿烂辉煌，有的来自大渡河边，有的来自解放战场，英雄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英雄们光辉的形象使我牢记心上。

乙　对。

甲　我不能只想去开坦克。

乙　哎。

甲　我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改造思想。

乙　对。

甲　我不能忘记过去，应该好好把普通一兵当。

乙　对。

甲　我们班长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

乙　哎。

甲　他让我学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使我懂得了道理，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要听党的话，握紧手中的钢枪（拉乙胳膊，按肩膀）

乙　哎，我又成枪啦。

甲　我太激动啦。

乙　你再激动，我又成炮啦。

甲　从此我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话，我牢记心上，部队开始了射击训练，我是刻苦锻炼，一分一秒也不轻放，哪怕是再大的困难，你在我面前倒下吧，你屈服吧，你妥协吧！

乙　不行，我就这双鞋啦。

甲　对不起，我太激动啦。

乙　你怎么老激动啊，你再激动我袜子都得脱。

甲　打胜仗要靠杀敌本领，我下定决心苦练硬功，不管什么

艰苦、困难、复杂的情况，我是一个劲的练。

乙　哎，什么情况你都练？

甲　哎！

乙　要是刮风哪？

甲　练！

乙　下雨？

甲　练！

乙　下雪？

甲　练！

乙　下雾？

甲　练！

乙　下雹子？

甲　练！

乙　下大雹子？

甲　练！

乙　下饺子？

甲　练……我吃了它！有下饺子的吗？

乙　我以为你只会说那个练字哪！

甲　什么！（冲乙用手指）不练怎么能把真功夫练到手！不练怎么能立大功！不练怎么能保卫祖国！哼！你说呀！

乙　我我，我说什么呀！

甲　哎（又冲乙）你这是给我泼冷水呀！你打击我的积极性，你不让我练是怎么着？

乙　干嘛你直眉瞪眼的！我是说你练的好！

甲　哼！这还差不多！

乙　嘿！

甲　我不仅苦练五大技术，体育锻炼也不含糊，我拿起篮球就投，拿起单杠就拉，我抓起木马就跳，我拿起操场就跑！

乙　啊！拿起操场就跑啊，你拿的动吗？

甲　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劲儿的练，我冬天学会了游泳，夏天学会了滑冰……

乙　等等，有冬天学游泳，夏天学滑冰的吗？

甲　那应该怎么说呢？

乙　你应该反过来说：夏天学会了滑冰，冬天学会了游泳！

甲　啊！

乙　嘿！我也说错啦！

甲　经过了体育锻炼，我能力举千斤，身体也越练越棒，体重增加了"二十四吨"。

乙　啊！成坦克啦！

甲　不不，二十四斤。

乙　哎！这还差不多！

甲　转眼到了年终，战术演习打进攻，步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化学兵、卫生兵、一个个斗志昂扬，隐蔽在群山之中，握紧拳头，瞪大眼睛，单等冲击的号令，这时只听：达达嘀……（学号声）

乙　总攻开始！

甲　霎时间，杀声四起，硝烟弥漫，腾上天空，我跳出战壕，勇猛冲锋，我正冲得带劲，忽然连长大喊一声！

乙　怎么啦？

甲　前面发现敌人碉堡，硬往上冲根本不行！

乙　对！这是前进的障碍，必须把它扫平！

甲　怎么扫？

乙　它那不……我哪知道哇。

甲　这时连长下达了命令。

乙　什么命令？

甲　××同志！

乙　到！

甲　迅速把碉堡炸掉！

乙　是！

甲　我挟起炸药包，就是一阵猛冲，只听轰的一声。

乙　碉堡炸了！

甲　我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来了燕子大翻身，又来了一段匍匐前进，接近了碉堡，我安上了炸药包，拉开了导火索，你再听轰的一声。

乙　碉堡炸了！

甲　可我也挂花啦！

乙　哎哟！赶紧找卫生员包扎呀！

甲　哪呀！那是指导员给我挂了朵大红花！

乙　嗬！吓了我一身冷汗！

甲　年终总评，我当上了神枪手，评上了全连的标兵，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人人夸我思想红！

乙　嘿！真行！

甲　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乙　是啊！

甲　可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乙　哎！废话！

甲　这都是在班长的帮助下，

乙　对！

甲　这都是在排长的帮助下，

乙　对！

甲　这都是在连首长的教导下，

乙　对！

甲　这都是在团首长的教导下，这都是在师首长……

乙　行……行了，你还有完没有，你就说这都是在党的教导下，首长的教导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甲　对！今后我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励，克服缺点、巩固成绩，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处处以雷锋做榜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毛主席的好战士！把革命进行到底！（扬手站定不动）

乙　对！说的太生动啦！（发现甲不动）哎，怎么不动了？哎哎，你怎么不动了？

甲　我这不等照像了吗？

乙　去你的吧，谁给你照像呀！

改　日　再　说

（对口相声）

段继棠

甲　（诗）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芒万丈真灿烂，提高技术多生产，共产主义早实现。

乙　嗄！您这诗作的不坏呀？

甲　您说我这诗呀？我这是歌颂学习技术、掌握技术、提高技术的诗。

乙　这么一说您对提高技术还很有认识。

甲　您就拿提高技术来说吧，它是咱们生产上的关键问题，现在咱们全国工人阶级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的是给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使咱们祖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您说，咱们说相声的就得研究这个，宣传这个。

乙　这么一说您在竞赛中一定，……

甲　我参加过实际工作。

乙　有过什么贡献？

甲　贡献倒不大，对发明创造倒有过一回半回的，您就拿我这个来说吧！

乙　您是……？

甲　我是汽车司机！

乙　噢！开汽车的！

甲　对喽，我就有过发明创造。

乙　这不错，您这创造是……？

甲　您甭问！

乙　为什么？

甲　这是技术问题，跟您说您也听不懂。

乙　您也太小瞧人啦。

甲　我这创造是“汽车节油器”！

乙　什么？

甲　“汽车节油器”。

乙　我还是没听明白。

甲　这么说吧，汽车的汽油通过“气化器”以后再经过我这“节油器”就能起二次雾化作用，因此能够减少消耗，节省汽油。

乙　这个贡献不小哇，您这个创造很重要，一定早就推广喽？
甲　没有？
乙　为什么？
甲　您不知道，这节油器我研究一个多月以后划了一张图样，交到工资科……
乙　您拿图样领工资！
甲　干嘛领工资呀，我们厂子的发明、创造与合理化建议，完全由工资科负责办理。
乙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甲　是啊！哪知道往上一交就是两三个月！
乙　干嘛这么些日子？
甲　您就拿我那张图样来说吧，连说明书一共才三张，等到批下来以后，一查呀，嗬！十三张。
乙　怎么这么些？
甲　一切有关科室都给批上啦！
乙　这下子可闹大扯啦，都是哪些科呀？
甲　太多啦，您数着。
乙　您说吧，
甲　工资科，
乙　一个。
甲　保安科，
乙　两个（以下类推）。
甲　技术科，计划科，会计科，厂长室，材料科，制造厂，总务科，医务所。
乙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整十个。怎么？您厂子发明创造还得经过医务所！
甲　您别打岔，您听着。我把图样交到工资科以后，工资科

研究了一星期就给批上啦。

乙　怎么批的？

甲　这么批的：这个图样很合理，发明创造了不起，请您科仔细研究，注明意见再行处理。批完转到保安科。

乙　这又到保安科啦。

甲　到保安科又研究一星期。

乙　又研究一星期？

甲　研究完以后，保安科又批上啦。

乙　他是怎么批的呀？

甲　这么批的：图样画的很周全，可以研究试办；问题与保安科无关，请技术科再提意见。

乙　这意思是又转到技术科。

甲　对啦，到技术科又研究一星期，技术科又给批上啦。

乙　技术科怎么批的？

甲　这么批的：这对节油贡献大，创造精神甚可嘉，为了试做节油器，应当通过计划科。

乙　通过计划科。

甲　这又批到计划科，到计划科又研究一星期，计划科批道：节油问题不简单，年初计划还未编，可否科目流用？请会计科核办。又转到会计科。

乙　这回好啦，能快，“会计，会计”的嘛。

甲　嘿！会计科更慢，他们是墨守成规，教条办事，到会计科又研究一星期，研究以后，又批上啦。

乙　会计科怎么批的呀？

甲　这么批的：科目流用不合式，没有预算不开支，为了支持这创造，决定大权是厂长室。

乙　这又转到厂长室！？

甲　没有！转到医务所去了！

乙　怎么转到医务所去了呢？

甲　您不知道，正赶上会计科月末批预算，这位同志批完我这图样以后，放在桌子上，又批医务所的预算，批完了把这分预算就放到我这图样上啦。这位同志把这两分材料用大头针一别……送到医务所去啦。

乙　这好办哪！给厂长送去不就完了吗？

甲　那不就好办了吗！医务所长一看，嘿！真新鲜，批预算还带画图的，我也批。

乙　他也批！？

甲　是呀。

乙　他怎么批的呀？

甲　这么批的：要来治病先检查，一纸图样算个啥，原来本是转厂长，为啥把它往这拿？

乙　本来不应该嘛！

甲　这才转到厂长室，厂长同志一看，很不满意，这么重要一个合理化建议给压了二个多月，会计科也太教条啦！

乙　应当批评。

甲　是呀，于是厂长批道：会计不该死教条，创造为何受阻挠，试作基金可支付，研究成功速回报。批到材料科备料。

乙　这回问题可解决了。

甲　到了材料科又研究一星期。

乙　又研究一星期？

甲　研究完了以后批上啦：采买人员一齐忙，急速置料莫彷徨，各种材料都具备，制造交给制造厂。

乙　又转到制造厂。

甲　制造厂的工友同志真帮忙，特别支持，两天的功夫就把这节油器作出来啦。

乙　工友同志真帮忙，这回该试验了吧？

甲　您问这试验哪？试验这天可热闹啦，我们厂子的党、政、工、团负责同志，各个车间、各个小组，全体汽车司机、助手、修理工，全都参加啦。

乙　这么重要的试验，谁都愿意看。

甲　眼看人来齐啦。

乙　开始试验？

甲　还缺一个人没到。

乙　谁没到？

甲　我没到。

乙　您干什么去啦？

甲　您不知道，试验节油器就得有汽车呀，可是咱不能用生产车呀！

乙　对，不能影响生产！

甲　用我们管理部门的卡车。

乙　这对。

甲　总务科把车是派来啦。没汽油。

乙　那好办哪，到总务科要不就行了吗？

甲　我到总务科以后，总务科长马上写条子，交给通信员就奔油库去啦。

乙　这，全厂等的受得了吗？

甲　等了一个来小时，就看通信员同志汗流满面的跑回来啦。

乙　汽油拿来没有？

甲　拿来啦，

乙　这回该试验啦？

甲　还不行！

乙　为什么？

甲　汽油太少啦。

乙　这位通信员同志！多拿点，使不了不会剩下吗？

甲　是呀！我向通信员同志说这油太少啦，不够用。通信员同志由兜里掏出个条子，我一看是总务科长批的。

乙　怎么批的？

甲　这么批的：没有汽油试不成，通信员赶快去执行；节约原则要掌握，批准汽油一小瓶。

乙　这简直是耽误事！到底试验没有哇？

甲　我一生气，你们各科全批啦，我也批！

乙　您也批？

甲　我也批！

乙　您怎么批的呀？

甲　我这么批的：官僚主义坏处多，

乙　坏处太大啦！

甲　发明创造科推科；

乙　太不负责啦。

甲　您要问我这发明创造哇……

乙　试验成功！

甲　不！“改日再说”！

百 货 应 百 客

（对口相声）

孔令保

甲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规律性。

乙　不错。

甲　吃饭也有规律。

乙　吃饭有什么规律？

甲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张嘴后扒拉饭。

乙　废话！要先扒拉饭后张嘴，全撒了！

甲　还是呀！就是穿衣服，也有规律。

乙　穿衣服有什么规律？

甲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穿背心，后穿衬衣，然后再穿外衣。

乙　这也算规律？

甲　假如您不按这规律办事，先穿外衣，后穿衬衣，末了把背心套上，到大街上蹓一圈儿……

乙　我……我精神病啊！

甲　还是呀，违反规律就出洋相。

乙　看来您还真有点研究。

甲　我最近正在研究我们农村供销社的工作规律。

乙　您在供销社担任什么职务？

甲　采购员。

乙　您这工作不错。

甲　不错？摸不清规律就出事儿。

乙　出什么事了？

甲　春天进了一批鞋，压根卖不出去。

乙　什么鞋？

甲　皮鞋。

乙　皮鞋是畅销品哪，哪能没人要呢。

甲　我也纳闷儿呀！

乙　一定是鞋的样式不好。

甲　好。

乙　要么，质量不高。

甲　高！高的多呢！光后跟就二寸八！

乙　啊？高跟皮鞋呀！

甲　你反对穿高跟皮鞋？

乙　我反对那个干嘛！

甲　不反对干嘛大惊小怪的？

乙　我的意思是干农活穿那个不适合。

甲　怎么不适合？摆上柜台那天，还真来了买主了，是个女社员："同志，买双鞋。"我从货架上摸出一双来。"您瞧这双怎么样？"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位女社员一瞧……

乙　相中了？

甲　"喲，俺可不要这个！"

乙　没相中。

甲　"同志，您瞧这鞋多棒，上等牛皮……您说有啥毛病吧？"

乙　是呀。

甲　"毛病倒没有，不过，我们整天在稻田地干活，插秧，

挑秧子，总得跑稻池埂子，我们这脚脖子受得了嘛”！

乙　是受不了。

甲　“不过，您一边挑秧子，一边学着跳芭蕾舞，可就甭翘脚了！”

乙　咳！有在池埂子上跳芭蕾舞的嘛！

甲　怎么宣传，人家也不买。

乙　没法买。

甲　我一瞧人家不感兴趣，关于高跟鞋的两大特点、三大优点，我都没敢宣传。

乙　还有这么多优点、特点？哪两大特点？

甲　晴天不晒脚面子，雨天不湿脚后跟。

乙　就这特点？那三大优点呢？

甲　穿到脚上长个头，出勤收工当排头，专门锻炼脚趾头！

乙　这些优点在农村不适用。

甲　从那以后，接受一条教训，总结出一条规律。

乙　什么规律？

甲　根据群众需要有计划的供应。做到调查走在季节前，进货进到需要前。

乙　怎么个调查走在季节前呢？

甲　冬天做春天的调查，春天做夏天的调查，夏天做秋天的调查，秋天做冬天的调查，这就走到季节之前了。

乙　如果不走在季节之前呢？

甲　那就违反规律了。比如，人家生产队昨天挂锄，你今天去调查：“队长同志，你们今年需要多少锄钩子，锄板子？……”

乙　我给你一锄杠！

甲　还是呀！调查走到季节后了，有误农时，违反规律了。

乙　什么叫进货进到需要前呢？

甲　比如说，伏天到了，你挑着货担子，把背心裤衩凉草帽送到农村去，就大受欢迎，因为你送到需要之前了。

乙　如果不送到需要之前呢？

甲　那又违反规律了，大热天儿，你挑着棉猴、皮裤、狗皮帽子，老毡疙瘩，给送去了："同志，你们谁想发汗"？

乙　发汗哪！我们这儿伤寒病早绝根了！

甲　还是呀！人家不高兴。因此说进货要进到需要前。

乙　这倒是一条规律。

甲　打那以后，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大队到小队，按季节进行调查，做到了挨家挨户，心中有数。那真是肥田粉落到地块上，杀虫药落到地片上，塑料布落到苗床上，插秧靴落到脚丫上……

乙　什么叫落到脚丫上，落到脚板上！

甲　您瞧，谁光长脚板不长脚丫？

乙　那成片镐了。

甲　还是呀！插秧靴落到脚丫上。

乙　真能对付。

甲　不信你打开我那帐本看看，那真是宗宗有安排，样样有落实，比如说：手套落到手头上，草帽落到人头上，灯泡落到灯头上，炕席落到炕头上，镐把落到镐头上，锹把落到锹头上，千斤落到犁头上，笼头落到猪头上……

乙　等等，有猪戴笼头的吗？

甲　笼头落到驴头上。

乙　差点叫你蒙过去。

甲　打那以后，我根据农村的生产规律，做到了有计划的进货。你需要什么只管去买，保证使你满意。

乙　那太好了！

甲　您在队里担任什么工作？

乙　老板兼犁把。

甲　那你只管去，我全进了。有大耳铧子，小犁碗子，耔耙芯子，大鞭杆子，您随便挑。

乙　我们正修水库。

甲　那你只管去。有胶皮轱辘推车箱，扁担绳子大抬筐，你随便选。

乙　我想买点家庭用具。

甲　那您只管去。有大嘴坛子二地缸，铁酱帽子水筲帮，您随便挑。

乙　我们家屋里还想添几样东西。

甲　那您只管去。有烟袋杆子，扒皮铲子，扫炕笤帚，猫尾巴掸子……

乙　等等，有卖猫尾巴掸子的吗？

甲　啊，对，狗尾巴掸子。

乙　唬人哪！

甲　货品太全，记窜皮儿了。

乙　我们厨房还缺几样东西。

甲　那你只管去。有抢锅刀子，长把勺子，插菜板子，黄瓜挠子……

乙　……

甲　还有切菜墩子，擀面轴子、笼屉布子，刷帚头子！……

乙　啊？你们那儿还卖刷帚头子？

甲　买回去"顶架"使，早晚也得成刷帚头子。

乙　真有说的！

甲　您说这货全不全？

乙　是全。

甲　不全那还叫采购员哪！

乙　说您胖还喘上了。

甲　说实在的，也不能说样样都全。有些滞销商品，农民不需要，我就很少进货。比如说，沙发转椅写字台，樟木箱子穿衣柜，过膝袜子高跟鞋，呢子大衣鸭绒被，我就不进。就是进，也不多进。

乙　这货不好卖？

甲　比如说沙发转椅写字台，一般都是大机关，大厂矿用的多。农村用的就少。你看哪家社员屋里摆着沙发转椅写字台了？你看哪位社员早晨起来烟袋锅子一磕，“到点了，我现在开始办公！”

乙　庄稼人有整天坐屋办公的吗？

甲　你看哪家社员，吃完早饭筷子一撂：“老伴儿，把呢子大衣给我，我今个起猪圈！”

乙　没听说有穿呢子大衣起猪圈的。

甲　你看哪位女社员早晨起来对着穿衣镜一照，穿上过膝袜子，蹬上高跟鞋：“妈，我走了！”“干嘛去？”“我踩格子去！”

乙　有穿高跟鞋踩格子的吗？

甲　不对路。

乙　没那个穿法。

甲　贫下中农生活改善了，不是说买不起呢子大衣、高跟皮鞋，说明它不适用。

乙　唉，你别说不适用，我看还有点用处。

甲　有什么用处？

乙　种扎眼黄豆就省着用扎眼器了。

甲　多新鲜哪！一步两眼，一垧地能种几个粒呀！

乙　收成要差点。

甲　差点？连籽也弄不回来。

乙　看来穿高跟鞋下地是不行。

甲　一个供销社经营什么商品，要根据群众需要。

乙　这个认识有高度。

甲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改变服务作风，又增加许多新的服务项目。

乙　有什么项目？

甲　缺啥少啥你只管去，我们是百货应百客，准保叫您称心而去，满意而归。

乙　那好，我明天就去，一来参观，二来买货。

甲　您想买点什么？

乙　是呀，我到底买点啥好呢？

甲　比如说，您准备结婚……

乙　我……

甲　想买一个枕头。

乙　我结婚就买一个枕头？

甲　一般情况下都是买两对儿。你们家原来不是有三个吗？买一个就够了。

乙　（向众）嘿！他倒了解情况。

甲　你只管去，枕头拆对儿卖。

乙　枕头拆对儿卖？这倒也方便。

甲　比如说您家来一位客人，您陪他吃饭，缺一双筷子。

乙　我们家就一双筷子？

甲　您只管去，筷子可以拆扎卖。

乙　唉，这也倒方便。

甲　比如说您想给客人包包子做馒头，拧花卷，蒸烧麦……

乙　我们家成饭馆子了！

甲　您一边陪客人，一边看锅，水添少了，锅烧干了，笼屜烧了一节。

乙　我够麻痹了。

甲　那不要紧，笼屜可以拆套卖。

乙　这也倒方便。

甲　您到我们哪儿买货，方便的事多着呢！那扁担安钩卖；抬筐拴绳卖；镐头安把卖；镰刀磨快了卖；信纸单张卖；图钉单个卖；腿带单根卖 棉布论寸卖 眼药成吨卖……

乙　啊？有成吨买眼药的嘛！

甲　眼药论分卖。

乙　这还是句话。

甲　总之，能论斤的论斤，能论分的论分，能单崩的单崩，能拆对儿的拆对儿！

乙　我想买点东西。

甲　您只管说话。

乙　怕您没有。

甲　我那货最全，想买什么吧？

乙　我想买个拆对儿的。

甲　没问题！

乙　我怕你不同意拆。

甲　可以拆！

乙　你说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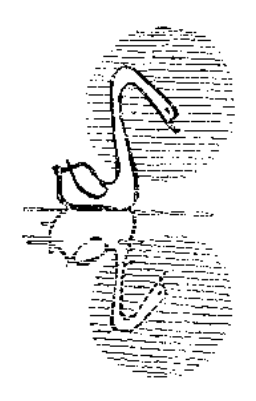
甲　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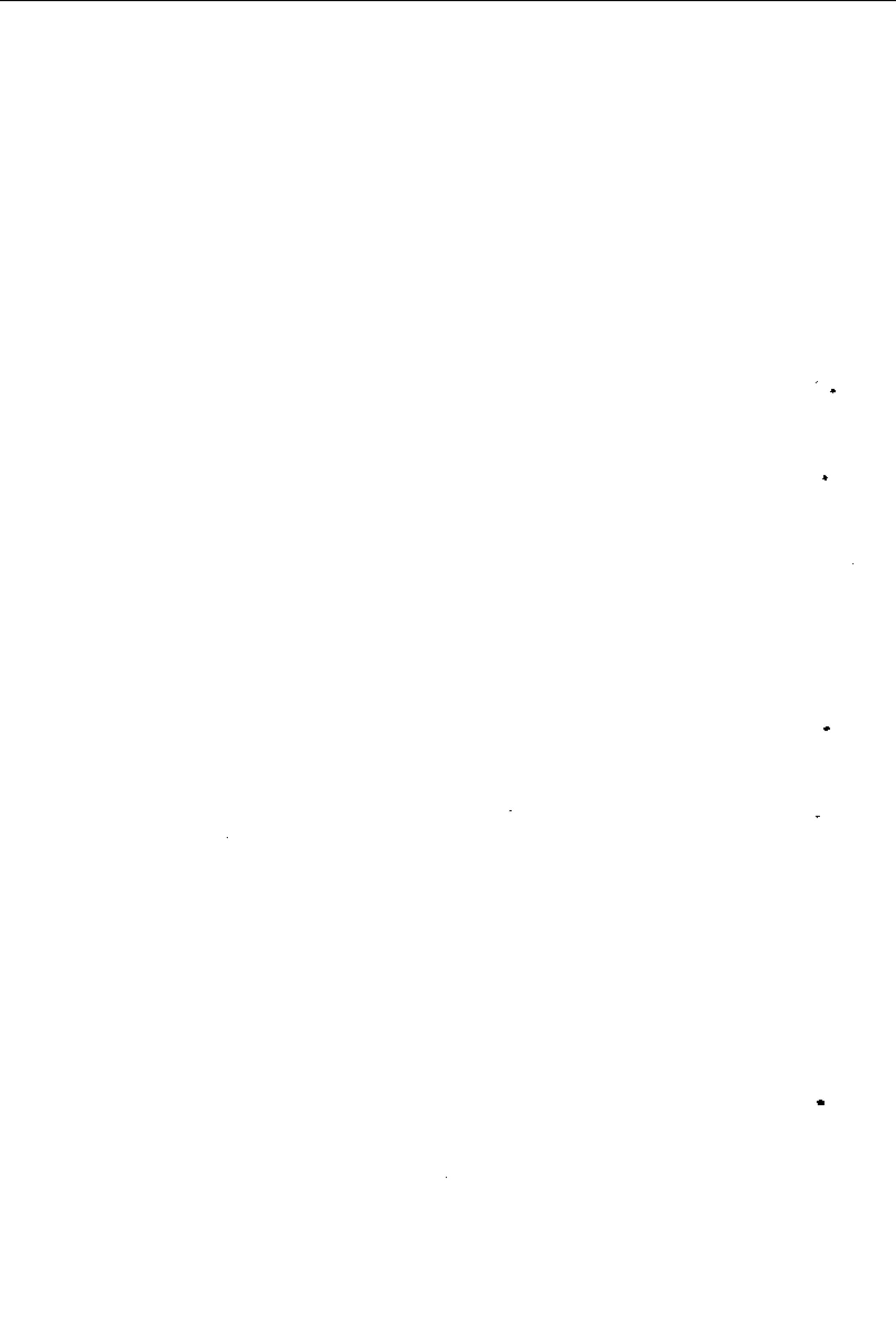
乙　把你那眼镜掰给我半拉？

甲　唉！有买半拉眼镜的嘛！



黑龙江省作品





崇 高 的 爱 情

（对口相声）

张学彦　原建帮

甲　今天咱俩给大家说段相声。

乙　咱俩可老没见啦。

甲　谁说的？昨晚我还看见你啦！

乙　在哪儿？

甲　哈尔滨影剧院。

乙　你怎么没言语啊？

甲　因为你身旁还坐着一位梳着俩大辫的女同志，我没好意思吱声。

乙　噢，那是我的“拉菲克”。

甲　谁？

乙　“拉菲克”。

甲　“拉菲克”？

乙　啊！就是那个……她。（不好意思）

甲　你就说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乙　对！是我女朋友。

甲　那干嘛还“拉菲克”？

乙　当着这么多观众说我有女朋友啦，那多不好意思。

甲　咳！这有什么呢！处朋友，找对象这是每个人生活道路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乙　对。
甲　看来您正在处朋友？
乙　业务不熟，还望多加指教。
甲　处多长时间啦？
乙　一年多。
甲　感情怎么样？
乙　很好。
甲　家里也都同意？
乙　全没意见。
甲　打算什么时候黄啊？
乙　打算过年……嗳，有你这么说话吗？
甲　黄不了？
乙　我们俩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感情深厚，情投意合。我爱她，她爱我，就我个人认为黄不了。
甲　这么说你们俩的爱情是真挚的。
乙　对！
甲　崇高的。
乙　哎！
甲　永恒的。
乙　当然啦！
甲　原子弹也吓不倒的？！
乙　那当……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甲　等你们结婚时候，可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乙　一定请你吃喜糖。
甲　不光吃喜糖，我得去主持婚礼。
乙　你主持婚礼能行吗？
甲　行！最近人家还封我一个新官衔。

乙　什么官衔？

甲　“光棍委员会临时代理秘书长”。

乙　没听说过。有这组织吗？

甲　也不是什么组织，凡是青年人结婚，都请我主持婚礼。

乙　你这官还挺有群众威信。

甲　不过我可不打算长期当这“光棍委员会秘书长”。

乙　怎么呢？

甲　那我这辈子就甭结婚啦！

乙　可也是。

甲　由于我经常参加婚礼，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有个别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选择什么样的爱人，谈恋爱不叫谈恋爱——

乙　那叫……

甲　谈乱爱。

乙　乱爱？

甲　对！找对象不看对方思想如何，人是否老实，作风正派不正派。

乙　那看什么？

甲　漂不漂亮？

乙　爱容貌。

甲　当官不当官？

乙　爱地位。

甲　工资多不多？

乙　爱金钱。

甲　老丈母娘老不老？

乙　这也算一条！是够乱爱的啦。

甲　所以是“有钱有物是夫妻，没钱没物两分离”。

乙　这是不正确的恋爱观。

甲　就是呀。真正的爱情是与伟大的革命事业连在一起的。

乙　对！

甲　您就拿我们科研所的王大为和梁欣的恋爱过程来说，就很说明问题。

乙　他们俩是干什么的？

甲　都是技术员。大王憨厚老实，小梁作风正派；大王勇于发明创造，小梁刻苦钻研技术。两人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特别是在“四害”横行那咱，两人顶邪风，战恶浪，研制成功了好几种科研项目。因此两人就慢慢地建立了革命友情。

乙　好。这是爱情的基础。

甲　他两人是搞试验偷着搞，画图纸两人偷着画，算数据两人偷着算，谈恋爱两个人是偷着谈啊！

乙　谈恋爱是正大光明的事，干么偷着谈啊？

甲　在那个时候谁谈恋爱，就说谁低级下流。

乙　真是岂有此理。

甲　爱情的书不让看，爱情的电影不让演。

乙　对！

甲　您看那电影《五朵金花》多好哇，反映了阿鹏和金花真挚的爱情，可“四人帮”楞给阿鹏扣了一顶帽子。

乙　什么帽子？

甲　“对象迷”。

乙　象话吗？

甲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描写了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纯真友情。

乙 是啊。

甲 可当阿米尔找到了古兰丹姆，杨排长高兴地喊了一声："阿米尔，冲！""四人帮"却说阿米尔是……

乙 什么呀？

甲 耍流氓。

乙 纯粹是胡说八道！

甲 那次我看了一部电影，当影片放映到一对男女青年谈心的时候，突然银幕上出现了五个大黑手指头。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紧接着广播喇叭响了："观众同志们请注意，首长有指示，这里要挡一挡。"

乙 好吗，给挡上了。

甲 所以那个时候大王和小梁谈恋爱也得偷着谈。

乙 连搞对象都没自由。

甲 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他们俩才算正式谈上恋爱了。

乙 这回可好啦。

甲 好是好哇，可没想到大王提出了要和小梁黄。

乙 那可能是大王又爱上别的姑娘啦！

甲 人家大王象你呀？今天看中这个，明天爱上那个，说谈就谈，说崩就崩，说处就处，说蹬就蹬。

乙 谁呀……那兴许是小梁变心了。

甲 人家小梁象你呀？搞对象，撒大网，全面选拔，重点培养。

乙 这哪儿的事！……那大概是他俩闹矛盾了。

甲 人家俩象你们呀？好时候搂脖抱腰，又拉又拽，不好的时候撸胳膊伸腿，又打又踹。

乙　是我吗？……那是什么原因。

甲　是这么回事。在一次试验中，突然发生意外，王大为为了保护科研仪器，抢救阶级兄弟，眼睛受了严重的外伤，医治无效，不幸双目失明。

乙　哎哟，眼睛瞎了。

甲　大王为了不连累小梁，就主动提出来要和小梁黄。

乙　噢，是这样。

甲　你说怎么办？

乙　既然大王先提出来了，那黄就黄吧！

甲　黄？大王和小梁几年的感情让你一句话就给吹了？

乙　不能黄。

甲　不黄？小梁那么漂亮的姑娘找一个盲人你不笑话吗？

乙　还得黄。

甲　黄？感情上你能受得了吗？道德上你能讲得通吗？

乙　不黄。

甲　今后的家务事你给料理？

乙　黄？不黄……我也不知道黄不黄。

甲　当时小梁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乙　是得好好考虑考虑。

甲　左邻右舍议论纷纷。

乙　都有什么议论？

甲　（进人物）"她二婶呀，听说梁欣她女婿眼睛瞎了。""可不是咋的，她大妈呀，你说能黄不能黄？""我看悬哪，就凭梁欣那姑娘长得那么漂亮还能找个瞎子？""那也不一定，现在青年人可都讲什正确恋爱观。""什么观不观的？你没听人家说吗，找对象要找父亲当官的，母亲能干的，对象好看的，还要提干的。她能找个啥也

看不见的？”

乙　唉。

甲　“她大妈，我看梁欣可不是这样人。”“她二婶，你别不信，我敢跟你打赌，他俩要成了，”

乙　怎么呢？

甲　“我让你弹我十个脑瓜崩。”

乙　嗨，俩老太太挺风趣。

甲　街房邻居议论纷纷，她姐姐也出谋划策。

乙　她姐姐什么意见？

甲　“好妹妹，大王那人确实不错，又能干，又实在，虽然大王主动提出要黄，你说什么也得和他——”

乙　白头到老。

甲　“马上拉倒。”

乙　叫黄啊。

甲　“处朋友哪有不黄的，处朋友处朋友，就是要多处理几个。”

乙　什么叫处理呀！

甲　“在这方面我就非常后悔，想当初，我就处得太少啦。”

乙　你处几个？

甲　“不多，才一个排。”

乙　还少哇！

甲　“明天我给你介绍一个，保证让你满意。”

乙　介绍了吗？

甲　第二天就领来了。

乙　还真来了，这人怎么样？

甲　我给你学学你就知道了。

乙　学学。

甲　（进人物）“梁欣同志，你好！你大概还不认识我吧。”

乙　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甲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姓樊，叫樊仁。”

乙　听这动静，是够烦人的啦。

甲　“我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我说出的话却非常悦耳动听。”

乙　是啊？

甲　“当我听到你原来的朋友双目失明，我十二分替他祝贺，在此之际，请允许我向他表示亲切的哀悼。”

乙　啊？

甲　“一个人要是没了双眼，谁还会爱他呢？您别看我眼睛小点，但还是同同（炯炯）有神。”

乙　那叫炯炯有神。

甲　“我不仅有神，家里还有房，我爸爸有权，我妈妈有钱，我有员。”

乙　什么员？

甲　“首先说我长得象演员。你看我五官端正，眉清目秀，鼻正口方，浑身上下除了肚脐儿以外没一点疤瘌。”

乙　嗬！

甲　“而且我还会唱歌，不信我给你唱一首：（唱《流浪者》插曲）‘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乙　行啦，别唱了。

甲　当时把小梁气坏了：“樊仁同志，你不要再说了，你是中了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流毒，摆错了爱情的位置，你这样下去，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爱情！”

乙　说得好！

甲　樊仁一听：“哼，你说什么？就凭我这长相，我家的条

件，要想找个好姑娘，那还不是稳坐钩（钓）鱼船呀。”

乙 钩（钓）鱼船哪。

甲 没等樊仁再往下说，小梁推门而走，来到医院。

乙 看大王去啦。

甲 在医院对大王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乙 他俩当时怎么谈的，你给学学。

甲 学学可以，不过我一个人也谈不出感情来。

乙 那我可以给你帮个忙啊。

甲 那好，你扮演一下大王，我学小梁。

乙 好！开始吧。

甲 （进人物）“大王……”

乙 “小梁……”

甲 ……你扑过来干嘛呀？

乙 你不是喊我呢吗？

甲 你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

乙 我把这茬给忘了。

甲 重来吧。“大王……”

乙 “小梁。”

甲 “你提出的请求，我考虑过了，虽然你现在双目失明，但我爱你的心没有变。”

乙 “小梁，我已双目失明，将来会给你增加负担，还是我自己生活吧。”

甲 “大王，我愿意做你的终生伴侣。”

乙 “不行。婚后会给你带来更多痛苦，首先说我不能走路……”

甲 “上下班，我来把你搀扶。”

乙　“我自己不能看书。”
甲　“报刊、杂志我来阅读。”
乙　“我自己不能做饭。”
甲　“每日三餐我来下厨。”
乙　“我不能……”
甲　“你不能干的事我都能给你做到！”
乙　“小梁，你真心的爱我？”
甲　“我是真心的爱你，你想想，我要是爱你的容貌，你已双目失明；要是爱你钱财，你我工资一样；要是爱你地位，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金钱地位我不爱，我是爱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永攀高峰的革命精神。”
乙　“小梁你……”
甲　“大王，你放心吧，我过去爱你，现在爱你，将来爱你，永远爱你……”
乙　“我也爱你！”
甲　你喊什么呀？
乙　我太激动了。
甲　是啊，当时大王感动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乙　大王怎么说的？
甲　“小梁，我虽然已经双目失明，但我心脏还在跳动，我虽失去了双眼，但我还有双手，我要用我勤劳的双手，为实现‘四化’，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乙　真是崇高的爱情。
甲　告诉您哪，前些日子俩人举行了结婚典礼。
乙　这可是件大喜事！
甲　结婚那天，两人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容满面，左邻右舍男女老少，也都来向他们贺喜！

乙　这可是个不平凡的婚礼。

甲　婚礼由我主持。

乙　你是“光棍委员会秘书长”吗！

甲　别提这茬啦。

乙　你怎么主持的？

甲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们，尊敬的如花似锦的姑娘们。”

乙　他还真有词，

甲　“在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王大为和梁欣谱写出又一曲新美如画的真挚的爱情之歌，从今天开始，他们两个人就成了真正的……”

乙　什么哪？

甲　“两口子啦。”

乙　这词也有哇。

甲　我刚说到这，就听到会场上响起热烈掌声，紧接着就听“梆！梆！梆……”

乙　谁敲门呢？

甲　哪儿呀，打赌那俩老太太弹脑瓜崩呢！

乙　好么！

节　约　用　水

（对口相声）

周　深

甲　这场咱们给大家说一回……

乙　说什么呢？

甲　以节约用水为题，说几段绕口令。

乙　怎么说？

甲　我说您学呀？

乙　我学。

甲　哎，现在开始。

乙　行！

甲　说："宣传节约用水，必须跑腿用嘴，您不跑腿用嘴，就宣传不好节约用水"。

乙　完啦？

甲　啊。

乙　这都什么哪，水腿嘴，嘴腿水的。

甲　好嘛，这位没听清楚，宣传节约用水必须得到用户哪儿去，跑腿用嘴，不到用户那去就不能宣传节约用水。

乙　就这个也拿着当绕口令来唬我们哪？！

甲　什么叫唬哇？您能不能学上来吧？

乙　干嘛学呀！您听咱给您对上一段。

甲 对上一段?!

乙 不就是节约自来水吗？您听着，说喝凉水冰嘴，喝热水烫嘴，我们大家都喝那不凉不热的温水，您瞧那该多"得"。

甲 什么叫"得"呀？

乙 "得"就是好的意思，节约用水也得从一滴一点作起，您想啊，你喝凉水，我们刚从井里抽出来您一喝冰牙，"哗"倒扔啦，您喝热水，水刚烧开您一喝烫嘴"哗"倒扔啦，您把它晾成不凉不热的温水，然后一喝那该多"得"。

甲 是"得"！好嘛，您得跟我说一样的，我怎么说您怎么学。

乙 您怎么说我怎么学，您说那长的，说那绕嘴的，说那有意思的。

甲 好，您再听这个："说我们厂子有六十六栋红六楼，楼里有六百六十个楼内厕所有手拉水箱浮子球，由于人们不知水箱里有浮子球使劲拽拉手，拽漏六十六栋红六楼的六百六十个浮子球，弄的球漏水流流满楼！这一下急坏了六十六栋红六楼六号楼六楼退休工人老刘头，他用六十六天修好六十六栋红六楼的六百六十个浮子球，工会奖给六个大篮球，大家都夸红六楼六号楼老刘头没退休"。

乙 噢！这个有意思，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六十六栋红六楼六号楼的老刘头。

甲 这个谁都知道，该您学啦。

乙 听着，说我们厂子有六十六栋红六楼，我们都在楼内厕所打篮球……。

甲 啊？！行啦，跑厕所打篮球去啦？

乙 那厕所那来的球哇？

甲 水箱里有浮子球，为什么水箱里装满水它就不流了呢，那就是浮子球起的作用。

乙 我明白啦，您听着："说我们厂子有六十六栋红六楼，楼里有六百六十个楼内厕所水不流，不漏水，水不流，大家都夸老刘头，节约用水他带头，我也去请老刘头，最好搬到我们那个楼……"

甲 哎……搬你们那楼干嘛？

乙 修水龙头。

甲 您省事儿啦！您这么学不行，得按照我说的那样学。

乙 你以为我学不上来呀，厕所跑水大家知道就行啦，您说那有故事内容，有情节的……

甲 好！您听这段，我们家的事。

乙 把你们家的事也编成绕口令啦？太好啦，我就喜欢这样的，来，别客气，给我们大家说说。

甲 "说我的女儿叫小花儿，小花的奶奶是我的妈……"

乙 哎哎哎，这有意思啊！他这么说话也不嫌费事……噢，对啦您在说绕口令，您说吧。

甲 你别打岔好不好："说我的女儿叫小花，小花她奶奶是我的妈，小花祸害水管子唏哩哗啦，我妈不管她，一天小花去洗香瓜，手扳水门返扭不撒，只听劈里叭啦水管子放了'哧花'，'哧'跑了小花手里的香瓜，吓的我妈要打小花，小花跑着撵香瓜，我妈追着打小花。"

乙 嘿，这个更有意思。我说水龙头那么小别让小孩乱祸害。

甲 这是我们家过去的事儿，现在水龙头保护的非常好，让你学。

乙 这个有情节，太好学啦，您听着咱一口气学完。"说我

的女儿叫香瓜……”。

甲 行啦！我的女儿要叫香瓜我就成了老西瓜啦！

乙 你说清楚了。

甲 谁没说清楚？是你说错啦！

乙 小花儿，香瓜儿，这儿是差点，你把她肯定下来，你女儿到底叫什么？

甲 香瓜！嗐，你把我都弄糊涂啦，我女儿叫小花，有叫香瓜的吗？！

乙 “说我的女儿叫小花，小花她奶奶是我的妈……哎小花她奶奶不是我妈，是我大婶儿，咱们邻居住着，可别弄错了”。

甲 不对！小花她奶奶不是你妈，是我大婶儿。嗐！我也错啦。

乙 您别着急，说准了。

甲 小花她奶奶是我妈，不是你妈，你忙什么？！

乙 谁忙啦！

甲 小花儿奶奶是我妈，也是你大婶儿。

乙 这不还是一回事吗？

甲 你学我，我怎么说你怎么学！

乙 您听着“说我的女儿叫小花儿，小花她奶奶是我的妈，小花祸害水管子唏哩哗啦，我妈看见没管她，一天小花去洗地瓜……”

甲 香瓜！

乙 香瓜地瓜都得洗，不洗不讲卫生。

甲 那也得洗香瓜。

乙 “一天小花去洗香瓜，手扳水门返扭不撒，只听劈嚓叭嚓，水管子放了炮……”

甲 什么叫放炮？那叫放了“哧花”。

乙 “哧花”和放炮差不多。

甲 那也得放“哧花”。

乙 “放了‘哧花’，“哧”跑了小花手里的香瓜，吓的我妈要打小花，小花跑着撵香瓜，我妈追着打小花”。

甲 瞧这个费劲，差点没憋回去！

乙 小孩玩水管子不安全，大人得教育他们，今后注意就算了，你呀最好说点，设备爱护，管道保温哪……

甲 哎！

乙 你吓我一跳！什么毛病？

甲 管道保温的咱真有。

乙 这得说说。

甲 咱们还是讲明白喽，你要学不上来怎么办？

乙 我学不上来，两张电影票……

甲 怎么样？

乙 您请客！

甲 哎……啊？！

乙 不，我学不上来两张电影票我请客。

甲 这还差不多。您听着：“说我们家安装上自来水管子，紧靠外屋门坎子，为了怕冻坏自来水管子，我把管子外面包了一层破毯子，没小心叫小兰子把风门子弄了个窟窿眼子，一宿就冻坏了自来水管子，我一手拿起铲子，一手拿起剪子，用铲子去铲周围净冰的管子，用剪子去剪包在管子外面的破毯子，结果是砍坏了铲子别坏了剪子。”

乙 嘿，这段更有意思！我说，到零度以下，必须保护好管道。

甲 我保护啦！没告诉你吗？都包上破子毯了嘛！

乙 噢，这段让我说？

甲　废话，你就来吧！

乙　"说，你们家安装上自来水管子，为啥紧靠着外屋门坎子？！"

甲　原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乙　既然靠着门坎子，你就应该保护好自来水管子。

甲　我保护啦。

乙　保护啦，为什么叫你们小兰子把房门子弄个窟窿眼子？

甲　她……

乙　把房门子弄个窟窿眼子能不冻两半自来水管子吗？

甲　……

乙　你让大家说说你这是安的啥心眼子？！

甲　我没心眼子！

谈　科　学

（对口相声）

王润生

甲　人人都应当学点儿科学知识。

乙　对。拿我来说吧，就学得非常出色，可以说是：成就卓著，知识渊博；胜过蔡伦，盖过华佗；压倒祖冲之，"闭"倒黄道婆；气死鲁班、张衡、李时珍，吓死毕升、沈括、徐霞客……

甲　我看你把天吹破！你可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

乙　这话怎么讲？

甲　好大的个脸！

乙　我脸够小的了，你还嫌大？

甲　告诉你，人家张衡、祖冲之那些人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

乙　噢，你寻思我是无名小卒？告诉你，我是科坛上名震古今中外、号称盖世无双的——

甲　专家？

乙　科盲。

甲　咳，闹了半天是个科盲啊。

乙　谁是科盲？

甲　你呗。

乙　这是谁腆着个大脸埋汰我呢？

甲　你刚才自己说的。

乙　我？我说我是科王。

甲　科王？

乙　科王者，科学大王也。

甲　有没有小王、小二、A、K、Q、J 啊？

乙　噢，拿我当扑克牌啦！我不是科王，我是科皇。

甲　科皇？

乙　科皇者，科学皇后也。

甲　得了得了，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听说皇后是男的，不愧"名震古今中外、名称盖世无双"也！

乙　我不是科皇，我是科梁。

甲　科梁？

乙　科梁者，科学大梁也。

甲　大梁？有没有柱子啊？

乙　我不是科梁，我是科、科、科……

甲　你是磕巴。

乙　我不是磕巴，我是科、科……

甲　蝌蚪。

乙　对，我是蝌蚪。啊？！我成了蛤蟆骨朵儿啦！

甲　这就不错了。鼓足干劲快点儿长吧，不久的将来，你就会成为一只癞蛤蟆。

乙　啊？我不咬人个厌人啊！

甲　你还有点儿自知之明。

乙　其实，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给我什么尊称、美称，我都不在意，我有内秀。

甲　噢，你有内秀？

乙　当然了。不信你看看，你的唾沫和我的唾沫在成份上就大不相同。

甲　那有啥不同？

乙　（吐唾沫）你看看我这唾沫，你再看看你那唾沫。

甲　（吐唾沫）这不都是唾沫吗？

乙　你是搞艺术的，你那唾沫里都是艺术细胞；我是搞科学的，我这唾沫里都是科学细胞。

甲　没看出来。

乙　你没有科学细胞，你能看出来吗？

甲　这么谈太抽象，咱们谈点儿具体的吧。

乙　好。你是谈天上的日月星辰？你是谈陆上飞禽走兽？你是谈海里的珍珠奇宝？我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甲　那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乙　不必客气，你我何言请教二字，我只是开导开导你罢了。

甲　这可真是：老虎不在家——吹个暴（豹）！

乙　咱可先说下，有骆驼不……说牛，咱们往大的上边摸，

别整些小问题，谈起来没意思！

甲　好。你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乙　哎呀，区区小题，何足一问？你读的书是太少太少啦！

甲　所以才向你请教。

乙　念你态度诚恳、怜你学识浅薄，告诉你吧，记住：外国有一位著名诗人，他有两句诗，就是你提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甲　哪两句诗？

乙　听着，记住。（朗诵）天上有星星千万颗，我却没有一个老婆……

甲　啊？！

乙　回答得多么准确、多么清楚。

甲　你这是文学，不是科学。

乙　文学、科学不都得学吗？你还不虚心学！那好，你说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甲　我问你呢！你让我说？

乙　我都说了，可你说我这是文学，那我听听你那科学的！

甲　我说就我说吧。天上的星星，按区域分成八十八个星座；按亮度划分等级：1等星、2等星、3等星、4等星、5等星，肉眼能看到最暗的星是6等星。如果比1等星还亮的就称为零等星，更亮的用负数表示。

乙　你说说，用眼睛能看到的星星有多少颗？

甲　亮于1等星的星一共有二十颗，2等星四十六颗，3等星一百三十四颗，4等星四百五十八颗，5等星一千四百七十六颗，6等星四千八百四十颗，加起来总共是六千九百七十四颗。

乙　咳，还不如一小锅饭粒的数目多呢！

甲　如果用望远镜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乙　用最小的望远镜能看到多少颗星？

甲　五万颗以上。

乙　用最小的天文望远镜呢？

甲　能看到十亿颗以上。

乙　嚄，真不少哇！

甲　其实，这只不过是宇宙的小小一部分而已。

乙　哦。你能不能说出一部分星星的名称啊？

甲　可以。有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牛郎星、织女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大熊星、小熊星、大犬星、猎犬星、南极星、北极星、凤凰星、孔雀星、仙女星……

乙　还有——

甲　天鹅星、天鹰星、天鹤星、天龙星、天鸽星、天燕星、天猫星、天秤星……

乙　还有——

甲　天枢星、天璇星、天玑星、天权星、玉衡星、开阳星、摇光星，这七颗星叫北斗七星，又叫勺子星……

乙　还有——

甲　阁道二、阁道三、策星、王良四、王良一，这是仙后座的五颗主要星……

甲乙　还有——

甲　还有什么星，你说吧！

乙　我说怎么的？你以为我不能说！

甲　你说吧。

乙　还有……

甲　还有啥？

乙　黑猩猩。

甲　黑星星在哪儿？

乙　动物园里。

甲　啊？动物园里的大黑猩猩啊！

乙　动物园里的大黑猩猩怎么的？你不用害怕，它关在笼子里，咬不着你。

甲　它是动物！

乙　什么动物不动物，它叫猩猩。此乃人所共知，难道你能给它改名乎？

甲　我不能。

乙　量你不敢也。

甲　行了行了。我还是向你请教请教有关陆地的问题吧。

乙　什么问题？

甲　你说说陆地上有多少种蛇？

乙　就这个问题？

甲　对。

乙　听着。记住。（朗诵）陆地上的蛇有千万种，我要搞的对象却没有影……

甲　啊？！你这是胡整！

乙　那好，你说说陆地上有多少种蛇？

甲　我问你呢！

乙　是啊，你问我，你回答，这不正好吗？

甲　这成了自问自答啦！

乙　这样岂不更有情趣？

甲　世界上的蛇有两千多种，其中毒蛇有六百多种。

乙　分布在我国有多少种呀？

甲　一百五十八种，毒蛇四十七种。

乙　哎，蛇有什么用处？

甲　蛇的用途可大啦！它是医药的宝库。毒蛇的毒液有不少

是珍贵药材的原料。你得了关节炎，就可以吃用神经毒制作的药物。

乙　我没有关节炎。

甲　你得了病需要做手术，就可以注射用神经毒制作的手术麻醉的止痛针。

乙　我干嘛做手术呢！

甲　你不做手术，你可以得心脏病、高血压病什么的，吃用心脏毒制成的各种凝血剂、缓搏剂、舒缓素。

乙　我没有心脏病，也没有高血压！

甲　噢，那你得癌症了。这心脏毒中有一种细胞毒，能有效地吞食、抑制癌细胞。

乙　我根本就没得癌症！

甲　如果把神经毒、心脏毒、细胞毒合并加工后，提取出一种抗蛇毒的血清。当你被毒蛇咬了的时候，用它来治疗，药效十分显著。

乙　我凭什么让毒蛇咬呢？

甲　如果你今天得了皮肤病，就可以把蛇肉烤干后研成粉末来治疗；如果你明天跑肚拉稀，就可以用烧焦的蛇骨来治疗；如果你后天得了红眼病，就可以用蛇胆来治疗；如果你大后天得了中耳炎、烫伤和风湿性关节炎，就可以用蛇蜕、蛇油和用蛇浸泡的酒来治疗；如果大大后天你得了痔瘘，就可以用蛇的粪便来治疗；如果大大大后天你得了……

乙　住口！你天天让我得病，我受得了吗？

甲　哎，这是拿你打个比方，来说明蛇类是医药的宝库。其实，蛇类的用处远远不止这些。

乙　还有啥？

甲　蛇类是除害的能手，它吃蚂蚁、蜗牛、蝼蛄、蝗虫、老鼠等有害的动物；人们可以利用蛇类预报地震和天气；蛇皮具有美妙的音响，可用来制造乐器；蛇肉是闻名的美味食品。

乙　用处真不少啊！

甲　弄几条放在家里养着吧！

乙　不敢呀！若把毒蛇弄到家来，那不就要命了吗！

甲　没关系，毒蛇和无毒蛇的外部特征有明显的不同，一看就能分辨出来。

乙　有什么不同？

甲　毒蛇身上的花纹比较鲜艳。

乙　无毒蛇呢？

甲　身上的花纹比较浅淡。

乙　毒蛇的脑袋？

甲　三角形。

乙　无毒蛇的脑袋？

甲　椭圆形。

乙　毒蛇的脖子？

甲　较细小。

乙　无毒蛇的脖子？

甲　不明显。

乙　毒蛇的尾巴？

甲　较短并突然变细。

乙　无毒蛇的尾巴？

甲　渐细。

乙　哦。（观察甲）你着装浅淡，椭圆形的脑袋，这是无蛇的特征；你脖子细小，这是毒蛇的特征；可是，你没有尾巴，

这又不具有蛇的特征……

甲　啊？你拿我当蛇呀！

乙　哎，打个比方嘛。

甲　行了行了，咱们还是研究研究海洋的秘密吧，

乙　对对对。我最了解大海，实不相瞒，我家就住在大海——

甲　里面。

乙　啊？那我成啥啦？

甲　你刚才说你家就住在大海——

乙　岸边。

甲　冲你说的那神秘劲儿，我还以为你家就住在大海里边呢！

乙　这是因为我太了解大海了，故而使你产生错觉。

甲　那你说说，大海里有多少种矿？

乙　你问大海里有多少种矿？

甲　是啊。

乙　听着，记住。（朗诵）大海里有千万种矿，我却没有一个对象……

甲　啊？你这对象从天空搞到陆地，又从陆地搞到海洋，还没搞好啊？

乙　哪儿那么容易啊！

甲　你别总拿那对象穷搅糊，要谈科学！

乙　那好，你就说说大海里有多少种矿吧！

甲　我说？这回得你解答！

乙　这个事是这样，我吧，科学水平虽然很高，可是呢，表达能力比较低。根据刚才的经验，你既能提出问题，又能解答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你来回答。

甲　闹了半天还是我回答？

乙　是啊，你就说说大海里有多少种矿？

甲　这么说吧，陆地上的矿藏，海底里几乎都有。
乙　有金、银、铜、铁、锡？
甲　有。
乙　有铝、锰、锌、铂、钨？
甲　有。
乙　有铀、铬、镁、钴、钒？
甲　有。
乙　有没有大名鼎鼎的金刚石？
甲　有。
乙　有没有被人誉为“核子金属”的锆？
甲　有。
乙　有没有制造超音速飞机、火箭导弹、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不可缺少的尖端金属——钛？
甲　有。
乙　有没有钱？
甲　有，没有。
乙　到底有没有？
甲　没有。
乙　我寻思海里有钱，咱去捞上点儿来花花。
甲　你想钱，钱可不想你。
乙　那海里还有啥？
甲　有锰结核。
乙　有没有胃溃疡啊？
甲　还有肠梗阻呢？
乙　海里还有肠梗阻？
甲　海里有胃溃疡吗？
乙　你刚才是不是说海里有那什么结核来的？

甲　说了，有锰结核。

乙　好，我就不信海里光有结核病而没有拱疡病？！

甲　你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告诉你，锰结核不是病，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矿产。

乙　哦，我寻思它得了结核病了呢。

甲　锰结核的外表象土豆似的，切开呢，一层一层又好象洋葱头似的。

乙　这玩艺儿有意思。

甲　锰结核含有锰、镍、铜、钴。大海里锰结核含有的这四种矿藏，比陆地的多多啦！

乙　海洋真是个大宝库啊！

甲　它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乙　哎，海底有森林吗？

甲　有。

乙　有石油吗？

甲　有。

乙　有煤吗？

甲　有。

乙　有对象吗？

甲　……有！

乙　哎呀，这下可找着啦！她家住哪里？

甲　家住龙宫，龙王的二姑娘。

乙　太好啦！

甲　告诉你，可厉害呢！

乙　我就愿意找个厉害的，她叫啥名？

甲　大鲨鱼。

乙　啊？

哎 呀 我 的 妈

（对口相声）

王 国 臣

甲 跟您打听点儿事儿。

乙 什么事儿？

甲 您……有妈吗？

乙 废话！谁没妈呀？

甲 不，我是说您妈她还活着吗？

乙 （对观众）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对甲）我爸爸去世了，可我妈还活着哪！

甲 计划什么时候死啊？

乙 计划……有作这个计划的吗？告诉你说，我妈她身体健壮、心情舒畅，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甲 噢，那您没给她老人家找个对象，把她嫁出去吗？

乙 啊？我给我妈找对象？！（压压火儿）没有！

甲 啊，那么您准备什么时候把她送到火葬场去呀？

乙 什么？（突然揪住甲）咱可得当面说清楚——我不疯不傻的，凭什么把我那活妈送到火葬场去？你出口不逊，找挨揍怎么的！

甲 不……那什么……您先别动气，听我慢慢说。我呀，正在研究一个社会问题，想跟您哪，搞点儿调查研究。

乙 有你这么搞调查研究的吗？咱调个个儿试试——你妈计

划什么时候死啊？你给你妈找到对象了吗？是不是已经把你妈送到火葬场去啦？嗯？……（见甲惶恐地陪笑，放手）哼！今天碰上我算你走运，要搁别人——

甲　怎么样？

乙　早就一脚把你“欢送”到台下去了！

甲　啊……哈哈，惭愧，惭愧。在下才疏学浅，激愤之中，不知所云，言语之间，多有冒犯，万望海涵，万望海涵！

乙　（对观众）这人大概有病！刚才说话粗得让人没法儿听，这么会儿功夫又酸溜溜地跩上了！（对甲勉强一笑）你也用不着客气，有什么话尽管说。

甲　（凑过去，和颜悦色、亲切委婉地）您……认识您的妈吗？

乙　……

甲　没听明白？我问您认不认识您妈！

乙　去！再说一句我可要“欢送”你啦！

甲　（吓一跳，瞄着乙的脚往后躲）哟，怎么了这是？

乙　怎么了？举国上下搞“四化”，各行各业争朝夕，谁有闲功夫跟你扯淡！

甲　这怎么叫扯淡呢？

乙　你让大家说说，有盼着自己的妈快点儿死的吗？

甲　有哇！我们单位就有一个。有老妈对象不好找哇，所以就盼他妈快死，还积极地为他妈的死“创造条件”。

乙　嗯？有给自己妈找对象的吗？

甲　有哇！我们单位就有一个。三十来岁了，就因为有老妈，对象说啥也不结婚，于是他就给他妈找了个主儿，上午送亲嫁的老妈，下午迎亲娶的媳妇。

乙　啊？那么有把自己的妈妈活着送到火葬场去的吗？

甲　有哇！我们单位就有一个。老妈妈双目失明、体弱多

病，屋拉屋尿。把他爱人“个应”得连月科儿里吃的奶全吐出来了！他爱人向他发出“最后通谍”——要是不把老太太处理了就马上离婚！他这么一琢磨、一比较，一狠心、一跺脚，就以看病为名把双目失明的老母亲送到火葬场去了！

乙　呀嗬！这事儿怎么都让他遇上啦？那我再问问你，有不认识自己亲妈的吗？

合　有哇！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乙　你等等吧。我说你们那是什么单位呀？

甲　劳改队。

乙　劳改队呀！……不用说，这不认识自己亲妈的也是个劳改犯吧？

甲　不，干部。

乙　干部不认妈呀？

甲　不是干部都不认妈，而是这个不认妈的他是个干部。

乙　他是作什么的？

甲　我们单位后勤部门的会计。姓甄，看过《红楼梦》没有？他就姓那个甄世隐的甄，名叫甄且得。

乙　真缺德？

甲　不，是而且的“且”，得到的“得”。不过你喊他“真缺德”他也答应。您别看这人缺德，还长得牛头马面的，可娶了个漂漂亮亮的小媳妇。此人姓贾——贾雨村的贾，名叫贾香花。

乙　假香花啊？……假“香花”那肯定是真“毒草”哇！她是搞文艺的吗？

甲　不，也在我们单位，是卫生所的护士。

乙　嘿，他们单位这人员可真够“丰富多彩”的啦！

甲 这天下午，下班时间刚到，“真缺德”就最先推着车子跟贾香花并肩走出了大门，刚要上车回家，就听背后有人喊：“那不是成功吗？成功！成功——！”

乙 这是谁在喊？喊谁呢？

甲 “真缺德”一“激凌”，回头一看，见大门旁边儿站着一个老太太，看上去有七十来岁了。她满面灰尘，衣着破旧，大夹袄外边儿套着个小棉坎肩儿，坎肩儿上的补丁，看形状有方的有圆的，看颜色有紫的有蓝的。老太太一边儿喊还一边冲他直招手儿。“真缺德”定睛仔细一看哪，小脸儿当时就白了！

乙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甲 原来呀，“真缺德”原名叫甄成功，是辽宁省的农村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盲目流入哈尔滨，一边儿卖临时工，一边儿自习功课，后来他想方设法落下了户口，考进了财会学校，毕业之后三转两调这才来到了我们单位。

乙 噢，这主儿是这么个来历。

甲 “真缺德”走近老太太，（操辽宁口音）“喂，老太太！你招呼谁呢？”老太太一听，连忙揉了揉眼睛，再仔细打量一番：“嗨，小六子啊！不认识我啦？你还是抗战胜利那年生的人，‘成功’这个大号，还是老八路张连长给你起的嘛！看看，你左腮帮子上这块疤瘌是你八岁那年掏老鸹窝叫树杈子给刮的，心疼得我哭了半宿哇！……怎么？你……（抽泣）你不认识妈啦？”

乙 噢，是“真缺德”他妈找上来了！

甲 “咋的？你是我妈？去个屁老丫子的吧！我妈早死了！说我这儿是小时晚儿淘气刮的？白（别）逗了，我这块

疤痢是……是我老婆啃的！”

乙 啊？啃的？！

甲 “就算我叫过‘成功’，你叫啥名？”“孩子啊，你姥儿家姓梅，你妈我不是叫甄梅氏么！”“我妈不叫这名儿，我妈叫‘失败’！谁不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

乙 啊？！

甲 “呀？你叫甄梅氏？甄梅氏，甄梅……你可真没事儿找事儿！”

乙 啊？这像人话嘛！

甲 这时候，不少下班的人都围过来了。“真缺德”冲大伙儿就嚷嚷开了：“这个乌漆麻黑儿的老婆子，不是个魔症就是穷疯了想讹人，你们可白(别)听她胡说八道哇！”说罢，抱起他那贾香花往自行车大梁上一放，骗腿儿上车，走了！

乙 这小子可真是缺德到家了！哎，他为什么不认他妈呀？

甲 离家二十来年，他一封信都没写过，几次改名字、挪地方，为的就是甩掉老爹老妈！跟贾香花搞对象的时候，他说他们家的人在他出生不到两小时的功夫儿就都死绝了！

乙 真不是个东西！

甲 那真缺德驮着老婆扬长而去，甄妈妈站在哪儿两眼发直，口吐白沫，一口气儿没上来就背过去了！大伙儿好不容易才把她叫过来。老太太六个孩子就活下来这么一个，二十来年没音信，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竟瞪眼不认！老伴儿也没了，今后可怎么办哪？她哭一阵儿说一阵儿，说一阵儿哭一阵儿，人们都议论纷纷，我站哪儿满腔气愤！

乙　这事儿谁都得气愤！

甲　我在想，这些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尽搞些个没人味儿的“革命”，毒化了人们的心灵，败坏了社会道德——父子对面不相逢，夫妻常常“对着干”。因为金钱和老人问题，有多少家庭闹得分崩离析、乌烟瘴气！你看——有打妈的、骂妈的、坑妈的、害妈的、还有这瞪眼不认妈的，简直是……他妈的！

乙　这种事儿真叫人寒心哪！不过，当子女的也不都是这样。

甲　废话！都这样我们国家早完了！好样儿的我也亲眼见过——就在人们围着甄妈妈骂那个不认妈的混蛋的时候，从我们单位对门儿的机械厂里，就走出来两个“拣妈的”！

乙　拣……拣妈的？！

甲　是啊。

乙　谁呀？

甲　就是那对儿三十左右岁的夫妇，男的叫高大兴，女的叫赵玉苹。这俩人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迫害，先后都含冤死去了。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相依为命，经过了几年苦辣酸甜的恋爱，在农村安了家。粉碎“四人帮”之后，落实政策，组织上把他俩调回来接班，一起在机械厂当上了工人。

乙　噢，是一对儿受过磨难的青年男女。

甲　俩人挤进了人群，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小赵儿的眼圈儿当时就红了。她一把抓住甄妈妈的手说：“大娘！我们俩都没有老人了，从现在起，他就是您的儿

子，我就是您的儿媳妇，我那三岁的小宝儿就是您的孙子！（激动得欲哭）回家去吧，……妈妈！”

乙 好！（带哭腔）好哇……！

甲 您这是怎么了？

乙 我……我太感动了！

甲 是啊，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看着这两个年青人一左一右的搀扶着“拣”来的妈妈往家走去，大伙儿这心里就象下了巨月涝套雨之后初见天日那样的敞亮，那样的痛快！

乙 听您这么一说呀，连我都想找个地方去拣个妈啦！

甲 那也不必，您只要别象“真缺德”那样对待自己的妈就行了！

乙 干嘛拿我跟他比呀？

甲 说句笑话，您可别当真。

乙 哎，大高和小赵把甄妈妈接回去以后的情况您知道不知道？

甲 要说起小两口儿对甄妈妈的关怀体贴，那真是无微不致啊！——早晨起床给叠被，晚间给端洗脚水，细粮不多单独做，常请大夫给她针灸治寒腿。整整一年，天天如此。

乙 嘿，大娘一定心花放！

甲 不，可把大娘气够呛！

乙 怎么呢？

甲 小两口儿上班忙生产，下班忙家务，贪黑研究搞革新，起早看点外语书……甄妈妈疼他们，想帮他们一把，可干瞪眼插不上手儿！

乙 为这事儿生气呀？不能吧？家务活儿还有老太太插不上手儿的？——看孩子！

甲　孩子在托儿所长托。

乙　做饭？

甲　小赵儿不让她进厨房啊！对她说："妈呀，那高压锅一见老太太可就爆炸呀！"

乙　啊？那么她刷锅洗碗还不行吗？

甲　老太太吃饭慢，不等小赵儿陪她吃完，大高就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早就站在旁边儿等她手里那碗哪！

乙　洗衣服？

甲　小赵儿从来不让脏衣服过夜。等人家上班走了，老太太想洗衣服除非把自己身上刚换上的脱下来！

乙　嗨，哪有那么干的呀！

甲　没那么干的吧！那你说她还干点什么？

乙　她……是没什么可干的了！

甲　这天是星期日，一大早儿甄妈妈就发话了："今儿个你俩先别忙着革什么新，咱们开个家庭会吧，我要给你们提点意见！"

乙　哟，这么严肃哇！

甲　"你们俩真把我当亲妈妈？"

乙　那还用说嘛，事实胜于雄辩！

甲　"城里花销这么大，你们挣那么有数的俩钱儿，日子挺紧巴的，为了买书把手表都卖了，为啥总是变着法儿的照顾我呀？上个礼拜，小宝儿就因为跟我吃了一个鸡蛋就挨了两巴掌！你们那叫啥心眼子啊？你们是把我当'戚儿'啊，还是当地主家的老太太呀？！"

乙　嗬，这还上"纲"了！

甲　"妈呀！您别这么说。旧社会您受过苦，建设社会主义您受过累，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您又受过害，我

们是想尽自己的力量让您过个幸福的晚年哪！”

乙 做得对，说得好！

甲 甄妈妈半天没言语，猛然一拍桌子：“好啦，说不过你们，我也不说了，走！咱们全家出去溜跶溜跶。”

乙 高兴了！

甲 小赵儿赶紧搀着妈妈，大高抱着小宝儿，一家四口来到了百货商店。一进门儿，甄妈妈盯住日杂部就不动弹了。

乙 发现什么了？

甲 “小宝儿他妈！挑货那个老太太比我岁数还大呢，那高压锅怎么不爆炸呀？”

乙 还记着这个茬儿哪！

甲 小赵儿没法儿解释了，一捅大高，俩人借故躲一边儿去了。甄妈妈独自来到钟表柜台。“同志，你们这手表怎么卖呀？”

乙 “买表？你要什么牌儿的？”

甲 “大骡子大马小秧歌儿什么的都行啊！”

乙 “什么叫‘大骡子大马小秧歌儿’啊？老大娘！您要的是不是大罗马、小英格啊？”

甲 “啊，啊——是那玩艺儿！”

乙 “这两种都卖完了。现在还有比这两种更好的‘百浪多’牌的自动日历表，二十五钻，是瑞士产品。不过您可听明白喽——每块单价三百三十二！”

甲 “才三百多元钱儿啊？来两块！”

乙 “啊？那您……交钱吧！”

甲 只见甄妈妈微微一笑，慢悠悠地脱下外套，露出了里边那件破棉坎肩儿，拔下一根儿头发卡子来拆那补丁上的

线。

乙　嗯？要拿她那补丁换手表哇？

甲　“嘶！”——扯下一块补丁，露出来一打儿人民币，“嘶！”又是一打儿，“嘶！”又一打儿，“嘶！”又一打儿……划拉划拉推给售货员：“你数数吧！”

乙　天哪，敢情这破坎肩儿是个小金库儿哇！

甲　售货员看呆啦！数钱都这模样儿了：“一二俩仨、四五六八……”

乙　嗨，这叫什么呀？

甲　这时候，大高儿和小赵儿拿着刚给甄妈妈买的的确良小褂儿过来了，一看这情景也造愣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儿？这是我跟你爸爸大半辈子积攒起来的‘过河钱’！”

乙　预备着晚年万一没着落维持生活用的。

甲　“如今我有了你们这样的好儿女，我还留着这钱干啥用啊？……把表带着，咱再到卖书的地方挑你们有用的买两捆，剩下的钱，你们送到银行去存起来吧！”

乙　嘿，这说明甄妈妈完全信任了这对儿女！

甲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一个传俩俩传仨，张大婶告诉李大妈，李大妈儿媳妇回娘家，在娘家碰上了“真缺德”的老婆贾香花，贾香花听说之后跑回家，叫过来“真缺德”，“啪——！”当时就给他个“满脸花”！

乙　嗬，真厉害！

甲　厉害？自古“小妈”就胜老妈！

乙　这还有“理论根据”哪！

甲　“真缺德”造懵了！象个办了错事儿的孩子似的捂着腮帮子：“哎？你看——饭做好了，鸡喂饱了，地板擦

了，当院扫了，我……还哪儿不对呀？”

乙 在“小妈”面前就这个熊样儿啦！

甲 “我问你，为什么你妈找上门儿来你瞪眼不认！嗯？”“真缺德”一听是这事儿，“啊，这个……我不是怕你不让要嘛！”

乙 是啊，别说当时他没有认妈的心思，就是有那份心思，一看她那副模样他也不敢哪！

甲 “我不让要？不要妈我还不要钱吗？你这个三天爬不到河沿的笨鳖！那老太太的腰包儿里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乙 见钱眼红了！

甲 “我妈有钱？白（别）逗……哎哟？可不是咋的——我爹贼拉的能干，我妈特别的能攒，我出来这二十来年他们肯定攒了不少。再说我们家还有三间瓦房、五颗大树呢，能卖‘老鼻子’钱啦！嗨嗨，我真是个笨鳖呀！……哎？我上法院告状去！”

乙 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上法院他可说什么呀？

甲 有说的！在民事法庭上，他指着被告席上的高大兴，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控拆”起来：“庭长同志啊！他姓高的心狠手毒，见财起意，丧尽天良，蛮横无理，硬是抢走了我的亲妈，霸去了该我继承的财产。您可得给我作主哇！呜……”

乙 “高大兴同志！这位老大娘到底是你妈还是他妈？”

甲 “原先不是我妈是他妈，后来不是他妈是我妈，他的妈为啥成了我的妈，可以到单位、街道、群众之中去调查，说到底最后该是谁的妈，最好是问我的妈妈她老人家！”

乙　好嘛，还来了绕口令了！“老大娘！这两个人到底谁是你的儿子？”

甲　“高大兴是，那个小子根本不认识我！”

乙　“甄且得，你还有什么说的？”

甲　“我……妈呀，姓高的给您吃了迷魂药了吧？亲生母子怎么能不认识呢？您看我左腮帮子上的这块疤瘌……”

乙　“那是你老婆啃的！跟我有啥关系？”

甲　“嘿……妈您忘了我原来不叫这个名儿，我叫……”

乙　“你叫‘成功’，你妈叫‘失败’，可我叫甄梅氏！真没事也不想上你那找事儿去！”

甲　“哎呀妈呀，您怎么这么说呢！啊妈呀？妈呀，亲妈、热妈、好妈呀！……”

乙　“甄且得！如果甄梅氏确实是你妈,你有能力奉养吗？”

甲　没等“真缺德”答话，贾香花抢过去了。“怎么没能力呢？我们两口子每月收入一百零二元，加上我们的妈一共才四口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二十五元五呢！再说……”“不用说了，此案已清，听本庭判决！”

乙　怎么判决的？

甲　“查高大兴与甄梅氏非亲非故……”

乙　嗯？

甲　“他能主动收留这位被遗弃的老人，堪称共产主义道德的楷模，应当表彰！”

乙　好！

甲　“甄梅氏理智清醒，财产交谁继承，跟谁居住生活，由她自己决定！”甄大妈忙说：“我跟高大兴一块住。”

乙　对！

甲　“甄且得确系甄梅氏之子。宪法规定，子女有奉养老人

之义务。根据实际情况，责令甄且得每月为其母拿出生活费二十五元五角整，直至甄梅氏去世为止。”

乙 妙，太妙啦！这个判决无比正确！向庭长致敬！向司法机关致敬！向……

甲 你这又怎么了？

乙 我太激动了！

甲 你激动啊？还有比你更激动的哪！“真缺德”看看贾香花，贾香花瞅瞅“真缺德”，不由得齐声欢呼——

乙 什么？

甲 （哭丧腔调）“哎呀我的妈——呀！”

乙 嗬！

“两头堵”求爱记

（对口相声）

李金深

甲 你算过卦吗？

乙 没有。

甲 那我给你算一卦。

乙 我不算。那是旧社会骗人的玩艺儿。

甲 别看骗人，还真能把人唬住。

乙 唬谁？唬我就唬不住！

甲 唬不住？我学算卦先生，给你算一卦试试。

乙 那就算吧。

甲　算什么？

乙　你就算算我的官运如何？

甲　这好算，看卦签吧。（做摇卦状）

乙　卦签上写的什么？

甲　“求官一定不能空。”你的职务是什么？

乙　我是工厂革委会副主任。

甲　这就对啦，卦上说的明白呀，“求官一定不能空”嘛。

乙　错啦！

甲　啊！？怎么错啦？

乙　我被罢官啦！

甲　噢，这就对啦，卦上说的明白呀，“求官一定不能，空！”就你这德行，还想当官？你也就过过官瘾吧，空欢喜！

乙　哎呀，你说话两头堵哇！

甲　哎，对了。算命先生就是两头堵。人嘴两层皮，咋说咋有理嘛！

乙　红的，

甲　能说成黑的。

乙　大的，

甲　能说成小的。

乙　死的，

甲　说成活的。

乙　好的，

甲　说成坏的。

乙　你是人，

甲　说成我不是人……啊！

乙　这是你自个儿找的！现在可没有算命先生了。

甲　不！有，我们厂子就有这么一位。

乙　他也去算卦骗人？

甲　他去搞政治投机。

乙　噢，做政治买卖。他叫什么名字？

甲　梁投武。

乙　“两头堵”。

甲　哎，一点不错，正因为他好看风使舵，所以大家都不叫他梁投武，而给起了这个一点儿都不掺假的实事求是的名字——

乙　“两头堵”。

甲　对了，并且还送他一首诗。

乙　你念给我听听。

甲　好，我给你念念……（停顿半天不语）

乙　（走近甲观察）

甲　（突然大声地）啊——！

乙　（吓得猛地往后一躲）你这是怎么啦？

甲　这，这不是酝酿感情呢嘛。

乙　好家伙！吓我一大跳，快点念吧。

甲　好，你听着：

（念）啊——！

两头堵，两头堵，
其中奥妙不可数，
两面见光，
连蒙带唬……（甲又停顿不语）

乙　完啦？（走到甲身旁）

甲　（又突然大声地）啊——！

（念）“两头堵”哇，

“两头堵”！
啥时候都吃香，
从来不放杵。
专抢乌纱帽，
使劲猛摆谱。
肥吃又肥喝，
享尽人间福。
肚子吃得溜溜圆，
啊啊一敲——

乙 怎么样？

甲 （念）象猪皮大鼓！（甲又停顿不语）

乙 这回是完了。（走近甲）

甲 （又突然大声地）啊——！

乙 （又吓得往后一跳）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啦？

甲 这回完了。

乙 得回你完了，再不完把我吓出心脏病来啦。

甲 听听“两头堵”的诗就把你吓成这样，你若是见着“两头堵”本人，非把你吓趴下不可。

乙 他怎么那么厉害？

甲 他这个人为了自己能当官，不管是谁，只要对他有点妨碍的，他就又蹬又踹，又薅又拽，又讹又赖，又损又坏。

乙 啥招都使呀！

甲 我们厂子是个万人的大厂，可没有几个愿意和他在一块儿的。

乙 那是怕他踹着。

甲 “两头堵”这小子，成天在厂子里转悠，嘴里还一个劲

地叨咕着："我这个小干部象芝麻粒儿，啥时候祖坟上冒青气儿？只要能够把官升，我就使出吃奶的劲儿……"（四处乱找）

乙 他这是干啥呢？

甲 寻摸往上爬的台阶。（继续寻找）

乙 这就要往上爬呀！

甲 "哎呀，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外祖母哇！"

乙 干嘛一惊一炸的？

甲 "两头堵"找着进身之路啦！

乙 在哪儿呢？

甲 他看见工厂党委书记王志强啦！

乙 啊，他想跳着书记往上爬呀？

甲 哎，对啦。他想巴结王书记，先弄上个科长当当，慢慢说不定能混上个副厂长、副书记干干哪。

乙 这小子野心还真不小，他怎么巴结呀？

甲 他想一般的巴结不行啊。

乙 那得怎么巴结呀？

甲 常言说的好哇，"是亲三分向"。"亲不亲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于是"两头堵"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

乙 什么想法？

甲 认干爹！

乙 啊？！

甲 "哎哟，不行！王志强这老头子倔呀，那是有名的'包黑子'干部，不会通融，死不开面呀！认干爹不行，认他做……"

乙 做什么？

甲　干妈。

乙　啊？认老头做干妈？

甲　“噢，不行。男的不能当干妈……哎，有了！”“两头堵”小眼睛一眨巴，想起了老王头的独生女儿王萍。“干脆，我跟王萍抓挠抓挠，对她个象，到时候我就成王志强的姑爷子了，准保平步青云。”

乙　想的怪美，人家姑娘爱他吗？

甲　“不爱？嘻嘻，就凭咱这小伙，嘿！长的多帅呀！你就看我这美丽的瓜子脸！”

乙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甲　（用手比量）这不是尖朝上长的嘛。

乙　啊，绞锥脑袋呀！

甲　“你再看我这眼皮儿，象桔子瓣儿似的。”

乙　（观察甲的眼睛）

甲　就是上眼皮儿差点扣下眼泡上。

乙　眯缝眼儿呀！

甲　“可我这小伙长的光溜哇，去了肚脐儿没疤痢。说不定她还能相中呢。”

乙　还真能说得出口！

甲　“再说王萍那小丫头片子，性格天真，思想单纯，只要动动手腕，准唬她个头脑发晕！”

乙　真是异想天开！

甲　还别说，“两头堵”这小子真有招！

乙　什么招？

甲　“两头堵”趁着团支部组织青年搞江畔野游活动的机会，找到了王萍。“哎呀，我说王萍同志，您是团小组长，我想借机向您汇报汇报思想。”王萍一听他想要求

进步，就说：“那好吧。”这一下不要紧，就听“两头堵”啊的一声！

乙 怎么啦？

甲 把下巴子乐摘钩了！等“两头堵”把下巴端上，他划起了小船，美的就不知说啥好啦：“王萍同志，你看今天天气多么晴朗——多云，暖风吹得是多么透凉冰心，我胸中激动得多么平稳，咱（音：杂）家要为你歌唱呻吟。”

乙 这是什么话呀。

甲 说着说着他还真唱起来了。

（唱）我愿做一个小狗跟在你身旁……

乙 人家那歌词上是“小羊”。

甲 “小羊？不对，小羊没有小狗厉害。汪！汪汪！汪汪汪！”

乙 要咬人怎么的？！

甲 那边不是来轮船了嘛。“两头堵”一看机会来啦，趁着轮船掀起的浪涛，把小船撞得乱摇乱晃之际，一下把小船弄了个底朝上。

乙 啊？！

甲 把王萍给弄到水里去了。

乙 这是拿人命闹着玩呀！

甲 王萍不会游泳，一下就呛蒙了。这时“两头堵”大显身手，把王萍拽上了岸，等王萍甦醒过来，“两头堵”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

乙 他怎么啦？

甲 他躺在地上是又筋鼻子又咧嘴儿，翻楞眼睛蹬蹬腿儿……

乙 装死呀！

甲　他说他为了救王萍好悬没淹死。

乙　这人可真够卑鄙啦！

甲　王萍不明真象，被“两头堵”给唬住了，心中对他十分感激。于是打这以后，“两头堵”寸步不离王萍，天天泡在人家。“两头堵”说：“王萍家吃啥也拉不下我。”

乙　王萍家包饺子，

甲　“我坐下就吃。”

乙　王萍家焖肉，

甲　“我坐下就吃。”

乙　王萍家燉鱼，

甲　“我坐下就吃。”

乙　王萍家打扫鸡粪，

甲　“我坐下就吃……啊！我不吃！”

乙　吃够了。

甲　他也不光吃，有时也给她家干点活。

乙　干什么活了？

甲　那天半夜，他偷着去把王萍家的前后院墙推倒了。

乙　真够损的啦！

甲　第二天一早，“两头堵”就去了，往那一站骂上了：“这是那个混帐王八蛋干的缺德事？真不是东西！他妈的，这小子准不得好死！下雨挨雷劈，上街挨车撞，就是那也不去呀……”

乙　怎么的？

甲　“两手也得流脓淌水长疔疮！”

乙　“两头堵”这小子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甲　就是。“两头堵”这小子骂完了，为了讨好王萍她妈，把院墙又给砌好了。老太太一看乐啦：“哟！这墙砌得

好哇，我们全家都赶上蹲‘笆篱子’啦！”

乙　怎么啦？

甲　他把前后门都给砌死啦！

乙　这可真是两头堵哇！

甲　没过几天，王萍她爸爸回来了。“两头堵”立即给王萍她爸爸写了一封信。

乙　怎么写的？

甲　“我最崇敬而光芒四射的，令人佩服的岳父老丈人……”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您是春天的雨，伏天的风，白天的太阳，黑夜的灯！您比我的亲爹还亲，您使我象一棵小水葱……”

乙　嗯？

甲　“……越长越支楞！”

乙　噢，来神啦！

甲　“……您苦大仇深，对党忠诚。一世清白，从小革命，鞠躬尽瘁，克己奉公。蓝天当纸，大海当墨，也写不尽我对您最最热烈的爱情……”

乙　啊？！

甲　“啊，对您女儿的爱情。谁要胆敢说您不好，我就他妈跟他玩命！”

乙　玩命啊！

甲　王书记一看这信很不象话，就把“两头堵”批评了一顿。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来了。

乙　这可是考验人的时候。

甲　“两头堵”一看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四人帮”的小哥们儿吃香了，老的全靠边站，没用啦。他就领头把王萍她爸爸给揪出来了。

乙　“两头堵”这小子是见风使舵啊！前不久还称人家岳父呢！

甲　“他给我当岳父？现在谁是谁的岳父这得重新研究研究！”

乙　象话吗？

甲　“王志强是个老叛徒！老特务！老走资派！”

乙　你不是说人家苦大仇深，对党忠诚，一世清白，从小革命吗？

甲　“谁说的？那是小狗子说的。就凭咱这么高的路线斗争觉悟，能说那话吗？我早就知道他有问题。”

乙　知道有问题，为什么当初还泡在人家不走？

甲　“啊，我……哼！我上他家去，我上他家去……那是因为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我那是为了深挖！古语说得好：深入虎穴，才得老虎嘛！你没看我把他家的院墙都砌死了吗？我那是怕他和别人串连，怕他跑了。”

乙　那当初为啥还死乞白赖地去追求人家女儿？

甲　“没那事！就凭咱这小伙能爱她？她给我洗脚丫子我都嫌她手‘拉巴’。你看她那副丑相：身材象麻杆子，脑袋长个尖子，秃鬓边子，烂眼圈子，腮帮象烂柑子，大嘴象锅圈子，我要她？我和她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就把船弄翻了，那就是为了叫她好好洗个澡，来个脱胎换骨，好让她揭发她的爸爸！”

乙　他是总有说的。

甲　“两头堵”这小子一直压制王志强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志强官复原职了。

乙　“两头堵”呢？

甲　那顶乌纱帽被摘掉了。

乙　这太应该了。

甲　这小子官儿瘾还没过够，还想往上挠扯。

乙　还想往上爬呀！

甲　这一天，“两头堵”又上王萍家去了。

乙　这小子可真没脸没皮。

甲　这回正赶上王志强在家，“两头堵”一看立即跑上前去，来了个立正，行了个举手礼。

乙　这是干什么？

甲　“我最最最敬爱的岳父老丈人：”

乙　这是什么称呼哇！

甲　“这是我对您的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要赖。”（动作）

乙　我看也够赖的啦。

甲　王志强一看可真来气呀：“‘两头堵’！你不是说我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吗？”“啊，没那事，我那是考验考验您，事实证明，您的斗争性很强，经过这场斗争您的威望更提高了嘛！”“你不是要打倒我嘛？”“没，没那事。我喊打倒您那是假的，实际上，我在暗地保护您，要不哇……”

乙　怎么样？

甲　“早就把您‘踹咕’死啦嘛！”

乙　嘿，他还倒有功啦。

甲　这时候，王萍回来了，她指着“两头堵”说：“你这个政治赌棍，出卖灵魂的败类！你想靠‘两头堵’往上爬，决没好下场！那一年，你把船弄翻，差点儿把我淹死……你给我滚出去！”

乙　快滚出去吧。

甲　“两头堵”一听倒来劲儿啦：“滚出去？哼！想的好，我堂堂的‘两头堵’什么阵势没见过？能让你吓住？我偏不滚出去！”

乙　那怎么出去？

甲　“我……我……我爬出去！”

乙　一样啊！成夹尾巴狗啦。

甲　只见“两头堵”撒腿就往外跑，蹿了三蹿，跳了三跳，谁也找不着了。

乙　跑哪儿去了？

甲　掉马葫芦里了。

乙　上哪儿堵去啦！

结　　婚

（对口相声）

方保安

甲　哎呀！你可把我急坏了。

乙　啥事把你急那样？

甲　我正找你呢。

乙　找我干什么？

甲　找你去结婚哪！

乙　啊？找我结婚？

甲　不是，它是这么回事。我大姐要结婚，找你参加婚礼。

乙　好么！吓我一跳。

甲　哎，星期天请到我家喝喜酒啊。

乙　行啊。这星期天正赶上我休息。

甲　咱们可不能失约，不见不散，你一定得去。

乙　你放心，我一定去，回见。

甲　哎，我说，这星期天喜酒你喝不上了。

乙　怎么了？

甲　刚才我听天气预报了，这星期天有雨呀。

乙　那没事，我穿雨衣去。

甲　那也不行。我妈说了，下雨天结婚不吉利，新媳妇要是拿雨一浇哇——

乙　怎么的？

甲　长脾气。

乙　没听说过。新媳妇拿雨一浇就长脾气？那要是拿雹子打呢？

甲　那……可能长脚气。

乙　嗐！这都哪儿的事啊！

甲　这样吧，咱们改下星期天。

乙　也行，下星期天我也休息。

甲　那可太好了，你一定去。

乙　好，下星期天我一定去喝喜酒。

甲　哎，我说，下星期天喜酒你也喝不上了。

乙　又怎么了？

甲　下星期天有七级大风啊！

乙　这刮风碍结婚什么事啊？

甲　哎，不行。我妈说刮风结婚，日子越过越穷。

乙　为什么哪？

甲　她说好容易治点家底，让大风一搁不全跑了吗？

乙　这象话吗？

甲　咱们改下下个星期天吧。

乙　嗯，也行啊。

甲　哎，我说，下下个星期天喜酒你也喝不上了。

乙　这又怎么了？

甲　下下个星期天是单日子，我妈说结婚得双日子，单日子结婚不好。

乙　怎么不好？

甲　新姑爷爱尿炕啊！

乙　我听着都新鲜！

甲　这样吧，咱们改下下下个星期天吧。

乙　好么，我都记不准日子了。

甲　哎，我说，下下下个星期天这喜酒——

合　你/我也喝不上了！

乙　我就知道我喝不上了。

甲　要不咱们就改——

乙　行了。你先别改了，我问你今年喜酒还能喝上不？

甲　听我妈那话，还真够呛了。

乙　为什么？

甲　我妈说今年不能结婚。

乙　怎么呐？

甲　寡妇年。

乙　更新鲜。告诉您吧，你妈说的这些话都是封建迷信的残余，你应当好好劝劝你妈妈。

甲　是呀，通过我们全家说服帮助，我妈同意我姐今年结婚了。

乙　那就办喜事吧。

甲　不行啊，我妈由于受社会上办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正之风影响，在如何办婚事的问题上和我姐姐发生了矛盾。

乙　这可得跟你妈讲清楚，这几年，社会上之所以铺张浪费之风滋长，旧习惯势力死灰复燃，其根源完全出于“四人帮”，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哪！

甲　我姐姐也是这么说的。

乙　这就对了嘛。

甲　可我妈一时还认识不清楚。这不，那天我听她们娘俩一商量，这婚事更麻烦了。

乙　哎，她娘俩是怎么商量的，你能不能在这说说？

甲　说倒是可以，我怕一个人说不清楚。

乙　那没事，我给您搭个腔。

甲　那行。我学我妈，你学我大姐。

乙　行啊。

甲　那好，咱们开始吧。

乙　开始吧。

甲　（学老太太腔）“我说丫旦儿呀，”

乙　谁是丫旦儿？

甲　这是我大姐的小名，你就先将就一会儿吧。

乙　那好，我就当一会儿丫旦吧。

甲　“我说丫旦儿呀，你对象搞得咋样了？”

乙　“热乎啊。”

甲　“他对你的感情？”

乙　“没治了。”

甲　“看样子你们俩是——”

乙　“老铁呀！”

甲　行了，咱们别说了。

乙　怎么哪？

甲　你这哪是丫旦儿呀——

乙　那我是——

甲　铁蛋！

乙　嗐，怎么成铁蛋了？

甲　人家女同志搞对象，不好意思对别人说，谁象你一惊一炸的。

乙　那我得怎么说？

甲　你应该说："妈，您看着办吧。"（学摆弄小辫儿动作）

乙　嗯，他还真有生活。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哪？

甲　这是我大姐不好意思，摆弄小辫儿哪！

乙　好么。我以为你这搅糖稀呢。

甲　我这么大个人没事还搅糖稀？

乙　好，这回我明白了。

甲　好，咱重来。"我说丫旦儿呀，你的对象搞得怎么样了？"

乙　"妈，您看着办吧。"

甲　"丫旦儿呀，你今年都快三十了，这回也该办喜事了。"

乙　"妈，您别往下说了。"（作不好意思动作）

甲　"看看这丫头，还害臊了。咱们也不图希太好看了，你们结婚，能赶上老刘婆子娶儿媳妇就行了。"

乙　"妈，那事办得不咋好。"

甲　"哪儿不好哇？哼，人家结婚，光汽车就造了好几辆，看热闹的满街筒子都是啊！新媳妇一下车，看热闹的往新媳妇脸上又扔黄豆，又撒包米碴子，院里的老马婆子更会来事儿，弄一塑料包味素全倒新媳妇脑瓜子上了。"

乙　她这是拌的什么菜呀？

甲 “要说菜啊，那天的菜可全科了，最可口的就是那四喜丸子。”

乙 这老太太还真能打岔。

甲 “妈可开眼了，人家那才叫冒沫哪，光啤酒就造了满满的六大缸啊，那浮头儿这么厚一层沫，吱吱吱直叫唤。”

乙 好么！

甲 “谁要敢说没冒好沫，按到缸里就沁啊！”

乙 这是胡作乱闹哇！

甲 “什么乱闹哇，人家晚上闹洞房，才闹了十分钟，就叫新媳妇——”

乙 休息了。

甲 “休克了！”

乙 都闹晕过去了。“妈，办喜事应当提倡勤俭节约，移风易俗，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可不能大手大脚的，节约下来的钱，储蓄起来还能支援国家建设哪。”

甲 “你看你这话说的，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俗话说，有钱花在刀刃上，他家哥们多，我看趁热乎劲儿，卯劲消它一家伙。”

乙 “妈，我又不是商品，怎么还卯劲消它一家伙哪？告诉您吧，我们俩早就核计好了，我穿的戴的都不缺，结婚的时候，我啥也不要。”

甲 “你这丫头，都傻透气了，你看人家老刘婆子那大丫头，那才叫有招儿哪，光嫁妆就造了一千多块，结婚那天，就差一双一把抓袜子，娘家客吃饭还搁桌子哪！”

乙 “妈，他们是结婚三天乐，婚后还帐愁啊！现在两口子老吵架，纯粹是社会上不正之风、‘四旧’思想把他们害的。”

甲 “哼，不管你四舅、三舅都得听我的。你结婚要是办不

出个样来，看我咋折腾你！”

乙 你还要咋折腾啊？

甲 “我喝两瓶麻黄素，上你新房吐白沫去。”

乙 好么，这老太太旧思想是够顽固的。

甲 你说我妈思想这么守旧，我姐姐还能结婚吗？

乙 我看够呛。

甲 我有办法。

乙 什么办法？

甲 我结婚哪。

乙 你也要结婚？

甲 是这么回事。两年前我和我们单位小王交上了朋友，经过一个阶段考虑，我们双方同意准备最近结婚。

乙 那你也得找老太太商量商量啊。

甲 是啊。那星期六我和我姐一块儿找我妈商量上了。

乙 怎么说的？

甲 “妈，小王说今天她父亲要到咱家来跟您商量我们结婚的事，您看怎么办哪？”

乙 你妈怎么说的？

甲 我妈一听这话可急了。“你这傻小子，咋不早说呢，人家亲家头一次登门，咱还能让他空嘴回去。”

乙 对呀。

甲 “我说丫旦儿，你快到厨房切肉、炒菜去，小子，咱娘俩赶快摘菜，听说亲家是山东人，咱今天多蒸点山东包子。”

乙 这老太太想得还挺周到。

甲 我妈正忙着哪，王大叔进来了。

乙 噢，会亲家来了。

甲　我妈一看王大叔来了，乐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亲家、老王、他大叔哇，麻溜儿地坐这吧。"（学山东话）"老嫂子，你好哇？""好啊，呆几天把儿媳妇娶到家就更好了。"

乙　老太太高兴了。

甲　"我说小子，还愣着干啥，快让你大叔抽水喝烟——"

乙　抽水喝烟——

甲　"噢，抽烟喝水呀。"

乙　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甲　王大叔说："老嫂子，咱是谁跟谁呀，还客气做嘛呀？俺今天，一来是看看老嫂子，二来是为姑娘他们的婚事来的。""对呀，亲家，这姑娘结婚都要啥呀？"

乙　定嫁妆哪！

甲　"俺姑娘说了，用不着要嘛。""亲家呀，别客气了，要啥你就说吧。"

乙　老太太还挺大方。

甲　"老嫂子，这不是给你添麻烦吗？我看咱们简简单单的就行了。""我说亲家呀，到这时候了，你就别客气了，你放心，就是要座金山，我也扛去。"

乙　老太太全豁出去了。

甲　"要是这样的话，俺还得要几样，要不也对不起老嫂子的热心哪！"

乙　"那你就快说吧。"

甲　"尼龙纱巾要两块儿，一盒红绫扎小辫儿，一把抓袜子要两双，再要四条花手绢儿。"

乙　这能用多少钱。

甲　"给老嫂子添麻烦了。""他大叔哇，这才花几个子儿

呀，咱买。快说还要啥？”

乙 还要什么？

甲 “要景德镇的茶壶碗儿，暖瓶镜子小茶盘儿，高脚杯要白色儿，新式台灯日光管儿。”

乙 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哪！

甲 “他大叔，这都是应用的东西，咱买。还要什么？”

乙 又要什么了？

甲 “尼龙裤子晴纶衫儿，高跟皮鞋牛皮面儿，的确良小褂要四件儿，秋衣秋裤皮坎肩儿，毛线绒线四大团儿，风衣雨衣小旱伞儿，卡几布要宽面儿，凡尔丁料子要四块儿，八对枕头绣金线儿，四铺四盖软缎面儿。”

乙 这回可长价了。

甲 “亲家呀，这些东西（咬牙），咱买！”

乙 好么。动静都变了。

甲 “我说老嫂子，俺还拉下几样哪。”

乙 还有什么？

甲 “雪花呢大衣要一件儿，弹力呢裤子带裤线儿，羊羔皮袄涤卡面儿，纯毛毯子花床单儿，高压锅，煤气罐，火箭沙发镀钢管儿，小茶几摆中间儿，五斗橱起银线儿，皮包箱子写字台儿，三开立柜双镜片儿。”

乙 这回可不少了。

甲 “缝刃机要带码边的……”

乙 还有哪？

甲 “收音机要带像片的，自行车要带冒烟的，手表要跑礼拜天的。”

乙 嚯，这把百货商店都搬家来了。

甲 你还别说，王大叔要了这么多东西，还真没把我妈吓

住，老太太坐那纹丝没动。

乙　还真没在乎。

甲　都晕过去了。

乙　都要抽了！

甲　“哎呀，这丫头真会要啊！”“老嫂子，俺姑娘要的东西不多吧？”“嗯，不多，就差没要飞机了。”

乙　老太太也吃不住劲了。

甲　“我说亲家呀，按理说丫头要的东西倒不多，可现在不时兴节约吗？”我妈刚说到这，我姐说话了。

乙　你姐怎么说的？

甲　“妈，您不常说有钱花在刀刃上，节约也不在这一会儿吗？我弟弟结婚是大事，咱又不是小气人家，有钱您就掏吧。”

乙　这话说得赶劲。

甲　“去，别打岔。他大叔哇，孩子结婚那天，娘家客能来多少啊，我心里好有个数。”

乙　噢，老太太要拉桌请客。

甲　“老嫂子，你放心吧，来的人不多呀，顶多这个数（伸六的手指）。”

乙　来六位？

甲　“六百位呀！”

乙　好么！那得多少辆汽车接呀？

甲　“用不多少车，有二十辆大客车足够了。”

乙　得，这回看老太太怎么办？

甲　我妈更有招儿啊。“亲家呀，那娘家客谁要是脱离不开的话，不来也行啊，现在不是工作都挺忙的吗？”

乙　噢，要拉松套啊！

甲　王大叔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妈鼻子气歪了。

乙　说什么？

甲　“不忙啊，全请假了。”

乙　好么，一个也少不了。

甲　“要嫌人来得多的话，我看少一位也行啊。”

乙　谁呀？

甲　“俺姑娘就别来了。”

乙　那咋结婚哪？

甲　我妈一听这话可火了。这不要把我吃死吗。“我说亲家，姑娘的嫁妆钱、请客钱我花，谁让我娶儿媳妇了！”

乙　这话有点不好听了。

甲　“那娘家客吃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娘家客敬菜，这赏钱你可得掏哇。”

乙　这说道还不少哪。

甲　“给赏钱？这是谁的规矩呀？”“哎呀，赏钱不给可不行。那院里老刘婆子娶儿媳妇，就少给大师傅两块赏钱，才开了一桌席，大师傅夹着大勺就蹽杆子了。”

乙　好么，上这捞外块来了。

甲　“老嫂子，那得给多少哇？”“那也没死数，你就看着给吧。”“你放心吧，谁有粉不往自己脸上抹呢，俺不能少给，给他这个大数（伸五指）……”

乙　五块呀？

甲　“这个数……”

乙　五十块？

甲　“什么呀？这个数……”

乙　五百块？

甲　“五分钱。”

乙　五分钱哪！

甲　“不少给呀。”

乙　这还多呀，五分钱能买什么呀？

甲　“你看看，让他买根冰棍‘嘣啦嘣啦’不就完了吗。”

乙　他这哄小孩哪？

甲　我妈一听这话，把嘴一抿——

乙　乐了。

甲　哭了。

乙　哭了？

甲　“亲家呀，你也太叫人过不去了，你知道娶你丫头，我们得花多少钱哪？就让你掏点赏钱，你还让人家大师傅嘣啦冰棍。”

乙　你就别提那冰棍了！

甲　王大叔一看我妈急哭了，他到乐了。

乙　乐什么哪？

甲　“老嫂子，别哭了，刚才俺是跟你开个玩笑。”

乙　噢，不是动真格的。

甲　“俺姑娘早就说了，青年人要带头宣传社会主义新风尚，抵制不正之风啊。俺姑娘啥也不缺，下星期参加他们厂子五对青年集体结婚。领导一讲话，新郎新娘一表态就行了。”

乙　噢，办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甲　我妈一听这话可乐坏了。“哎哟，还是亲家说得对呀，我看集体结婚那天，就再加上一对吧。”

乙　还有一对？

甲　“让俺家丫旦儿也热热闹闹地办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乙　好啊，老太太也转变过来了。

甲　说到这，我妈想起来了，王大叔还没吃饭呢。

乙　对呀。

甲　“我说小子，你还愣着干啥，快给你王大叔打酒去。”

乙　那你就快去吧。

甲　王大叔一看要给他打酒。忙说：“老嫂子，还打酒做嘛，我看买根冰棍‘嘞啦嘞啦’就完了。”

乙　嘿。

说“耳　朵”

（对口相声）

白英杰　王润生

甲　（上台后，左右反复看乙）

乙　哎，您总看我干什么呀？

甲　您别不好意思，我在仔细地观察您的耳朵。

乙　哦，我这耳朵小点儿，您还是看看我这双眼睛吧，虽然不大，但却炯炯有神。

甲　对于眼睛我不感兴趣，我是专门研究耳朵的。

乙　看这意思他非要研究我这耳朵。

甲　您这耳朵有无异常变化，现在感觉如何？

乙　我这耳朵视力正常，是一点二的……

甲　啊？！

乙　啊……眼睛是一点二的。

甲　我问您耳朵！

乙　耳朵，经过医生检查没毛病。

甲　那是误诊，据我的观察，您的耳朵问题还不小。

乙　有什么问题？

甲　质量不合格！

乙　啊？！

甲　已经不适应大干社会主义的工作需要啦！

乙　这可麻烦了。

甲　您得采取积极措施，否则它会影响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乙　这都哪儿的事啊！

甲　根据您的情况，我借给您俩耳朵。

乙　借？！那我怎么还给您啊？

甲　要不，干脆甭还了。您回单位开张介绍信，我给您办手续，您交上款，耳朵就卖给您啦！

乙　卖？

甲　啊，有发货票。

乙　我上哪儿报销去呀？

甲　回单位呀！这耳朵完全适合你们厂子应用，它补填了国家空白，这耳朵是向科技大会献礼的，这耳朵是……

乙　您先等等吧，您说什么耳朵呀？

甲　“电耳朵”。

乙　“电耳朵”？

甲　对，它的大名是“水漏检测仪”，小名叫“电耳朵”，简称“耳朵”。

乙　噢，您专门研究“电耳朵”的。

甲　我们从七二年就研究它，可是当时四害横行，乱打棍子，瞎扣帽子，胡揪辫子，不让设计、不许上马，不准

研究……

乙 “四人帮”太可恨啦！

甲 粉碎“四人帮”，科技大发展，立志攻难关，为党多贡献。我们研究所和有关单位齐心协力，经过八个月的研制，制出第一台“电耳朵”。

乙 这“电耳朵”有什么用处？

甲 用处可多了，可以检查地下管道。象什么输气管、输油管、输水管等等。就拿自来水管道来说吧，它埋在地下两、三米深，如果管道漏了，我们在地面上是摸不着、听不见。可是用“电耳朵”一听，就知道哪儿有毛病，发现及时，准确无误，应用广泛。它能监听什么大管子、小管子、带弯的管子、长管子、短管子、丁字形管子、粗管子、细管子，还有“犯管子”……

乙 饭馆子？还包子铺呢！

甲 包子铺？还涮羊肉呢？

乙 您提涮羊肉干么？

甲 您提包子铺干么？

乙 您不提饭馆子，我能提包子铺吗？

甲 谁说饭馆子啦？

乙 您刚才说的。

甲 我说饭馆子了吗？

乙 那还有错，就是您说的！

甲 是我说的……那就对啦？

乙 怎么您说的就对了呢？

甲 我说的是“犯管子”！

乙 怎么个“饭馆子”？

甲 犯毛病的管子！

乙　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甲　我这么说省事儿。

乙　我听可费劲儿啦！

甲　噢，您听我这话，耳朵有些吃力？

乙　那可不！

甲　要不说您这耳朵质量不合格呢！

乙　咳，这儿等着我呢！

甲　就冲您这耳朵，就做不了检查管道的工作。

乙　也没什么，我要检查管道都不用“电耳朵”。

甲　那您用什么检测？

乙　就用我这一点二的眼睛。

甲　光用眼睛怎么检测？

乙　这太简单了。比方说：走在街上，看见哪个地方“咕嘟咕嘟”往外冒水，肯定是这儿的地下自来水管道漏了！

甲　这您可外行了。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那儿的地下管道坏了，不一定就在那儿往上冒水。就拿你们住的那院来说吧，一共几户人家呀？

乙　四户啊，我家把一头。

甲　噢，您姓郭，您旁边那家姓什么？

乙　姓李。

甲　老李家前边呢？

乙　姓庄。

甲　挨着老庄家的……

乙　姓水。

甲　哎呀！你们院这四家是：郭、李、庄、水……你们全都不预备缸啊？

乙　谁说我们不预备缸啊？

甲　您看，你们这四家是：锅里装水吗！

乙　咳，我们这姓都赶寸啦！

甲　比方说，老李家地下管道坏了，就可能在您家窗户根儿冒水；老庄家地下水管子坏了，就可能在您家走廊冒水；老水家地下管道坏了，就可能在您家厨房冒水；若是您自己家的地下管子坏了，就可能……

乙　在别人家冒水。

甲　还在您家冒水。

乙　噢，都在我家冒水呀！

甲　省得麻烦别人啦！

乙　唔。让您这么一说，不能从表面上看问题。

甲　对。一个地方的地下水管子坏了，常常是在四、五、六米，七、八、九米，十米、二十米、三十米、四十米，五十米、六十米远的地方冒水！

乙　好家伙，这也没准儿呀！

甲　因为地下土层的硬度不一样，哪个地方土质比较松软，水就从哪儿冒。

乙　噢，是这么回事。

甲　地面清水流淌，行人肉眼可见，这是明漏。

乙　这么说还有暗漏？

甲　当然了。如果地下的水管子漏了，正赶上管子底下的土层松软，那水就往下漏，地下清水流淌，行人并不知晓，这是暗漏。

乙　这真是：暗漏难以发现，明漏不易查找，这项工作，我一点二的眼睛也干不了。

甲　若是没有科学仪器，甭说暗漏，就是明漏……也只好让它明漏。

乙　怎么呢？

甲　这漏水点不好找哇！

乙　对，得找出管道上的漏水点。

甲　七五年冬天，您大娘住的那趟街的地下水管子坏了……

乙　哎呀！那地方可是交通要道，有“无轨”，有“磨电”，三线六线汽车站，百货商场食品店，家属宿舍电影院。可得赶快修啊！

甲　那是，就为找这漏水点，我们单位全力以赴，去了一个工程师、两个施工队、用三台大卡车、拉四米桦子、五吨煤、花了六天时间、刨了七个坑，总算是喘口气……

乙　找着了。

甲　白干了！

乙　愣没找着这漏水点！

甲　我们累得是满头大汗，都琢磨：到底哪儿漏水呢？有的在那边查，有的在这边测，我也着急了，拿过铁管子来，紧贴在耳朵上，在这边听……

乙　干么用铁管子听啊？

甲　它不是拢音儿吗！

乙　您会听吗？

甲　听多少年啦，能不会吗？就是一回没听对过。

乙　咳！那您听个什么劲儿啊？

甲　我听差不离儿，再叫他们来听呀。

乙　哎，也是个办法。

甲　我耳朵紧贴着管子，听了半天：差不多、有门儿……哎！坏啦！该喊他们啦：“快来呀！坏啦！”

乙　这水管子坏啦！

甲　我这耳朵坏啦！

乙　您耳朵怎么坏啦？

甲　我耳朵冻铁管子上啦！

乙　咳，真够乱的了。

甲　我手捂耳朵，直起腰来一看：这头刨了六、七个坑，那头都成冰场啦！大家一研究，干脆把水门闭了吧！

乙　那一带居民吃水怎么办？

甲　用消防车送水。

乙　能送得过来吗？

甲　一次来好几辆车呢。那天，您大娘也拎着水桶出来接水，我一打听，就等着这水下面条，我赶紧把水桶要过来，我说："大娘，我替您接去！"这时候又来一辆车正好停在对过，车上跳下一个人刚把胶皮管子拿出来，我也赶到跟前了："同志，能不能先给我来一桶，就等着这水下面条呢！"那同志说什么也不让。

乙　您好好跟他商量商量。

甲　是啊，我说："这不是我的桶，是一位老大娘的，她等这水下面条，接一桶就行……""一桶也不行！""怎么不行？你这同志也太……"我抬头一看这车呀，不行不行吧。

乙　不是送水车吗？

甲　哪呀…啤酒罐！

乙　咳！

甲　您大娘也乐了：（用天津话）"这小伙子真哏儿啊！"

乙　我大娘是天津人。

甲　（用天津话）"大冷天儿，还要给大娘冒冒沫？！"

乙　这话挺风趣啊！

甲　要说事也巧，七七年秋天，您大娘住的附近又跑水了，这回，我们带着"电耳朵"去的，一测就发现漏水点是

在您大娘家门口。

乙　您还得上我大娘家去呀。

甲　一进门，看见大娘正收拾白菜呢，我说："大娘，您还认识我吗？"（用天津话）"能不认识吗？大娘对你印象可深啦，小伙子你好体力，那年冬天在我们门口一连气连刨带挖就是七个坑！"

乙　就别提这茬儿啦！

甲　（用天津话）"得提呀，你的成绩嘛，不能埋没你的成绩，说实在的我这几天正盼你来呢！"

乙　让您给打啤酒去。

甲　（用天津话）"咳！大娘可不爱喝那玩艺儿！没瞧吗，菜都没地方放，麻烦你帮我挖个菜窖。"

乙　这活怎么单找您呢？

甲　没听大娘说吗，我好体力呀！

乙　噢。

甲　我说："没问题，现在咱就挖。"（用天津话）"咱在哪儿挖呢？""就在您这门前！"（天津话）"没听说过，有在门口挖菜窖的吗？""不，大娘，刚才后院不是跑水了吗，就是在您门口漏的，不得挖吗？"大娘一听吓一跳："好么！又来挖坑来了，上回挖了七个，这回你照几个挖？告诉你说，你外边找不着，进我屋里挖个乱七八糟我受不了啊！"

乙　上回你们折腾得太凶了，把我大娘吓怕啦！

甲　大娘不知道我们现在有"电耳朵"啦。我说："大娘您放心，我们保证不能进屋挖去！"

乙　这回有把握了。

甲　这回我们只来了一个技术员，两位老师傅，三个小青

年，四辆自行车、驮着五把镐，六把鍬，干了七个小时就修好地下管道，填平了坑，干净俐落，全部完工。

乙 这“电耳朵”测得真准啊！

甲 大娘一看可高兴了“小伙子，今儿怎么干这么快呢？”我说：“大娘，这回我有‘电耳朵’了。”大娘一听心疼了……

乙 说什么了？

甲 “哟，这事都叫你一人儿赶上了，那年把耳朵冻了，今年把你耳朵给电啦！”

乙 咳，给听误会啦！

甲 我把水漏检测仪拿出来，向大娘介绍：“这就是‘电耳朵’，就是用它测出来您门前的地下管道漏了。”大娘这才明白：“好嘛，这玩艺儿管大事了！若没这玩艺儿，我们还得停水，光我们吃水困难不说，你们也累坏了，忙蒙啦！那年出多大乐子，你一着急差点儿没给大娘接桶啤酒，若真把啤酒接回来，麻烦了，大娘就得啤酒下面条，你说，有这么冒沫的吗？”

乙 嗐，全想起来啦！

营业员与顾客

（化妆相声）

尹 柄 正

（台前有张桌子，在桌子下面预备一件营业员服，甲、乙二人同时上场。）

乙 这场给大家说段儿相声。

甲 您是说相声的？

乙 说不好，正在学习。

甲 您客气，象您这说相声的，都有学问哪。

乙 没什么，不过是问点学点。

甲 您谦虚。现在广大群众都喜欢听相声。

乙 因为相声这种形式，通俗易懂，而且比较幽默。

甲 不仅这样。您看，您们说相声的往台上一站，不用布景、道具，也不用音乐伴奏，只凭三言五语，就能把上千名观众说得哄堂大笑，这多不简单哪！

乙 相声嘛，它有这个特点。

甲 所以大家都称您们是文艺工作者。

乙 不过是普通的相声演员。

甲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乙 都是党的培养。

甲 甭管走到哪儿，一提，是搞艺术的。

乙 宣传员。

甲 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您们文艺工作得走在前边儿，多光荣啊！可干我们那工作，唉！差远啦。

乙 各行各业都一样。

甲 少来这套，跟我打官腔啊？！“社会主义分工不同嘛！各行各业都同样光荣，是不可缺少的……”叫他干我这行，我当他那主任去，他照样不干。

乙 那也不一定。您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甲 我呀？

乙 啊。

甲 没工作。

乙 没……？

甲　不，我是说还没有新的工作。
乙　我问您现在的工作。
甲　现在？
乙　啊。
甲　没法说。
乙　怎么没法说呢？
甲　丢人哪！
乙　掏兜？
甲　你才掏兜呢！像话吗？！
乙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甲　我告诉你（小声地）营业员。
乙　你嘀咕什么？！营业员怕什么的？！
甲　也叫售货员，还有管我们叫“站栏柜的”。
乙　谁呀？
甲　旧社会。
乙　那你提它干嘛！
甲　您说，这工作有什么意思？
乙　嗳！可不能这么讲，商业工作者是新长征路上的后勤兵。做一个营业员可不简单，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也有很高的艺术，要做到主动、热情，百问不烦，百拿不厌，还有什么“三声四个劲儿”。能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有次我在商店看到一副对联儿，写的很好。
甲　怎么写的？
乙　上联是：“到商店如到家比自家还暖”。
甲　下联呢？
乙　下联是：“待顾客似亲人比亲人更亲”。
甲　嗯，是有这么副对联。

乙　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讲究营业员的服务艺术，特别是在语言上，更应该讲究艺术。

甲　营业员哪儿来那么多艺术？给钱就卖，不要就拉倒呗！

乙　那可不行，营业员在语言上有很大的艺术性。

甲　语言上？

乙　对，就是在说话上，同样的话说出来，让人家听着和蔼可亲。

甲　不行，我越热情，他越发火。

乙　没有的事儿！

甲　不信咱俩可以试试。

乙　怎么试试？

甲　我是营业员，您表演顾客，保证您先发火。

乙　我若是先发火，就说明我态度不好。

甲　一言为定。咱把这桌子往旁边儿挪一挪，就是栏柜，我穿上工作服，您从外边儿进来。

乙　那行。

（甲将事先预备好的营业员服穿上，二人把桌子往台左侧挪一挪，稍斜一点，当做柜台，然后甲站在台中，乙在台右。）

甲　（面向观众，将右臂向前伸平）请吧！

乙　这是什么？

甲　门。

乙　噢！我还得进门。（推甲臂欲进，甲用臂打了乙的前胸）哎哟！怎么回事儿？你这是。

甲　这是弹簧门。您得使点儿劲推。

乙　好嘛！（二次用力握住甲臂，推开进去松手。结果甲用臂又打了乙的后背）哎哟！你这干什么？

甲　对不起，这弹簧门又弹回来啦。
乙　好嘛，没买东西就先挨两拳啦。
甲　（急忙站到桌子后面）来了，小朋友。您买个万花筒吧！
乙　我是大人！
甲　那您就买个大万花筒。
乙　我买那个干嘛！我表演的是成年人。
甲　我以为您是小孩儿呢。重来。
乙　别进门啦，您那弹簧门我受不了。
甲　那怎么办？
乙　就算我进来啦。
甲　行。您来啦，大娘！
乙　我是男的。
甲　大娘还有男的？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男顾客。
甲　您倒说清楚喽！
乙　这还用说吗？！大娘有留这样头的吗？！
甲　重来。
乙　（做进门状，甲不理）同志，有帽子吗？
甲　（若无其事）
乙　同志，有帽子吗？
甲　要高腰儿的？矮腰儿的？
乙　帽子有分高矮腰儿的吗？！那是鞋。
甲　您到底买什么？
乙　行啊，我先看看鞋吧。
甲　要几寸跟儿的？
乙　我买男鞋。

甲　下次买东西说清楚喽，给你！（用扇子代替）
乙　这鞋多少钱？
甲　你有多少钱？
乙　我有……你要连锅端啊？！您得主动告诉我这鞋的价钱。
甲　八元六角四分五。
乙　这是……？
甲　一只。
乙　我买一只干嘛！有皮底的吗？
甲　皮底的贵，您能买吗？
乙　我先看看好吗？
甲　往前点儿，在这跟前儿看，别拿家去看。
乙　有拿家去看的吗？（欲接）
甲　你洗手了吗？别弄髒喽！要做到看前洗手，看后漱口。
乙　那是饭前洗手，饭后漱口。
甲　一样，到处都得讲卫生。
乙　好好，我擦擦手行了吧？！
甲　给你，小心点儿别打碎喽——
乙　鞋呀？
甲　玻璃杯。
乙　好嘛，吓我一跳。这鞋多少钱？
甲　二百一十六元。
乙　啊？！
甲　十双。
乙　我问一双。
甲　你自己一算就知道啦。
乙　好嘛！这位总出算数题。请您把便鞋拿出来我看看好吗？

甲　瞧你这罗嗦劲儿，给你！

乙　这是什么底的？

甲　不认货啊？回去找个明白人领你来吧。

乙　这不象话，您应该主动告诉我呀！

甲　告诉你你懂吗？塑料底。

乙　噢！塑料底，这底结实吗？

甲　铁的结实，你穿得动吗？

乙　您这……

甲　怕不结实到铁匠炉买去。

乙　嗳，同志，你怎么骂人哪？！

甲　谁骂人啦？！想讹人哪？放心，这鞋不能白给你！

乙　你这是什么话？！

甲　中国话，怎么，听不懂？

乙　您这态度应该好点儿。

甲　好点儿？！还管你两顿饭吃？！

乙　我不买行吧？！

甲　不买拉倒！我照样开支。

乙　我走！

甲　马路上车多，加点小心！

乙　你……不行，我找你们领导去。

甲　怎么样？你先发火了吧！

乙　行啦行啦，您别表演啦。照您这样，整天都得跟人家吵架。

甲　这也不怪我呀。

乙　还不怪你？！换第二个人也不至于这样。

甲　不服，您来营业员，我来顾客，照样您也得先发火。

乙　没那事，我保证让您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提不出意见

来。
甲　我若是提出意见来呢？
乙　只要您一拿意见簿，就算我服务态度不好。
甲　那好，咱们说话算话？！
乙　当然啦。
甲　来，您穿上这件衣服。
　　（乙将营业员服穿好）
乙　来吧，现在开始。
甲　（欲进）咱可说好喽，不许进弹簧门的？！
乙　没那个，您就来吧。
甲　（欲进）告诉你，我可是大人啊！
乙　我知道。
甲　（欲进）还有，您得主动热情啊！
乙　保证没问题。
甲　（欲进）哎！可不许出算术题的！
乙　有几个象你似的，您就来吧！
甲　（稍停）话让我说多了可不行啊！
乙　您这话就不少了，有话您一块儿说完了好吗？
甲　你这是什么态度？意见簿呢？
乙　怎么啦？您就提意见。
甲　我这还没买东西呢，你就嫌我话多啦？
乙　这不没开始呢吗！行，现在开始。
甲　（稍停）我提意见。
乙　又怎么啦？
甲　我进来没人理我。
乙　您得从外边儿进来。
甲　真麻烦！

（甲走至台右，做进门状）

乙　来啦同志，您买点什么？

甲　打醋。

乙　打醋？！（甲欲拿意见簿，乙仍和蔼的）同志，我们这是百货商店，不卖醋。

甲　来两块腐卤。

乙　没有，您那。

甲　二斤盐。

乙　这也没有。

甲　来碗浆汁吧。

乙　对不起，我们不卖那个。

甲　意见簿在哪儿？为什么货不全？

乙　有到百货商店打醋，喝浆汁的吗？

甲　那您都卖什么？

乙　我这也是鞋帽部。这样咱俩可以比出来。

甲　那行。

（甲从右侧进来）

乙　（笑容满面）来了，同志。

甲　（冷淡地）啊！

乙　您买点儿什么？

甲　赊帐吗？

乙　嗯……我们这是国营商店，不赊帐。

甲　皮鞋多少钱？

乙　价钱不一样，您先看看这双，十九元六，这是哈尔滨龙江鞋厂出的，牛皮帮，胶底的，坚固耐穿，美观大方，您试试看。

甲　（接过扇子）这是牛皮帮吗？这还带折叠的也没法穿哪！

乙　这是扇子。

甲　我要鞋你给我扇子干嘛？！意见簿呢？

乙　哎哎！这不是代替的吗，你刚才不也是给我看的扇子。

甲　对，我把这茬给忘了。（重新进入人物）有皮底的吗？

乙　有，这是上海产品，二十一元六。

甲　少了卖吗？

乙　国营商店明码实价。

甲　我买一只。

乙　一只？！

甲　怎么的？（欲拿意见簿）

乙　不，我是说您买一只没法穿，我们剩下这只也没法卖。您若觉得不合适，您再看布鞋好吗？有圆口的，这是三紧鞋，这是布底的，这是新产品——泡沫底，轻便、松软，您试试。

甲　泡沫底？

乙　是的，这儿还有塑料底的。有大绒面儿的，有灯芯绒面儿的，还有冲礼服呢面儿的，您看看哪种合适？

甲　有铜帮铁底的吗？

乙　那是——？

甲　锅炉。

乙　我们不卖那个。

甲　这布鞋有三米七的吗？

乙　嗯……同志，鞋没有论米的。

甲　那论什么？

乙　过去论尺、寸，现在都论公分。

甲　我要二寸的。

乙　啊？！

甲　横着，就是宽哪。

乙　哎呀！那不好找，您穿多少号的吧？

甲　八十号，

乙　啊？！

甲　两只接一块儿。

乙　噢！四十号的。哎呀！这个号的昨天都卖没啦，您过个两三天儿再来看看好吗？

甲　我没功夫。

乙　您把电话留下来，等来了货我们和您联系好吗？

甲　电话找不着我。

乙　单位也行，我们去。

甲　单位保密。

乙　住址也可以。

甲　我经常不在家。

乙　那……等来了货，我给您留出一双，您什么时候有功夫什么时候来取好吗？

甲　你这鞋非卖给我不可呀？！

乙　不是的，这是为了您的方便，使您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去。

甲　哎呀！是比我强啊，行！我就要这双三十九号的吧。

乙　好，我给包上。

甲　您有烟吗？来一支。

乙　有，不太好。

甲　哎呀！“哈尔滨”牌的，有凤凰的吗？

乙　没有。

甲　有火吗？

乙　有。（掏出打火机给甲）

甲　这打火机借我使两天好吗？

乙　哎呀！您若拿走，我就没使的啦；您若喜欢，过几天我可以送您一个。

甲　那你先写个欠条儿吧。

乙　写……不用，我一定送给您。

甲　（摸兜）哎呀！这双鞋的钱我没带来。

乙　我给您放在一边儿留着，您一会儿来交款取货好啦。

甲　我回去连车票钱都没有哇。

乙　我先借给您一毛钱。

甲　不够。

乙　给您两毛。

甲　不够。

乙　给您五毛，

甲　还是不够。

乙　家在哪儿啊？

甲　广州。

乙　啊！？凑路费来啦！

喜　　事

（单口相声）

北星　蓝天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还别说，人要遇到了喜事，大都是这模样的——（做含笑、微笑、偷笑、羞赧地笑、舒心地笑、妩媚地笑、撒娇地笑、开怀畅笑、惊喜若狂

地笑等状）。可也有的人，遇到喜事笑得特别，就这模样——（做老太太喜笑状）“噗哧儿，哏哏哏……”（又变为苦笑、着急状，直劲摇头叹气）“唉——！”（又由强笑变做生气，直劲拍手打掌甩打衣大襟，咬牙瞪眼状）。

那位观众受不了啦：“哎呀我的妈呀！我说那位说单口相声的，你饶了我吧，我都要抽啦！谁遇到喜事这模样啊？噢，对了，想起来了，你说的这人我认识，她就是那……那谁……太平桥那魔症、精神病！

那位同志甭急，您弄差了，我说的这模样真有。谁呀？我们一栋楼里的陈妈妈。这老太太遇到喜事咋还乐中连急带气呐？这就得从她的儿子陈明说起。

这陈明在哈尔滨市北方配件厂当塑料铸塑工人。今年小大溜儿的也叫三十了。小伙子中流个头，面孔清秀，脸上有眼睛，眼里有眼球——这不废话嘛！不是。他的眼睛和别人的不一样，怎么呢？它能瞅见东西。对啦，瞅不见东西那不叫眼睛，那叫眼眶子里镶元宵，一对大圆蛋。陈明这眼睛特别，它光盯着机器、图纸，别的啥也不瞅。眼看的是门道，心想的是诀窍，要不大伙咋都叫他“革新迷”呐？

要说迷也真迷，有一回小伙子就迷到这份上，他为了改革车间的注射机，楞是三天两宿没睡觉，眼珠子盯在图纸上，连妈妈热了好几回又放在身边的馒头都没看见。陈妈妈急了，一个劲儿地催，陈明才想起来自个儿的肚子唱了“空城计”啦。他嘴里嗯呀啊呀地答应着，眼睛盯在图纸上压根儿没动，从旁边抓个馒头就往嘴里塞，“吭吃”一口，哟！咋这么硬啊？仔细一瞅，墨水瓶！陈妈妈一把夺过来：“你疯啦？傻啦？呆啦？苶啦？这回好，再往图上画圈甭用圆规啦。”“嗯？”“用嘴往图上印就中啦。”陈明对着镜子一

照，我的乖乖！嘴唇上沾满了墨水，一张开嘴好看啦，成了蓝圈儿啦。

你甭看陈明对革新这么着迷呀，可对个人的婚事却是不生烟不起火。当妈的受不了啦，现在也不实兴打光棍当和尚啦，眼下什么协会都有，可还没有“光棍协会”呐，咋也得说个媳妇哇。陈妈妈去年等不及啦，托叔伯二大爷和老舅妈她大妹子给介绍了好几个。当时陈明正忙着搞别的革新，结果头一摇，那是撑船的挥篙——一支啦。这大妈也免不了是摸黑拉风匣——瞎鼓气。这阵子儿子只顾改革注射机，陈妈妈可是急了个火上房。寻思着要和儿子说吧，也是老毛子看戏——白搭工。干脆，一赌气找到了厂党委书记大老唐。大老唐一听，乐啦：“哈哈，我说老嫂子，你儿子正忙着改革铸塑车间的注射机呐，这玩艺又大又笨又费料，拉了厂里现代化的后腿，要是改革好了……”

陈妈妈眼一瞪：“我说老唐兄弟，小明这孩子可三十啦。他老是革新、革新，可啥时候能革出个新媳妇哇！”

“嘿嘿，老嫂子，你要实在着急，那孩子又一时娶不上媳妇哇……”

“怎么着？”

“我看干脆，就让他给人家当媳妇……啊不，秃小子当不了媳妇。要不那什么……就让媳妇娶他得啦。”

“跟没说一样，他的对象在哪儿呐？”

“在我肚子里呐！”

“啊？！”

“噢，不不，我是说我肚里正琢磨着一个，到时候一介绍准成。到那时也保险能让你满意。”

“为啥呢？”

"因为那什么……她……她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嘛！

你还别说，没几天陈妈妈还真得了个喜讯儿，大老唐给儿子介绍成了个对象，姑娘叫孟丹，是配件厂的技术员，和陈明还在一个攻关组呐。这姑娘梳俩短辫，那是又苗条，又俊俏，又勤快，又机灵。老太太这下子可是骑驴吃豆包——乐颠了馅喽。也不管儿子咋想，三下五除二，稳当麻利快，把成亲的东西置办完啦。接着软劝硬说，楞逼着儿子和孟丹登了记。可偏巧儿子去沈阳开个什么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一回来就忙了个上气不接下气。儿子非犟着要等改革完注射机再办喜事，闹到临头把结婚的事耽惧了。要不陈妈妈咋这模样呢——（做喜笑、着急、生气状）。

陈妈妈气可是气呀，没过两天又乐啦。咋呢？她见儿子在图上又描又画，拿着木头又锯又钉，孟丹也没日没夜地帮助忙活，老太太明白啦，也乐啦："噢，敢情这是忙着打新式家俱呐，看样啊，这办喜事是有门儿啦，哏哏……"

等孟丹一走，陈妈妈就喜滋滋儿地冲儿子说啦："明啊，这喜事……"

"妈，我……嘿嘿，赶趟。"

"赶趟赶趟！跟妈有啥害臊的？小丹总往这跑，你们把这新式家俱也打出来了，还……"

陈明乐啦"嘿呀，妈，那不是家俱，是注射机模型！"

"啊？模型啊？"——好嘛，猴吃麻花，满拧！陈妈妈一琢磨，这结婚的事不用说还是冰棍蘸凉水，凉水冻冰棍，冰冰凉、凉冰冰啊！"我说你看你那些同学，哪个不是当爹当妈的人了？你总不结婚，我这大胖孙子从哪儿来呀？噢，从机器里蹦啊？人家老人都抱孙子，你叫我抱你这机器模型

啊？那你妈可就哏透了——成了机器人，当了'机器奶奶'啦！"

陈妈妈这叨咕着，陈明想的可是另一回事："这注射机咋注不满料呢？这原因……"

陈妈妈见儿子直愣神，忍不住推了一把："我说你傻啦？不推就不动窝。"

"推？"陈明眼睛一亮，腾地蹦起来啦——对，机器注不满料是推力太小哇，只要加大推料的作用力，嘿，准成！"哎呀我的好妈妈，你这一推就把我推明白啦。"

妈妈也乐啦："明白就好哇。依着妈你就麻溜儿办了吧，啊？"

"妈，看你说的，忙活了这么长时间，哪能不办呢。"心里琢磨啦：搞图纸，做试验，费了那么多心血，为的啥呀？现在全国都在努力向四个现代化大进军，不快点试验成功还行啊？那不尽啃人家脚后跟啦？

陈妈妈又说啦："你和小丹商量过啦？"

"妈，不用商量，小丹天天盼、夜夜想，急得连觉都睡不好，就等着这一天呐。她听了这喜讯，保险跳脚乐。"

老太太想啦，哟嗬！你看如今这些年轻人哪，嘴上不说，心里想结婚也想得厉害着喝的呢！"明啊，那你打算啥时候办哪？"

"妈，嘿嘿，这一大阵子，我就盼着……"

"哟，甭害臊，说呀。哏哏哏……"

"就盼着快点……快点成了，连做梦都想得紧呢，这回总算……嘿嘿，我想明天就办呐。"

"啊?！明天？"陈妈妈愣啦，哟，这也太快啦！这小子咋说想媳妇就想得受不了啦？明天办喜事，连亲戚朋友也告

诉不完哪，这……“我说明啊，这事太紧点了吧？”

“紧？”陈明想啦，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抓紧点还中啊？“妈，这我还嫌慢呢，要是这阵就……嘿！那才来情绪呢！”

陈妈妈一听，怎么着？头天说了，二天就娶媳妇，还嫌慢？你当是吹泡糖呐，一口气一个？这小子可真撵时髦哇，结婚还用搞现代化的速度呐！我看干脆，给我老太太弄个火箭呐、飞船哪的骑上得了，怎么呢？省着赶不上他们的形势呀！陈妈妈又问啦：“我说明啊，定准啦？”

“定准啦。我和小丹已经向唐书记做了汇报，全厂的工人都知道了。”

陈妈妈一看，好嘛，这还先斩后奏了，看样这是板上钉钉了，明儿个就明儿个吧，结婚急点也总比儿子当“和尚”强啊。那“光棍协会”可进不得呀！要不快点办，这现代化就先在我这实现啦，怎么呢？抱上“机器孙子”，我这就成了“机器奶奶”啦——她还惦着这个茬呢！

陈妈妈等儿子一走，又跑到亲家母家去“谈判”妥啦。亲家母晚上又和女儿孟丹商量成啦——本来孟丹开头不同意，可听说是陈明的意思也就不吱声啦——结婚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陈妈妈就把里里外外收拾得清堂瓦亮的，可小屋里的儿子，还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眼睛还在图纸上沾着呐。老太太又磨叨开了：“我说你那油蛋衣服是宝哇？今儿个是喜性日子，把这件新的换上。”说着把一件草绿色的的确良上衣递过来了：“给！”

“妈，哪儿来的？”

“这呀，还是你丈母娘她表妹那个在服装厂的老小子

'调皮猴'帮助做的呐。别看你们俩没见过面，你还是他表姐夫，得叫他一声大兄弟呐。"一边说着，逼着儿子把衣服綁啦。

陈明觉得浑身架架楞楞的难受哇、对着镜子直门儿咧嘴（做浑身不自在，手脚没处放，照镜子咧嘴状）："我的妈呀，这是谁呀？是我呀？我这不成了新郎子啦？嘿嘿，我哪见过这样的我呀？这到底是我……不是我……那什么，嗐！我都快不认识我啦！"

正这阵，门"吱儿——"开啦，钻进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谁呀？陈明他们车间的青年工人三喜子。三喜子一见也乐啦："嘿嘿，哈哈，真逗呀，哈哈，嘿嘿……哈哈……"

"你傻笑什么？"

"嘿嘿，报告'革新迷'，我听说你今天要那什么，我听了乐得直劲那什么，也就打算给你那什么，所以我就来那什么，你说这事多那什么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嘿嘿，我听您的尊夫人孟丹新娘子说，你们今天办喜事，我表示最衷心、最热烈、最……最那什么的祝贺！并按计划生育的原则，送给你们小两口一件最那什么……那什么的礼物——两个孩子！"

"啊？！……"

"不不不，是两个娃娃！啊不，是娃娃孩子……孩子娃……咳咳，是象征性的两个布娃娃。"

陈明一听，懵啦："结婚？我啥时候要结婚来着？"

陈妈妈瞪了儿子一眼："哟，记性不好忘性可不孬。不是你定的今天办嘛！"

"我？嗨！我定的是今儿个搞试验！"

老太太急啦：“试验，啊唷，你看这事闹扯的！一会媳妇也进门了，人客也上来了，这、这……不行，事已如此，反正你们也早登记了，不管咋说今儿个也得把喜事办了！”老太太说完，又到外头忙活去啦。

陈明心里急呀：“三喜子，昨天试验时，行程开关有几个线头是浮挂的，再说，模具的芯子还在我这，这要是悮了试验……不行，我得马上到厂子去一趟！”

三喜子急啦：“哎哎，不行不行，你走了谁当新郎子呀？”

“你呀！”

“啊？！我？”

“就一会。”

“半会也不中啊。一会举行结婚典礼，我往新娘子跟前一站，这算是咋回事呀？啥事代替都行，这结婚哪能代替呀，你这不是糟践我哫吗！”

“嗨，谁叫你当新郎子啦，我是叫你先替我招待一下客人，帮我解释解释，试验完了我就回来典礼。”刚要走，又回来了，“三喜子，我的工作服让妈藏起来了，把你的借我。”

三喜子不干啦：“噢，人客那么多，你让我光膀子亮膘头怎么着？”

“你穿我的新衣服哇。”

“那可不行。”

“啥行不行的，你就换了吧！”

就这么着，陈明“硬气霸道”地把衣服换了，出了门还扔下一句话：“三喜子，咱们不见不散，啊。”

三喜子这下子遭罪啦，冲着镜子直咧嘴丫子（做照镜

子、挠头、哭笑不得的难受状）：“我的亲娘祖奶奶呀！我这算干嘛吃的呀？算哪个衙门口挑泔水的呀？人家结婚你充什么大瓣蒜哪？你这不是猪鼻子插大葱，装洋象嘛！这不是没灯泡找茄子提（di）溜嘛！”走吧，不行；不走吧，还不行。咋整啊？捏鼻子受着吧。

这功夫几个姑娘陪着孟丹到陈明家来了。参加婚礼的亲友也陆续到了。屋子里热闹起来了，婚礼也要开始了，可新郎子硬是没露面。大伙等急啦，陈妈妈也急啦，刚想进屋去叫，人群里钻出个瘦小精灵的小伙子。谁呀？陈明他丈母娘表妹的老儿子“调皮猴”。往那一站，冲大伙一抱拳，小虎牙一呲（学京剧道白腔）：“列位暂请稍候，待俺将新郎官拉将出来便（哪）了！哐哐哐哐……”带着一阵“急急风”，蹽里屋去了。

这三喜子正在屋里着急呢，门开了，进来的这位不认识。那也得应酬哇，急忙点头哈腰，端过一盘糖：“嘿嘿，嘿嘿，坐，请坐，我说糖球儿……”

“哎。啊？谁是糖球儿哇！”

“啊哈哈，我是说请吃糖球儿——喜糖。”

调皮猴更不客气，抓过一块，“叭！”往嘴里一扔，嚼了个嘎崩脆。冲三喜子一抱拳：“启禀新郎官，众位亲友有请，请！请！请！”

三喜子毛啦：“哎同志，我不是新郎子，我是三……”

“嗨嗨，没错，我这是神眼，看了皮儿知道瓤，你就是我的表姐夫！”

三喜子汗下来了，嘴也瓢瓢啦：“咳，我不是你表姐夫，你表姐夫是我……嘻嘻！那什么，你是我表姐夫……不不，你不是，我是……我不是……我是什么来着？咳！都把我造

懵了，你表姐夫才是真表姐夫！”

调皮猴乐啦：“甭害臊啦，你说都不会话啦。啊不，是话说不都会了。嗨！我也懵了！你别看咱俩没见过面，这身衣服还是我亲手做的给你结婚穿的呐。你压根儿就是我最亲爱的、最不掺假的，我表姐的亲密伴侣，我的十分了不起的，令人钦佩的表——姐——夫！仓！”

就这么着，把三喜子拉来啦。刚一宣布结婚典礼开始，陈妈妈愣了，孟丹傻了，亲友懵了

“咦？这是咋个情啊？”

“哎？这不是三喜子吗？”

“噢，这是新式结婚法呐！”

“怎么呢？”

“你没见这不先演个魔术‘大变活人’嘛。说不准啊，一会把新媳妇还能变成新郎子呐！”

…………

大伙这议论着呢，陈妈妈拉住了三喜子：“陈明呢？”

三喜子直抹汗珠子，“他……他蹽厂子去啦。”

孟丹一听，明白啦，我这是拉在陈明后头啦。厂里搞试验正需要人，这结婚的事等试验完再说吧。一扭身，蹬蹬蹬，没影啦。三喜子一见，也跑啦。满屋的人大眼瞪小眼，傻啦。

陈妈妈这下子气坏啦，“好哇！这个缺德小子！你这一蹽，媳妇也气跑了，亲事也闹凉了，这回……这回你和你的机器拜天地去吧！哼！等我见了你非得……！”老太太心里发着狠，气呼呼地就往厂子撵。刚一出门，又回来啦，咋啦？衣襟让门钩给挂住了。

再说这陈明跑到车间，唐书记和大伙都来啦。陈明把新式注射机认真检查一遍，弄好了行程开关，试车就开始了。

他沉着、熟练地操纵着手柄，两眼紧盯着旋转的搅龙和移动的模具，那真是聚精会神哪。

这时，唐书记大手一挥，陈明把手柄往下一按，"唰！"模具张开了。"叭！"一个高质量的塑料铸件蹦出来啦。

这下子人群闹起来了："成功啦！成功啦！"大伙欢呼着把陈明给扔起来啦——"嗷——嘿！嗷——嘿！"就这会，只听"扑通！""嘎儿！"怎么啦？陈明掉地上啦？不是，三喜子跟着孟丹跑来了。三喜子钻进人群里找陈明算帐，正巧陈明从上往下掉，好嘛，"扑通！"把三喜子砸了个腚墩，把手里的东西也"嘎儿！"的一声砸飞啦。啥呀？嗬，他！着急，把布娃娃给带出来了！

三喜子爬起来，冲着陈明"通！"就是一拳头："你这个开小差的新郎子，可把我给糟践苦啦！"

大伙愣啦：乖乖，这是哪跟哪儿呀！三喜子这么这么、那么那么从头到尾一说，大伙是连哄带笑，非逼着陈明和孟丹给喜糖吃不可。大老唐也是哈哈大笑："哈哈……今天是双喜临门哪！我看这有趣儿的婚礼，就在这报捷的锣鼓声中举行吧，啊？"

大伙可着嗓子直喊哪："同——意——！"

这当口，陈妈妈气呼呼地追到了厂子，后边还跟着一帮准备劝解的亲友。一进车间，见小两口正戴着大红花给华主席像敬礼呐。老太太一看，明白啦，鼓足气的脸一下变成这模样了——（做喜不自胜，乐得手舞足蹈状）。

三喜子又是哄，又是乐，冲着调皮猴直挤咕眼。调皮猴瞅着正在典礼的陈明，乐啦："哎呀！哈哈……我今儿个可真过了小舅子瘾啦，这又出来个表姐夫！"

后　　记

本书选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相声作品二十余篇。但是由于编辑工作时间仓促，定会有些佳作没有收集进来，只有待续集时再补了。

编　者

1 9 7 9年10月15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东北相声选
作者=辽宁、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
页数=239
SS号=10124435
出版日期=